

在今天争取进步和自由的斗争中，法国总工会是一项无可比拟的武器。

它经历过各种困难和风暴，遭受过各种攻击，而它在不停的前进中，一直变得愈益强大。

它之所以是不可摧毁的，是由于它和无产阶级是不可分割的，它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

它的不息的前进就是工人阶级的前进，工人阶级正走向自己的目标——从资本主义的现代的奴役轭链下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

消灭人剥削人不久以前还只是我们章程中的一条，这一条肯定了我们对于工人阶级命运的信心，现在它正在成为我们亲手所写的现代历史的一页。

贝努瓦·拉弗商

在法国总工会第26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目 次

前 言	1
引 論	3
第一章 从起源到 1917 年	5
(一) 悠久的起源	5
勒·夏勃利爱法和工人斗争的条件	5
初期的斗争	6
1848 年的革命	8
第二帝国和国际工人协会	10
巴黎公社	13
(二) 法国总工会是怎样产生的?	15
帝国主义与工人阶级	15
工人运动的复兴	19
工会得到法律上的承认(1834 年)	21
全国工会联合会	21
劳动介绍所	22
工人斗争和工人对于统一的要求	23
星摩日代表大会和法国总工会的成立(1895 年)	25
(三) 1895 至 1917 年期间法国总工会的发展	28
组织方面的弱点	28
法国总工会的加强(1902 年, 蒙貝利爱)	29
“美好时期”的大规模工人斗争	31
法国总工会所进行的大规模运动	34
无政府工团主义	35
1914 年的战争	42

反对“神圣同盟”的斗争和群众运动	44
第二章 从 1917 年到 1934 年	47
(一) 这个时期的一般特点	47
十月革命的影响	47
资本主义总危机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48
(二) 战争结束和战后时期(1917—1921 年)	53
1918 年	53
大罢工(1919—1921 年)	54
1919 年	57
1920 年	59
1921 年	61
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行动	62
工会内部革命反对派的上升及 1921 年的分裂	65
(三) 困难的年代。分裂的工人阶级面对着资产阶级的进攻(1921—1934 年)	71
1921 至 1929 年间的经济情况	71
雇主的反攻和工人的抵抗	73
1929 年的经济危机	75
第三章 1934—1939 年	82
(一) 工人阶级的胜利攻势	82
1934 年反法西斯的伟大创举	82
走向人民阵线和工会统一	85
土鲁士统一代表大会(1936 年 3 月)	90
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统一总工会	91
1936 年 6 月的大规模运动	96
(二) 大资产阶级的反动	105
1939 年的分裂	109
第四章 1939—1957 年	117
(一) 1939—1945 年的战争以及工人阶级的民族斗争	117

法国总工会简史

1939年的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叛国	118
纳粹的占领	120
工人阶级的民族斗争和工会统一的重建	122
(二) 民族解放和战后工会运动的高涨	128
1944年8月的民族起义	128
解放时的法国局势	130
法国总工会的斗争和取得的结果	131
世界工会联合会	136
反动派的对抗	137
(三) 1947年	140
1947年12月的分裂	141
(四) 1948年以来的工人斗争	149
争取经济要求的斗争	149
争取和平及自由的斗争	150
走向工会的统一	151

前 言

法国总工会全国工人教育中心以及各部门和各省工会联合会所举办的工会学校的教学大纲中，都包括有对法国总工会历史的研究。在这些地方，是以讲课形式对“法总”的历史进行研究，这些讲课一般引起了工人干部很大的兴趣。许多人希望能够把这些讲义付印出版。

现在我们采用“法国总工会简史”的名称把所有这些讲义付印。

所以称为简史，是因为我们的本意只不过想描绘一下法国工人斗争变化和工会组织发展的轮廓。因此它既不是一本完整的著作，也不是一本有独到见解的著作。这就是说今后应当有更深刻的研究材料来丰富和补充我们这个讲稿，我们深深希望能有这样的出版物。

当我们准备出版汇编为这本小书的讲义的时候，曾特别想起工人干部，想起那些以他们的忠心和勇气构成法国总工会力量的人们，那些为了负起他们的责任而承受过巨大牺牲的人们，我们不仅愿意帮助他们认识过去，并且愿意帮助他们为目前和未来的斗争吸取教训。

因此我们的著作是有其目的性的，它努力维护法国无产阶级斗争发展情况的真实性。它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支持它的斗争，并赞成它的统一。既然我们自己也是工会干部，我们不能有别的想法。

虽然这本小册子內容簡略(这一点在讲义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敢于希望它能有助于干部的个别和集体教育。也許它还能使讀这本书的工人們产生更好地了解他們自己的历史的願望。

法国总工会全国工人教育中心工作人員

让·勃吕阿 瑪尔克·皮奥洛

引 論

法国总工会目前是法国工人阶级最大有代表性的工会组织。这一点在职业选举^①和为切身的社会经济要求的斗争中可以得到证明。1955年6月在法国总工会创立60周年前夕召开的上一次法国总工会代表大会表现出法国总工会的强大以及它在法国劳动群众中的影响。那次代表大会重新指出了这个工会组织的基本特点：

“工会组织的使命在于不分政治见解、哲学和宗教信仰，团结一切工人来保卫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和民主自由，保卫和平，同时如法国总工会章程中所写的那样为争取消灭雇主和雇佣制度而奋斗”^②。

因此必须告诉那些注视着法国总工会的工人们，法国总工会是什么时候和怎样诞生的，它是怎样壮大起来的，经历了哪些困难，尽管遇到许多迫害，它是怎样壮大起来的，以及它怎样才能克服阶级敌人设置在它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历史，其中所有的教训都值得工人们的深思。法国总工会在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也曾遭遇到受挫折的时期。但是工人阶级保持了对它的信任，并且一直深信即使法国总工会遭到分裂，它也会在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

^① 职业选举：法国各派工会组织在工厂委员会和社会保险等机构中所参加的选举。——译者

^② 貝努瓦·弗拉商在第30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8页。

法国总工会的历史中包括有許多巨大的斗争，法国总工会领导过許多次罢工，这些罢工有时曾扩大到全国范围。但这部历史中也包括一些日常斗争，仅限于一个城市、一种行业、一个工場的小規模的为滿足社会經济要求的斗争，如果没有这些斗争，资本主义加在工人阶级的头上的剝削更要沉重。

“如果工人在和資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縮让步，他們一定会丧失开展任何較大規模运动的能力。”^①

法国总工会的历史証实了卡尔·馬克思的这一教誨。

法国总工会作为工人阶级在工会方面的代表者，不能把自己的斗争局限在保卫工人的生活 and 劳动条件上。为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利益，面对着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它不得不經常从事政治斗争：争取扩大和巩固民主自由，以事实表现法国无产阶级与殖民地人民之間的团结，保卫民族独立，反对与国际托拉斯相勾結的资产阶级，最后为保卫和平而斗争。同时工人阶级应不断地駁斥资产阶级企图为其統治和政策辯护的論据，因此法国总工会在其宣傳教育的工作中必須闡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工人所遭受的剝削的实质，以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換句話說，在一本法国总工会的簡史中，把工人阶级斗争的經济、政治和思想方面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

法国总工会的历史不能孤立于整个民族历史之外，这也是很清楚的。法国工人阶级由于有力量，由于有組織，由于覺悟到自己所負的使命，今后它还担負着民族命运的责任。在目前时期，在进步道路上要推进任何一步，沒有工人阶级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在这本法国总工会簡史中我們經常引証法总在其中起着日益重要作用的民族历史，希望讀者不要感到奇怪。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25頁。

第一章 从起源到 1917 年

(一) 悠久的起源

法国总工会虽然到 1895 年才成立，但实际上这种愿望在以前早就存在了。法国总工会的创立的确标志着法国无产阶级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如果不回顾法国无产阶级在更早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就不能了解法国总工会。

勒·夏勃利爱法和工人斗争的条件

1789 年的法国革命破坏了旧的封建社会，而代之以今天正在日趋衰亡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革命在造成了资本主义上升的条件的时候，也创造了无产阶级发展的条件。然而只有当十九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发生以后，法国的工人阶级才迅速地发展起来。

从 1791 年起，资产阶级就采取措施阻止工人们组织起来，阻止工人们进行斗争。恶名昭著的勒·夏勃利爱法的目的（1791 年 6 月 17 日）是禁止：

“某些职业的公民为了他们的所谓共同利益联合在一起。”

这个法律，从原则上讲，既针对雇主，也针对工资劳动者，可

是，事实上它仅用来反对工人。拿破侖法典和十九世紀所有的鎮压性的法令更加加重了这条法律的規定。

一直到 1864 年，罢工才不算犯法，1884 年法律才承認工会組織。还应指出，在 1848 年革命以前，工人們的一切政治权利都被剝夺的。

但是，除非資本主义自取灭亡，它是无法阻止工人阶级的发展的。安祥和拉·利加馬里的煤矿总得要有人开采。克累索鋼鉄厂的高炉总得要有人生火。姆魯士、克罗阿-魯斯或卢昂的織布机总得要有人开动。由于工业城市的发展，房子总得要造起来。鉄路出現以后，总得有人鋪軌，还得有人駕駛机車。被剝夺了生产手段的无产者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給掌握着生产手段的資本家。資本家的利潤靠强加在工人身上的产生剩余价值的无偿的剩余劳动而自肥。因此，沒有无产阶级就沒有剩余价值，沒有剩余价值就沒有資本家。当法国工人們还没有領会科学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認識他們所身受的剝削的性質以前，他們就进行了反对資本家的斗争。

初期的斗争

在初期工人斗争史上，可以看到以 1848 年革命为界限的两个时期。

大工业出現以后，生产即使被資本家所控制，但仍然是分散的、个体性質的。这就可以說明当时工人阶级的性質。工人人数还不多。工人中有：在工厂里工作的无产者特别是小企业中的工人，在家庭中劳动的女工，半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者。这种情况带来了工人运动的弱点。当初工人进行斗争时依靠旧的帮工組織。可以看出：这种組織体现出一种想超越行业狹隘性，想加强和建立全国范围联系的傾向。雇主和警察担忧起来了，把不馴服的工

人驅逐出企业。秘密的帮工組織遭到迫害。另外有些工人組織繞过了勒·夏勃利爱法的禁令而出現。那就是共济会和互助社。这些社团向會員收取会費，当會員发生疾病，事故，失业，甚至遭受雇主罰款时，就給以帮助。事实上有許多社团建立了罢工基金，当工人与雇主进行斗争时，給以經濟上的支援。这样，这些社团就轉变成抵抗性的社团。但是，总的說来，这些工人組織只影响了无产階級的极小部分。

当时工人运动的弱点也表現在缺乏远景上。工人运动中富于战斗性的优秀分子不在工厂无产階級中間（那时工厂无产階級太年輕，是由过去的农民和破产了的手工业者組成的），而在大革命时代无套褲汉的后代手工业者这个社会阶层中，他們是狂热的民主分子，但始終向往着小生产者的社会。那时有許多社会主义理論家，但他們同无产階級沒有任何联系，他們虽然批評資本主义制度，但他們的空想主張絲毫不能給工人們指出解放的前途。

社会主义理論家主張以发展生产合作社的办法过渡到社会主义，往往在工人中間造成危險的幻想。

工人运动的軟弱性使初期的巨大斗争遭到失敗。貧困促使工人們进行罢工，甚至发生暴动：在 1830 年革命以后，1831 至 1834 年期間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和暴动。最重要的一次暴动是里昂絲織工人的暴动。

工人們失敗了。但他們是第一次独立地為他們自己的切身的要求而斗争，反对他們自己的剝削者。虽然此后又通过了一些新的镇压性的法律，但在 1840 年仍然发生了多次巨大的罢工。佛洛拉·特利斯唐是一个資产階級出身的妇女，但她与工人有密切的联系，她曾經亲自在英国研究过英国工人运动，在“工人联合会”一书中主張成立代表全体劳动者的組織。她的計劃沒有成功。但这

样一个思想被提出来了，一旦有了有利条件，这个思想就会实现。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想——时常是空想的——正燃燒着工人們的心，而蒲魯东却贊揚手工业者，鼓吹生产合作社和无利信貸，引誘工人們脱离革命的道路。馬克思在巴黎时同巴黎的革命工人进行了接触。他說：

“在他們口里友爱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一个真理，在他們的經過劳动而变得粗糙的臉上反映出人类天性的一切美态”。^①

当时，他和在倫敦的恩格斯交流經驗，并根据他自己的哲学修养，奠定了历史唯物論的基础。从空想主义者那里，他吸取了积极的东西：对資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抛弃了令人失望的幻想和梦想医治資本主义制度的庸医的藥方。

問題是要消灭資本主义，这是无产阶级的使命，因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科学的社会主义正在产生。

1848年的革命

由于上述原因，在1848年的革命中，工人阶级的作用有决定性的意义。无疑地，金融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在单独执政，资产阶级中的其他部分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工人。正是工人爭取到建立共和国和宣布基本的民主自由，包括取消法国殖民地中的奴隶制度在內。在他們的压力之下，临时政府才不得不真正承認劳动权和結社自由，成立了一个“政府工人問題委员会”，設立了“国家工場”^②，鼓勵工人生产合作社，取消分散包工制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8卷，第661頁。

② 国家工場：1848年2月起义后，法国政府为解决工人失业問題而建立的工場，后来政府为了要打击工人阶级，要关闭这些工場，因而促成了1848年6月的工人武装起义，工人英勇斗争四天后，被政府殘酷鎮压下去。——譯者

度并且规定十小时工作日。

但统治阶级也在盘算着。它们掌握了新政府，在人们中间造成一种博爱的幻想，使工人同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孤立开来。

在法国总工会第 30 次代表大会前所进行的讨论中，弗拉商揭露了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阴谋手段。他提起那个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即所谓“卢森堡宫委员会”^①，在这个委员会中政府放进了社会党人路易·勃朗和五金工人阿尔贝。

弗拉商说：“他们派了路易·勃朗和阿尔贝到卢森堡宫去大谈寻求改善劳动群众处境的方法。当时，当权的资产阶级在这个烟幕的掩盖下，正在准备进行反革命，准备镇压和屠杀无产阶级。”

“国家工场”的关闭造成十万失业者流落街头，生活困难，工人们于 1848 年 6 月起义反抗，他们遭受到野蛮的镇压。社会进步措施宣告取消，民主自由遭受到侵犯。这些为拿破仑第三的个人独裁开辟了道路。

工人的挫败意味着民主和共和国的挫败。1848 年 6 月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那时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弱点。但这个失败促进了工人运动。工人们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要根本改变他们的命运，单单更换政府是不够的，必须对资产阶级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在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不可能和解。在 1849 年反动统治时期，工人们在女社会党人保林·罗兰创议下，试图把自己组织起来。1849 年 8 月成立了一个“弟兄会联盟”。这个组织在几个月之内包括了一百多个行业。虽然这个组织的纲领中还有许多改良主义的幻想，但这个创议表明了法国工人要求组织起来的意志。当时的政

^① 卢森堡宫委员会：1848 年 2 月革命后，法国临时政府在卢森堡宫内成立的“处理工人问题的政府委员会”，目的是欺骗工人，瓦解工人革命意志。其领导人有利路易·勃朗和阿尔贝，列宁曾称路易·勃朗为资产阶级的尾巴。——译者

府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这个联盟的領袖受到追捕和判刑；12月2日以后，保林·罗兰就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去了。

第二帝国和国际工人协会

第二帝国时期是法国资本主义飞快发展的时期。从1861年至1868年工业生产增加二倍。近代的大型工业迅速发展，但手工业和小企业并没有完全消灭。大的铁路公司成立起来了，资本的集中表现在许多大银行的建立上，如地产信贷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工商信贷总公司等等。早期成立的还有法兰西银行和贴现金库，这些大银行既是储蓄机构，又是经营工商业的机构。

工业方面，工资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从1851年的1,300,000人增加到1870年的5,000,000人。名义工资虽有增加，但购买力由于物价上涨反而降低。从1852年至1858年，有200个工人团体被解散。拿破仑第三依靠蒲鲁东主义的观点（主张工人组织不应该过问政治），并且利用主张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幻想，企图使工人运动脱离它的目标而走入歧途。如果互助社的活动仅限于进行互助，他也赞成。他还派了工人代表团参加全球博览会。

但是威胁和利诱都不能阻止法国工人运动的前进。当1862年工人代表从伦敦全球博览会回来时，他们就要求增加工资，要求集会自由，承认工会合法，缩短工时，要求罢工权。从1862年到1864年爆发了许多次罢工，事实上从1860年起，罢工就不再受到镇压。1864年5月25日的法律取消了结盟罪，罢工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罪行，罢工已成为合法。然而资产阶级并没有完全放下武器，在刑法第414和415条中又规定另一种罪行来代替结社罪。从理论上讲，结盟已不算犯罪，但规定当罢工带有某种强制性时，仍可依侵犯劳动自由名义进行起诉。并且当时，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尚

不存在。因此結盟的自由是十分脆弱的。工人們有权进行停工，但没有权利集会来决定停工；没有权利向尚未懂得罢工必要性的同志們施加压力。

虽然如此，但应该看到，这是经过工人們的斗争才从资产阶级国家手里争取到的一个重大步骤。

虽然組織工会的权利还没有得到承认，但是工会被默认存在。事实上工会的数目正在增加：加美利那搞起了青銅工人工会，瓦爾兰成立起裝訂工人工会等等。特别是，可以看到出現的工会越来越大了：有全国性的行业联合会，也有包括各行各业的地方联合会。这是日后法国总工会組織結構的雛形。工人們的階級覺悟日益提高。他們日益明显地認識到遭受剝削的原因，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必須不断地进行有效的斗争来反对他們的階級敌人：资产阶级。

时机已經成熟，不要再让工人們无准备地、无組織地、无目标地进行斗争了。于是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推动下，于 1864 年 9 月在倫敦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这个組織使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結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现实。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入了历史。

第一国际的一个法国支部立即就建立起来了。这个支部不把政治与經濟分开，其中包括有研究小組、工会和合作社。这个支部起先被反对罢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蒲魯东主义者所控制，最后终于为瓦爾兰等革命工人所领导。起初，它只有五百个会员，到 1869 年时，虽然政府对它进行起訴，但它的会员人数已超过 25 万人。1866 年当国际工人协会举行代表大会时，根据馬克思的建議，确定工会的宗旨如下：

日常保卫工人，使他們免受“資本的不断的侵犯”，“特別关心那些工資最低的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从現在起要作为工人階

級的組織中心而更自覺地進行工作，並且應把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並支持具有這種目的的任何社會和政治運動”^①。

罷工的工人們從此不再是孤立的了，他們的弟兄們支持着他們。例如1867年，巴黎的青銅工人依靠各業工會和第一國際的經濟援助，從以關閉工廠來威脅的僱主手裡爭取到增加工資25%；日內瓦的建築工人，由於法國工會和其他國家工會組織的支持也取得了勝利。

工會運動組織了起來。在瓦爾蘭的倡議下，於1869年12月1日成立了“巴黎工人社團聯合會”，這是法國塞納省工會的前身。當然它的綱領中還包含着工人生產合作社的蒲魯東主義的老宗旨，但它的最終目的是這樣規定的：

“在一個廢除僱傭勞動制的新的社會秩序中，使勞動者獲得徹底的解放”。

積極分子們在外省，如里昂、馬賽、盧昂等處，成立了類似的聯合會，而瓦爾蘭當時正在考慮成立一個像日後的法國總工會那樣的組織，他稱之為各聯合會的聯合。

僱主對工人階級的气勢日益高漲感到不安，頑固地不作讓步，這樣就在1870年戰爭發生以前不久，激起了為滿足社會經濟要求的運動的蓬勃發展。帝國政府派軍隊支持大資本家。1869年6月16日在拉·利加馬里地方，死13人傷9人。10月7日在奧班地方，死14人，傷20人。命令開火的軍官還獲得了榮譽軍團的勳章。1870年1月，克累索五金工廠的老板、鋼鐵委員會主席、同時又是立法團議長的斯奈德派兵佔領了克累索這個城市，以破壞工

① 1866年第一國際日內瓦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工會的作用及重要性的決議。

人罢工。五金工人之所以停工，是为了抗議斯奈德拒絕取消罰金，拒絕工人們監督救濟金庫（工人們每月要向这个金庫繳納 2.5% 的工資）。此外，在第二帝国崩潰前夕，工业城市由于居住在那里的工人人数很多，就变为共和分子活跃的据点，例如巴黎、里昂、馬賽、波尔多、土魯士、南特、萊姆斯、斯特拉斯堡、姆魯士、里摩日等地就是这种情况。

巴黎公社

法国工人階級的这种成熟性后来在 1870—1871 年的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明显地表現出来。在这次战争初期，工人們，首先是工人中的最有覺悟者，工会會員和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會員就起来反对这个旨在巩固拿破侖第三搖搖欲墜的政权的战争。当拿破侖政权遭到最初几次失败而陷于崩潰、普魯士国王为掠夺的目的繼續进行战争的时候，工人們就主張人民群众揭竿而起，工人們参加了国民自卫軍，带动了首都的小資产階級和一部分农民，农民們組織了游击队来反对占領者。临时政府害怕人民，破坏了巴黎的防务，并与普魯士人講和。在梯也尔的一再挑畔后，工人領導下的首都人民就进行起义，成立了一个新型的政府：公社，公社既要反对反动派又要对凡尔賽的卖国者进行斗争。

这本介紹法国总工会历史的小册子中并不宜詳尽地敘述 1871 年巴黎革命的經過情形。公社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构成一个决定性的阶段。无疑，公社缺乏的是時間，何况公社的領袖們不得不很快地把他們的全部精力投入反对凡尔賽分子的斗争。无疑地，当时公社社員中思想还不一致，虽然国际會員的影响甚大，但他們的影响并不始終占着决定性的地位，而且国际會員他們自己中間也有不同的意見。

然而，公社試圖成立一个工人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工会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并提出許多倡議。巴黎公社的嘗試証明工人階級不能对国家的性质漠不关心，否則它当前的和长远的目标就会遭到严重的危害。国家掌握在資产階級手里，它就会被用来維護和加强对工人的剝削，就成为用来鎮压工人和工会組織的工具，工人階級的既得利益就会永远成問題，它就会为資产階級利益服务来破坏工人斗争所爭取到的进步改革。国家掌握在无产階級手里，就可以确信：生产手段归集体所有以后，被剝夺了生产手段的資产階級如果企图恢复它的特权，就会被打得粉碎。公社以事实証明了：作为新兴階級的工人階級已变成民族独立的旗手，而大資产階級为了維護它的階級統治竟然不顧丧失民族独立而求取外援。这是階級的和民族的历史发展的一条規律，在法国总工会的这本簡史中可以找出許多場合来証实这条規律。最后，还有一点，在1848年6月以后，公社証实了：工人階級不論人数多少，为了要在日常斗争和“最后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須得到貧农与城市小資产階級的支持，并且为了很好地执行所有这些任务，它必須有一个革命的政党。

馬克思根据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名义在他的著作“法兰西內战”一书中总结了这些經驗教訓。

这并不是說这些經驗教訓当时立即被整个法国工人階級所領会。在这以后还要經過許多新的嘗試和长期的思想澄清工作。虽然如此，在公社以后，法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因为历史証明：任何斗争，即使在当时遭遇到失败，只要工人运动从失败中总结出基本教訓，这个斗争总会加强工人运动的。法国总工会就是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产生了。

(二) 法国总工会是怎样产生的?

“尼古拉，所有这一切都阻止不住的，因为公社并没有死亡。”

欧仁·鲍狄埃

大资产阶级把巴黎公社镇压下去以后，认为革命的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完蛋了：镇压是十分野蛮的，最优秀的干部遭受屠杀、放逐或流亡。1872年反动的凡尔赛议会通过了一条法令：

“凡鼓动停工、鼓动废止私有权和继承权并破坏治安的任何名称的国际社团，特别是国际工人协会，一律判罪。”

1872年第一国际把它的领导机关从欧洲迁往美国，1876年它就消失了。当时工人结社仍然被禁止。工人的社团有时在某一些地方勉强可以存在，在另一些地方就受到迫害。例如，由23个工会组成的“巴黎工人联合会”于1872年被解散。1874年，里昂的刑事法院把“五金工人联合会”判了罪。

帝国主义与工人阶级

然而人们很快就看到了工人运动的觉醒。在1873年危机以后，特别从1890—1900年起，工业生产再度迅速发展。煤的开采量，1879年是1,700万吨，1883年增加到2,100万吨，1893年增为2,500万吨，1899年增为3,200万吨，1906年增为3,400万吨，1913

年增为 4,000 万吨。铁矿(不要忘记当时洛林省的最大一部分还处在德国统治之下)生产,从 1875 年的 50 万吨铁砂增加到 1913 年的 2,170 万吨。生铁的生产 1879 年为 140 万吨,1913 年时提高到 520 万吨。钢的生产量增加得还要快: 1869 年时为 11 万吨,1913 年时增为 468 万 7 千吨。

法国当时也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 壟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时候(1908 年),阿納多尔·法朗斯在他的“企鵝島”这本书里写道:

“法国,当它脱离了諸王列帝的統治以后,当它三度宣布自由以后,又屈服在金融公司前面,这些金融公司掌握着国家的財富,依靠它們收买来的新聞机构,操纵着輿論。”

的确,工业的集中正在加强,1873 年、1882 年、1893 年、1900 年和 1907 年的危机加速了这种发展,把最弱小的企业淘汰掉了。金融資本的作用越来越大。大銀行(大部分是在前一个时期产生的)建立了一种事实上的壟断地位,日益专橫地控制着整个工业生活。各銀行董事会里的人和大工业企业的首腦是同一批人。由于剝削工人阶级而积累起来的資金的一部分被輸出到国外。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工业发展的速度較別国为慢的原因之一。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法国殖民帝国的发展。大规模的殖民主义的远征是在 1880 年至 1900 年期间进行的: 突尼斯(1881 年),安南(1883 年),北越战争(1883—1885 年),馬达加斯加(1895 年)。1912 年摩洛哥变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帝国主义又征服了并控制了法属西非洲和法属赤道非洲,这两个地区随即向大的貿易公司开了門。

控制着經濟生活的金融寡头同时也是国家的主宰。这个金融寡头,不管財政方面所发生的种种丑剧,凭着巧妙地玩弄资产阶级

各政党的表面上不同的綱領，始終保持着它的地位。

以上所述，指出了当时經濟发展的一些主要特点，这种經濟发展显著地改变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处境。

工人的实际购买力沒有提高。然而工人们通过斗争争取到有关工会权利、工时、工伤事故的某些法律。但同时，由于机器工业的进步，劳动强度增加了。

但是，要了解法国总工会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最初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就必须更进一步研究法国工人阶级当时的斗争条件。

当时，工人的人数增加得特别快，而法国人口的增加却很慢。1911年，工商业中的工资劳动者有 784 万 6 千人，而在 1870 年时还只有 500 万人。农村人口 1861 年时占全国人口的 71.1%，而 1911 年时只占 55.8% 了。从那时起，即使单从数量上讲，工人阶级在全民族中的作用也正在日益扩大。

另一方面，工业的集中也产生了工人阶级在大型企业中的集中。例如在五金业中，1866 年人们估计每家工厂平均有 84 名工人，而 40 年后，即 1906 年，这个平均数字增加到 711 人。从 1896 到 1906 年期间，小企业的数目增加 3%，而大企业的数目增加 40%。正是在大企业工人中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1866 年国际工人协会所提出的群众性工会运动的丰富的思想也在这些工人中间形成起来：

“工人们唯一的社会力量就是他们的群众性。然而群众的强大力量为分裂所破坏。”^①

虽然法国从 1880 年起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就是说走上了壟断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它的经济发展与别国相比是比较慢的，这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1 編，俄文 1936 年版，第 201 頁。

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帝国主义时期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重工业发展得很慢。例如当时法国的工作母机 80% 是外国进口的，紡織机 40% 到 50% 是外国进口的。因此法国的集中状态比不上其他国家。到今天还没有消失的小工业在十九世紀末占有很大的比重。1896 年，几乎有 50% 的工人在下列五个主要輕工业部門中工作：食品、紡織、服装、皮革皮毛、家具。今天两个占統治地位的产业：五金业和化学制品工业，当时在这两个产业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 18.1%。1906 年，在不滿 10 人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总数还有 582,182 人。在同一时期，家庭劳动者占在紡織业中工作的女工总数的 76.6%。

这些工人們有着特殊的观点。他們不多几个人生活在同一个作坊里，实际上支持他們的雇主，而雇主往往又不知不觉地逐渐在財政上依賴一家大的企业，这样，他們沒有机会組織罢工或对雇主进行直接斗争。他們往往只以愤怒来表示他們的不滿，結果毫无所得。他們习惯于小作坊的傳統的細致劳动，而害怕新鮮的事物。他們害怕机器本身，而且区别不出：一方面机器固然被資本家用来为他的私利服务，而另一方面一旦机器变为集体所有以后就可以減輕劳动，而且可以增加消費品的生产量。資本家的工厂是一座兵营。的确是这樣。但是手工业者看不到在这个兵营中聚集着将要打倒資本主义的連队。在家庭中劳动的女工孤立地生活在她的貧民窟里，不会自发地去参加工会組織。她要增加她的工資，只看到一个办法：工作做得更多一些，使她的一双疲乏的眼睛更长时间地注視着織品或刺繡品，用她的麻木的手指不停地抽动針綫。向剝削她的人进行斗争这件事在她看来簡直是发瘋，甚至是一种自杀，正如以卵击石。

小工业中的工人們借口他們享有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不要

忘記，在建筑业中，工地通常好像是个作坊一样)，因而他們非常爱护自己的“独立性”，他們要保卫这种“独立性”，甚至不惜違反工人組織所必要的紀律。提出口号、对爭取滿足社会經濟要求的运动进行长期周密准备，这些都使他們感到討厌。对他們說来，行动只能是“自发的”。并且根据这种錯誤的独立性，他們反对一切国家，不分掌握在金融寡头手里的国家和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所以蒲魯东理論，互助社理論，无政府主义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中的一种）在工人中的傳播就毫不足怪了。这种无政府工团主义，当我们研究 1914 年以前影响法国总工会的各种理論时还将加以闡述。

最后还要指出：壟断資本企业和把資本輸往国外的投資公司所取得的巨額利潤，使人們得以对工人階級中极少一部分人給以物質上的利益。于是就形成了工人貴族，他們只希望在資本主义的圈子里取得一些部分的改良。这批貴族中可以包括各种成分：工头、矿山监工、企业监工、奢侈品工业中的熟練工人；他們同那些生活条件和他们相接近的小資產階級形成改良主义思潮的温床，这种改良主义思潮使工人階級相信：資本主义制度可以逐步演变，工人階級的处境不經過革命也可以彻底改善。

这样，我們就比較容易懂得法国总工会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了。

工人运动的复兴

第一个阶段，首先是巴黎公社以后法国工人运动的复兴。1872 年在北方省矿工中爆发了一次大罢工，梯也尔用武力把它鎮压了下去。从 1881 年起就有 500 个工会，其中 180 个在巴黎。工会會員大多数是属于手工业类型的职业的：印刷工人、青銅工人、玻璃

工人、漆匠、車身制造工人、制帽工人。泥水匠、木匠和瓦匠当时仍趋向于旧帮工組織。这时初期的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了。巴黎的工人代表大会于1876年11月举行。这次大会是在获得企图使工人们不过問政治的政府的准許而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合作社和互助社的拥护者占統治地位。但两年以后，在里昂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一个革命的少数派提出了一个主張集体化的綱領（要求生产手段集体化），大会代表还一致要求縮短工时。1879年在馬賽举行的代表大会走了决定性的一步：大会宣布工人阶级为了解放自己，必須把生产手段集体化；大会指出必須繼續在“思想、經濟、法律、政治”各方面进行阶级斗争；大会強調必須有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并决定成立“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会”。

这种觉醒是无可否認的，它的速度使人惊奇。但是如果认为这种觉醒是自发的，那就錯誤了。当然工人阶级中有憤恨情緒，并且生活很困苦。但是单凭憤恨和生活困苦是不能建立起什么持久的东西的。这种觉醒是盖德和他的朋友們以及他的报纸“平等报”宣傳社会主义和宣傳工人阶级必須組織起来的結果。巴黎公社的經驗对这件工作提供了便利。这是馬克思主义的思想第一次在法国系統的傳播，馬賽代表大会的方針和成就应归功于这个宣傳工作。

浪潮掀起了，什么也无法遏止它。許多工会統一起来成为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例如全国木匠联合会（1876年），矿工联合会（1883年），印刷联合会（1881年），石印联合会（1884年），烹調艺术联合会（1884年）等等。罢工不断在紡織业中发生（1886年在罗安納地方），矿工所进行的罢工次数更多（1881年在阿勒斯矿区和科門特利，1882年在蒙梭-萊-敏，1884年在安祥）。

这些組織工作和斗争后来促使工会得到法律的承認（1884年

法律),并促成了两个总工会的建立:“全国工会联合会”和“劳动介绍所联合会”。

工会得到法律上的承认(1884 年)

1884 年 5 月 21 日的法律使一件既成事实成为合法化。当时不可能再不承认工会的合法性了,政府当局已无法阻止工会接二连三的建立。虽然资产阶级被迫让步,但它还是力图限制让步的范围。当时只有私营工业的工人有权加入工会:公务员和公用事业全体工人没有这个权利。法律把工会的活动限于“保卫经济、工业、商业和农业的利益”。其中第四条迫使任何工会的创始人必须提交工会领袖的名单,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在必要时保证警察监督。此外,刑法第 414 和 415 条关于“劳动自由”的条文仍旧没有废止。

可以看出,这个法律根本不是资产阶级的宽宏大量,而是工人们迫使资产阶级通过的,这个法律的执行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和战斗性。

全国工会联合会

盖德派首先发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会。在里昂织布工人工会和里昂其他工会的召集下,1886 年 10 月在里昂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当改良主义者被置于少数派地位以后,就决定成立“法国及其所属殖民地工会和行业组合全国联合会”。大会指出工会运动必须站在阶级的立场上。

“任何工人组织,如不按当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划分阶级界限,而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对资产阶级和政府的意志点头应诺,或者仅仅提出一些不敢得罪人从而有碍无产阶级尊严的鸡皮蒜皮的

意見的，都不能認為是起來爭取自身權利的工人大軍的一部分”。

不可能設想一個工會組織可以孤立無援地進行工作：

“全國工會聯合會聲明它是當前所有的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的姊妹組織，認為這些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是戰鬥中處於另一翼的一支軍隊，這兩支軍隊在不遠的將來將會會師以打倒共同的敵人：資本主義。”

這個聯合會存在了九年。聯合會的領袖（大部分是蓋德派）犯了錯誤。他們的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脫離了並觸怒了許多工人。這種工作方法還促使某些可疑分子混入組織，因而白里安^①得以於1892年聯合會在馬賽舉行代表大會時使大會通過了一個主張總罷工的決議，把總罷工看做是萬應良藥。但是不應該就此遺忘這個第一個全國性聯合會的历史功績，它在工人階級優秀分子中燃起了革命的火焰，它發起了五一節^②的示威遊行並且領導了好幾次重要的罷工。

劳动介绍所

劳动介绍所聯合會是与工會聯合會同時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 ① 白里安（1862—1932年）：法國工人階級的叛徒。反動政客。從1909年起曾十一次出任總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主張對德妥協。——譯者
- ② 五一節的國際示威溯源於1889年。當時在巴黎舉行的“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法國的全國工會聯合會參加了這次大會）決定邀請各國工人每年舉行一次國際要求日。確定的日子是5月1日。

代表大會在它的號召書中宣布：“將在規定的一天舉行一次偉大的國際示威，使得各國和各城市的工人們共同催促各國政府在法律上把工作日縮短為八小時，並貫徹巴黎國際代表大會的其他決議。

“既然美國勞聯於1888年12月在聖路易舉行的代表大會上決定於五月一日舉行一次相同的示威，就採用這個日子作為國際示威日”。

的確從那時起，各國工人每年就慶祝五一節。

工会联合会按职业为基础把工人組織起来。工人們在很早以前就想以地域为基础組織起来。劳动介紹所具有恩賜主义的起源。最初政府当局的目的只是想組織分配劳动力的办事处以便加以控制。工人积极分子不仅把这些机构变成教育无产阶级的中心，而且最重要的是把它们变成同雇主进行斗争的据点。第一个劳动介紹所于 1887 年在巴黎成立，地点是在訖-雅克-卢梭路，五年后迁至沙托得奥路。随后，劳动介紹所就在各省大城市中相继建立，各劳动介紹所的代表于 1892 年 2 月在圣泰田举行会议，成立了“劳动介紹所联合会”。成立这个联合会的积极鼓吹者是斐尔南·貝魯蒂爱，他原是急进派后成为盖德派，最后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这个倡议不单是为了更好地配合各劳动介紹所的活动，而还有另外的思想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出发点：想在工人运动中加强无政府主义派，削弱盖德派的影响。然而劳动介紹所是我国的地方工会和省工会的起源，它的作用是很大的。

我們可以提一下那些由工人們一磚一瓦亲手建造起来容纳劳动介紹所或工会的“人民之家”，这不过是一个细节，在某些工人們居住的小城市里，今天还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人民之家”，这是无产阶级团结精神的动人表现。

工人斗争和工人对于统一的要求

当这两个总工会建立起来的时候，罢工运动正在发展。根据官方不完整的统计，1890 年有 313 次罢工，参加者 118,941 人；1891 年有 267 次罢工，参加者 108,944 人；1893 年有 634 次罢工，参加者 170,123 人。这些罢工说明法国工人运动的进展：1886 年的特加士维尔的罢工；1889 年巴德加莱省矿工的闹事；1892 年卡莫地方的罢工，对解雇当选为市长和省参议员的矿山调整工卡

芬雅克表示抗議。1893年7月7日政府封閉了巴黎的劳动介紹所。社会党的議員，特別是盖德派积极支持这些罢工。这些罢工再加上五一节的示威游行促使爭取滿足社会經济要求的运动趋于普遍化。人們知道五一节这个从美国开始的、目的在于爭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倡議是如何被盖德派所抓住，很快就具有国际性。人們也知道，1891年五一节如何使政府乘机向富米地方的工人群众試放萊勃尔枪的情况^①。

工会数目的增加、罢工的不断发生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党的出現，这些事实一方面証明法国工人的战斗性，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們的弱点，因为工人中間的优秀分子参加到不同的而且往往是相互对立的組織里。然而，雇主方面却是集中了力量来对付工人的。

1885年时，钢铁委员会根据1884年法律(它不单是处理雇佣工人問題)的規定变为一个职业辛迪加而加强了；煤炭委员会于1886年成立；五金业資方同业公会于1900年成立了“五金、采矿、机器和电气制造业及附属产业联合会”。

然而，在工会运动中(工人党和社会党的情况也如此)，分散情况十分厉害。1895年7月1日，法国有419,172名工会會員，分別加入在2,163个工会中。但是这些工会并不都加入劳动介紹所联合会或全国工会联合会。因此工会的集中是处于开始时期，当时工人运动的特点就是有无数个孤立的工会組織。

同时，許多工人干部要求工会运动的統一。盖德派的錯誤在于沒有正确估計这种有深刻意义的統一的要求趨勢，这样就为无政府主义者开了方便之門。1893年，“劳动介紹所联合会”代表大会在里昂举行。代表們要求实现“必要的无产階級統一”。大会希

^① 富米事件：1891年法国北部富米城工人在五一节时进行和平游行，遭到警察的武装襲击，引起全法国工人階級的极大憤慨。——譯者

望两个联合会实行合并,并且制定了一个工会运动总的組織綱領,主張工会应在劳动介紹所中按地区范围进行集中,并在行业联合会中按行业范围进行集中。大会最后决定下次代表大会将在南特举行,就是說它想和全国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在同一个城市中举行,因为全国工会联合会早經决定将在南特召开它的代表大会。

根据南特的工会的建議,1894年9月在南特举行了一次統一大会。这次大会再度主張总罢工,并且决定成立一个“全国工人理事会”,由劳动介紹所三名代表,全国工会联合会三名代表再加上每一行业联合会各派一名代表組成。这个工人理事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筹备 1895 年的代表大会。

里摩日代表大会和法国 总工会的成立(1895年)

这次代表大会于 1895 年 9 月 23 日在里摩日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 28 个产业和行业联合会的代表,18 个劳动介紹所的代表以及 124 个不参加全国工会联合会和劳动介紹所联合会的工会的代表。

法国总工会就此产生。法国总工会从它誕生时起,就有着某些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起源于当时工人运动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社会主义在法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傳播得不够。

无疑地,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是:这次代表大会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場上的,它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人剝削人的制度决定的。同时由于市政选举将于 1896 年举行,代表大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人要求,准备提交給候选人。

弗拉商在法国总工会五十周年时曾經強調这个綱領的历史重要性。他說:

“刚刚诞生的这个工会組織不满足于仅仅过問工人与雇主之間的直接关系，并且要过問国家的政治生活。”

里摩日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行动手段中，除了总罢工以外，还有部分罢工，設立救济基金；人們可以看到：虽然他們繼續标榜蒲魯东主义，可是許多干部已經抛弃了蒲魯东主义中的反对把罢工当作工人的行动手段的主張。

里摩日代表大会忠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傳統，对促使建立一个国际无产階級組織一事表示关心。

“里摩日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全国工人理事会負責在最短期間与各国純粹行业性工人組織进行接触，来研究召开一个純粹行业性的、不受任何政治方面干涉的、处理国际經濟利益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必要性。”

从这許多有积极意义的事实当中可以衡量出法国工人階級当时所取得的进步。然而在全国工人代表大会決議的起草工作中已經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干部沒有放弃把政治同經濟或把政治同行会对立起来的錯誤的、有害的做法。

这个弱点更明显地表现在里摩日代表大会以年輕的法国总工会名义向“法国工人”所发出的感人的宣言中。这个宣言有力地強調工人們团結在一个强有力的工会組織中的必要性。这个宣言中的文字已經有六十年历史了，今天再翻开来讀它的时候，仍不能不使人对当时的起草人怀着感激的心情：

“无产階級所提供的許多团結互助的范例証明道义上的团結是存在着的；但是这种团結只在一定时期，只在特殊的环境中或只在使工人們特別激动的重大罢工中才表现出来。因此，为了更有利地进行斗争，为了除赢得自尊心的胜利以外还能取得更多的成就；就應該配合工会的努力和行动，特別要使得双方之間的協議不

是暫時的而是永久的。”

另一方面，这个宣言用了含意不清的字眼提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它把工人斗争的各个不同方面分了类，认为政治斗争是次要的，有时把政治斗争看作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而作的努力，有时却又把政治斗争局限于单纯的竞选行动。

当时的法国总工会根本不是中央集权的，它纯粹是联合会的性质，章程中这样规定：

“在法国和殖民地的包括男女职工的工会和职业团体之间成立一个统一性的、集体的组织，它的名称叫做法国总工会。”

法国总工会中包括着各地的基层工会、劳动介绍所、不同行业或同类行业的工会地方联合会、省或区的工会联合会、全国性的产业联合会、全国性的行业联合会和全国性的行业工会、团结着相类似的行业的各个部门的产业联合会、全国劳动介绍所联合会。法国总工会的行政管理工作由各会员团体选出代表组成全国理事会负责进行，各会员团体事实上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

以上就是六十年前里摩日代表大会上产生的法国总工会。这是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工人们破天荒第一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各工会组织的努力。而在此以前，按地方范围和职业范围产生的工会组织，它们之间的力量都是分散而不相配合的。资产阶级看得很明白，资产阶级的一个经济学家伊弗·居约曾经这样写过：“这将成为政府不得不予以考虑的第四等级。”

(三)1895 至 1917 年期間

法国总工会的发展

組織方面的弱点

1895 年时，年輕的法国总工会还是十分弱小的。它只在沙托得奧路劳动介紹所的二楼設了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工会各自为政的現象仍然存在。會員組織不付或很少付会費。全国理事会不是由代表大会产生的，全国理事会的理事往往从自己工会的狹隘观点出发提出意見。全国理事会缺乏威信，只管理行政事务，不起領導作用。当时全国工会联合会已經不存在了，然而劳动介紹所联合会，虽然在全国理事会中有它的代表，而在法国总工会外繼續存在，并且按期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劳动介紹所联合会 1896 年的代表大会(在都尔举行)目的就是想限制法国总工会的本已显得很不够的职能：

“法国总工会的宗旨只不过是在工人运动的有关一般利益的問題上制定共同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的貫徹留待它的各會員联合会来进行。”

1897 年在土魯士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把工人力量更有效地組織起来的第一步：要求代表們建立全国性的产业联合会加入法国总工会。但是双头领导的現象繼續存在，因为全国委员会中包括着两部分：产业工会联合会全国理事会和劳动介紹所联合理事会。甚至在 1898 年萊納代表大会更強調了这种双头領導，萊納

代表大会作了这样的决定：

“构成法国总工会的两个机构只有遇到意料以外的必须进行磋商的事件时，才在一起举行会议。”

法国总工会的加强(1902 年，蒙貝利爱)

这个时期中有许多事件向工人们指出了应该有一个更强大的组织的必要性。表现出反动势力强大的德累夫斯事件^①发生的时候，社会主义小组在 1898 年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警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几个月以后改变为“社会主义协商委员会”。1899 年 6 月 11 日巴黎工人在龙香跑马场进行了示威游行，同年 12 月在巴黎召开了“法国社会主义组织联合大会”，这次大会主张社会主义力量统一起来。这个统一在 1905 年 4 月实现，在巴黎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统一社会党。

特别在 1900 年发生了巨大的罢工：1 月，圣泰田的和杜省的罢工；2 月，马提尼克岛上的罢工，死 9 名工人，伤 14 人；6 月，索恩河畔夏龙的罢工，死 3 名工人。1901 年 2 月至 5 月发生了蒙梭-莱-敏的罢工。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了瓦尔德克-卢梭的内阁与屠杀巴黎公社社员的刽子手加利菲侯爵在一起工作，引起了工人们的正义愤怒。

工人群众于是要求工会组织的真正统一。1901 年在尼西举行的劳动介绍所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蒙貝利爱劳动介绍所的书记尼爱指出：法国总工会的双头领导“是与工人阶级的统一不相容的”。

^① 德累夫斯事件：德累夫斯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法国军队中的一个元帅，犹太人，被反动派诬指犯有间谍罪行，是一次重大的政治陷害事件，曾因此促成法国政界形成进步和反动两个阵营，展开尖锐斗争。后来真相终于大白，但到 1906 年他才重审判处无罪。——译者

次年，在阿尔及尔，劳动介紹所联合会同意在保留它的职能和任务的条件下，至少要取消它“作为中央組織的作用”，这一点是主要的。

里摩日代表大会七年以后，在蒙貝利愛举行的(1902年9月)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认为是法国总工会的第二次成立大会。群众要求統一的情緒明显地反映在大会的报告中。报告人在大会上說：

“即使部分干部认为还是等一等好，以便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来获得更令人滿意的成果，即使你們中間有許多人都认为再拖延一些时候并无危險，然而工会会员群众他們看問題比較肤淺，正等待着我們立即作出决定，如果这次大会不能达到那怕是不完善的統一，那就会引起痛苦的惊奇。”

在法国总工会的历史上有多少次响起了这样的呼声：工人要求統一，必須实现統一！統一的敌人有多少次在工人統一的旗手所率領的工人群众的浪潮下被扫除出去。大会报告人还說：

“而且，这次提出的章程草案并不只是在紙上实现我們力量的团結，这样講是錯誤的。这是向前跨进一大步，使工会运动更加团結一致，使工人力量更加协调。我們大家的任务是在經過討論以后决不应坚持死不調和的态度，这种态度会使一切工作归于失敗。統一必須实现。我們向你們提出的草案已經实现了这个統一，并且这个草案并不只限于这一点。它要求工会，要求你們全体干部采取更多的行动，进行更多的宣傳，它要求全体工人們表现出更高的紀律性。”

对于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我們只提一提其主要点：宗旨和組織方式：

“第一条：法国总工会的宗旨在于：

(1) 团結工資劳动者以保卫他們的精神上、物質上、經濟上和

职业上的利益。

(2)不分任何政治派别，团结一切为争取消灭雇主和雇佣制度而斗争的觉悟工人。

任何人不能利用总工会会员名义或总工会中的职务来进行任何政治竞选行动。

第二条: 总工会由下列团体组成:

(1)全国性产业联合会(如没有全国性产业联合会,则代之以地区性产业和行业联合会,全国性产业工会);

(2)相当于省或区的地方工会联合会的各种不同产业的劳动介绍所;

(3)此外,未参加产业或行业联合会的产业工会和行业工会,或其产业联合会不加入法国总工会的工会,亦可加入法国总工会。”

这样,在工会方面,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就实现了自己的统一。读者不要奇怪,我们比较认真地研究这些组织问题,因为这些是根本性的问题,但要注意不要单纯研究这些问题本身,并且研究时不要脱离无产阶级总的变化情况和阶级斗争情况。组织问题上的每一套做法都说明当时的发展情况,可以表示出无产阶级所达到的强大程度,压在它身上的各种传统以及它所受到的思想方面的影响。

“美好时期”的大规模工人斗争

从 1902 年开始的时期中再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斗争。当时法国越来越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相互敌对的帝国主义玩弄同盟和军备政策,准备重新分割世界。工业的集中正在加剧。1890 至 1913 年期间,平均说来,名义工资有提高,但有些工资是十分低的。1910 年在阿吕安地方,仍旧还有每天只得到 2 法郎工资的手工织布工

人和每天只得到 0.75 法郎的搖紗女工。名义工資的增加并不表现出购买力的相应提高，因为物价有波动。如果总的來說 1885 至 1909 年期間物价曾經下跌的話，那末，相反，1909 至 1914 年期間物价是上漲了。房租，特別是“中等”住宅的房租与工資相比是上漲了。因此許多工人被迫生活在貧民窟里。那时开始推行目的在于提高工作效力、不利于工人的工作方法。1912 年里昂的培里爱工厂和比揚庫尔的雷諾工厂采用了泰勒制的精密計时法，这种精密計时法的目的也是为了压低計件工資率，要求以极少的时间来制造出一件产品。从 1908 年开始，法国总工会代表大会就对这种新的工作方法表示抗議，1913 年 2 月雷諾工厂厂方利用工会組織軟弱可欺，不同意重新录用几十名专业工人，于是爆发了一次罢工。

1902 年至 1913 年期間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工人斗争。五一节成为工会实际行动的日子：1906 年的五一节巴黎有十多万罢工工人。

这些罢工具有一些特点：

1. 首先是这些罢工的頻繁性和重要性。

1905 年有 438,460 人罢工；1907 年有 197,761 人罢工；1910 年有 281,425 人罢工；1911 年有 230,646 人罢工；1912 年有 267,527 人罢工；1913 年有 22 万人罢工。从 1905 至 1913 年期間根据統計平均每年发生 1,254 次罢工。这些罢工事实上波及了所有的产业：五金业（1906 年巴黎机器工人；1913 年雷諾工厂），矿工（1906 年在庫利爱煤矿出事以后），皮鞋工人（1906—1907 年在富杰），紡織工人（1907 年勒·里勒蓬的織布工人拒絕每人管 4 台織布机；1913 年在圣光汀），碼頭工人和海員（1907 至 1909 年以及 1912 年，大多数港口有罢工），巴黎电力工人（1911 年），巴黎出租汽車司机（1911 年），农业工人（1904 年在爱洛省和奧德省，1906 年在勃利，

1911年在加尔省),浪德省林业区松节油工人(1911年),圣克劳德的烟斗工人(1906年)等等。然而建筑业中的罢工规模最大(1911年,在巴黎,5万建筑工人进行斗争反对分散包工制,要求八小时工作制)。

2. 另一个特点,在这些罢工中,工人同政府派来的镇压工人的力量之间的对立状态十分尖锐。克雷蒙梭(1906至1908年)和白里安(1911年)采取野蛮的办法对付罢工工人,无耻地采用挑衅的办法。1908年6月2日在德拉维伊,宪兵向罢工工人开枪,死2人,伤9人。建筑工会联合会决定于1908年7月30日举行总罢工,并在维勒乃佛-圣-乔治游行示威。政府在维勒乃佛和德拉维伊区集结了大军。结果是死7人,伤200人。克雷蒙梭还下令逮捕了总工会的好几个领袖。政府一贯派遣军队对付罢工工人。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暗杀破坏行动以后所通过的残暴法律被用来对付工人积极分子,不问他们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雇主方面除了采取惯用的手段以外还以解雇、逮捕、毁坏名誉等各种办法来打击工会和工会积极分子。哈佛尔煤矿工会书记杜朗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监狱中被关了好几个月。白里安对于铁路工人曾经讲过这样一句恶名昭著的话:

“如果在维持治安方面我没有必要的武器,如果只能诉诸非法手段的时候,我也会毫无顾忌。”

法国工人阶级英勇地抵抗了这些进攻。

3. 铁路员工和公务员第一次进行了斗争。铁路员工处于工人和机关行政人员之间的中间地位。政府企图不许他们享受1864和1884年法律的权利。1910年10月10日罢工从北方省开始,随后扩大到其余铁路网,变为总罢工。罢工委员会的人员被逮捕,一万五千名铁路员工接到服役的动员令,饶勒斯曾经这样说:

“他們把停工看作是犯了軍法”。当时的工会运动推动了全体公務員。1903年4月，巴黎的邮政工人进行了一次罢工。邮政工人、教师（教师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6年举行）、間接稅稅務人員和海关关員不管法律禁止，要求参加法国总工会的意志特别强烈。

这些公務員的代表們自豪地說：“我們不是中央政权的代表，也不是鎮压和警察勢力的代理人，我們是普通工人，我們要求人們按这个身份来对待我們。”

1909年3月13日電話总局发生罢工，几天以后，至18日，已几乎成为总罢工。这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由于“邮政員工总联合会”进行了反对迫害、保卫員工要求的行动的結果。十天以后复工。但是政府利用“休战”期間对邮政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給以严重的处罰，于是5月12日罢工再度发生，政府采取鎮压措施用暴力把它鎮压了下去（罢工开始后5天已經有54名邮政員工被解职）。

法国总工会所进行的大規模运动

法国总工会的巨大功績在于領導了以上所有的这些斗争，并且把重点放在最普遍的要求上面：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法国总工会的干部們奋不顾身地进行工作，經常被追捕和判刑。政府曾經多次想解散法国总工会，他們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身为劳工部长的社会主义叛徒維維安尼^①被迫承認解散法国总工会是难以办到的，并且是无效的。这些斗争并不是无用的，它們迫使雇主和政府了好几方面后退，使某些規定女工和童工工时的法律得以通过。1905年6月19日的法律規定八小时工作日将在煤矿业中分阶段推行。1906年7月13日的法律肯定了星期日休假的原則。此外政府

^① 維維安尼（1863—1925年）：法国社会党領導人之一，工人階級的叛徒，第一次大战开始时的法国总理。——譯者

还采取了一些有关劳动卫生和安全的措施。初次开始草拟了一项有关工伤事故和工农退休问题的立法。在工农退休问题上，法国总工会揭露了这个法律的缺点并且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运动来反对“把活人当死人的退休制度”，到 1912 年终于使得这个法律作了第一次修改。

但是法国总工会并不把它的行动局限于保卫工人要求和反对物价上涨上面，这是很正确的。1907 年它对同政府作坚决斗争的葡萄园农民表示同情与慰问，并且赞扬第 17 团士兵同老百姓站在一起的友好表现。它对于劳工争端中军队的干涉不断表示抗议，并且组织“为士兵募捐”运动，向应征入伍的工人表示支援与团结。它反对法国帝国主义对摩洛哥的干涉。从 1911 年起，它把反对战争威胁的行动放在首要地位，它再度提起 1908 年在马赛举行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代表大会宣称：应该在国际方面教育工人们，以便当列强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工人们将以宣布革命的总罢工来回答宣战。”

1912 年巴尔干战争发生以后，法国总工会在几天内召集了紧急代表大会（11 月 25 日至 26 日），着手筹备 1912 年 12 月 16 日的示威罢工，以便制止“军国主义欧洲的杀人狂”。1913 年 2 月，法国总工会发表了一个宣言，反对把兵役期限规定为三年的法案；它根据这个宣言，不顾搜查和逮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宣传鼓动工作。

因此，在整个这一段时期中，我国的无产阶级表现出日益坚强的战斗性，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无政府工团主义

法国总工会之所以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之所以在总动员令

时陷于瓦解，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的不少弱点，另一方面也由于它在意識形态上的問題。

1904年至1914年期间，工会会员人数加了一倍，工会运动扩展到农村。那时虽然还没有农业联合会(1920年才成立)，但是已有南方农业工人联合会、采伐木材工人联合会、园艺联合会和馬尔納省葡萄園种植者工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总工会至少有60万会员。

但是与工人群众相比，这个数目还是很微小的。在法国总工会内部，行会思想仍然存在。虽然代表大会通过了決議，虽然建筑工会联合会和五金工会联合会作了不少努力，但是許多老的行业联合会仍然經常抓紧了狹隘的目标不放。由于不是采用比例代表制，由手工业者組成的并且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小工会在代表大会上占着統治地位，并且削弱了大的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影响。大的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会员是从現代化的大企业中吸收来的。

我們不能孤立地来看这些組織方面的弱点，这些弱点与当时支配着法国总工会的意識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意識形态是名符其实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当时这种意識形态之所以能控制法国总工会，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在小型工业中以及在手工业性質的行业中(現在还有許多干部是从那儿来的)，为无政府主义开辟道路的蒲魯东主义的傳統并没有死亡。如果我們研究一下1906年亚眠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产业工会联合会这一部分的財務报告，我們就可以看到那时还有一大批联合会，共計有64个。当时一方面有一个建筑工会联合会，但另一方面还有同一产业的4个联合会：泥水匠和石工，粉刷工人，木工，細木工。一直到1907年建筑业的工会組織才实现統一。

当时存在着制造木履工人联合会(下面有 16 个工会, 260 名会员), 制造馬鞍工人联合会(下面有 9 个工会, 600 名会员)等等。除了联合会(1902 年有 42 个联合会, 1912 年有 53 个联合会)以外, 还有零星的行业工会。1914 年以前, 法国总工会内部一直区分为两部分: 劳动介紹所联合会和全国行业工会联合会。在法国正如在別的国家一样, 工人力量的分散自然是工会运动的一种幼稚病。我們知道成立一个工会要化許多精力、毅力和勇气, 因此可以理解工会創始人之所以热爱工会的独立自主性。也可以理解, 工会的創始人认为工会单靠自己就够了, 他們不但把工会当作是斗争的一种工具, 同时把它当作新社会的建筑核心。无产阶级的这样一种处境以及工会組織的这样一种組織結構利于不完全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各种矛盾的理論的发展。

弗拉商曾經写过这样的話:“法国总工会創始初期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和蒲魯东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并不奇怪的。”

另一方面, 无政府主义者的直接作用是无可否認的。从 1883 年起, 由于还缺乏工会, 无政府主义者曾經組織过失业工人的游行示威。在进行恐怖行动的时期以后, 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就轉向到工人运动中去。实际上不少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① 起初曾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例如法国总工会的副書記、总工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的編輯普杰, 后来繼承貝魯蒂爱、担任劳动介紹所领导人的伊佛朵, 劳动介紹所联合会副書記保尔·德勒沙勒。至于皮鞋工人出身, 1901 至 1908 年期间参加法国总工会書記处工作的格利美爱, 他是不知不觉地从布朗基主义轉入无政

^① 各任的書記是: 拉加斯(铁路), 1895—1898; 考皮紐(市政工人), 1899—1900; 雷脑丹(皮革), 1900; 兰拉尔(铁路), 1901; 格雷福勒(皮革), 1901—1908; 尼爱尔(书业), 1908—1909; 石屋(烟草), 1909 年起。

府主义的。1909年石屋接任法国总工会书记处工作的时候，他也是无政府主义者。

但是单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的“把持”不能说明一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之所以能在法国总工会身上留下一个烙印，那是因为虽然盖德派是存在着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并且盖德派培养的干部远没有吸取第一国际创始人的教训，反而在工会组织中不时表现出宗派主义的做法。此外，那些自称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走上了机会主义的道路。米勒兰参加瓦尔维克-卢梭内阁，白里安的叛变在革命工人队伍中造成了惶恐。米勒兰及其党徒进行一种系统的收买政策。1906年，格利夫爱谈到米勒兰主义时讲得很对：

“法国总工会的活力就是从这些事件中产生的。当时盖德派、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派以及其他各种分子联合起来，合力使工会不受官方收买。”

社会党统一起来以后，除了盖德和饶勒斯所进行的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的英勇运动以外，就只埋头于国会工作，只听任工会单独去进行为满足社会经济要求的斗争。1907年时盖德重复过这样的话：

“无产阶级必需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两者不能孤立进行的，这两者是互相配合的，而且应该互相配合，因斗争是由同一个阶级进行的，这个阶级如果分割成两部分就是自杀。”

这不过是重复理论上的老调！他的主张在历次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没有取得胜利。事实上，政治（归社会党管）和经济（归工会管）的分离已是既成事实。有一段有名的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列宁1909年在巴黎时，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记载：

1909 至 1910 年在巴黎时，列宁“很注意研究法国的工人运动。当时法国的社会党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党。例如，1909 年春天发生了邮递员大罢工，全市都激动了，而党却站在一边，说这是工会的事，不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俄国人对这种分工，对一个党这样自行拒绝参加经济斗争，感到非常惊奇。”^①

由于法国无产阶级缺乏一个革命的政党，就为无政府主义者开了方便之门。虽然法国工人有着斗争意志和英勇精神，但是这一批人的机会主义和那一批人的无政府主义，给法国总工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人们可以在亚眠宪章^②（1906 年在亚眠举行的法总代表大会

① “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77 页。

② 名称叫做亚眠宪章（1906 年）的决议全文：

“亚眠代表大会重申法国总工会章程第二条的精神：

法国总工会不分政治派别团结一切为消灭雇主和雇佣制度而斗争的有觉悟的工人。

大会认为这项声明就是承认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进行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而阶级斗争在经济上使工人们起来反对所有这些剥削和压迫的形式。

大会在下列各点上阐明了这个理论方面的主张：

在日常的经济要求行动中，工会致力于配合工人们的努力，实现目前的改善来提高工人的福利，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等等。但这项工作只不过是工会运动任务的一个方面；工会运动为彻底解放作准备，只有没收资本才能实现彻底的解放，它主张采取总罢工的办法，它认为工会今天是抵抗性的团体，将来会成为生产和分配的团体，社会改组的基础。

大会宣称这项针对现在和将来的双重任务是由于工人阶级本身是工资劳动者的处境而来的，这种处境使一切工人们不论他们的政治或哲学的见解和倾向如何，都有责任参加主要的团体：工会。

因此对于个人方面，大会申明：工会会员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在职业团体以外参加符合他的哲学观点的这种或那种斗争形式，只要求他不要把他在工会以外所发表的见解带进工会。

关于组织方面，大会宣称：为了使工会运动能获得最大的效果，应该对雇主采取直接的行动，而加入总工会的会组织，作为工会团体，不应去管政党问题，政党在工会之外可以充分自由地进行社会改革。”

通过的決議)中找到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最完整的表現。根据这个文件和后来的文件,人們就可以試图把这个思想作一个归納。

当然法国总工会是坚决站在阶级立場上的。它承認:

“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进行各种形式的剝削和压迫。阶级斗争在經濟上使工人們起来反对所有这些剝削和压迫的形式。”

但是工会是唯一能够有成效地进行工人斗争的組織。只靠工会本身就够了,因为它进行着經濟斗争,而經濟斗争是“唯一純洁的阶级斗争”,它把总罢工作为唯一有效的行动手段。并且工会是将来的社会改組的基础。

“工会今天是抵抗的团体,将来是生产和分配的团体,社会改組的基础。”

罢工工人对于政府軍警的镇压迫害已經司空見慣,使他們不能不看到体现着第三共和国的国家是一个有阶级性的国家,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但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完全沒有看到,工人阶级摧毁了这个国家以后将建立起另外一个国家,这另外一个国家将是工人阶级的工具,同时也是人类进步的工具。并且亚眠決議是以蒲魯东的这样一条理論为指南的:意識形态必然会从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中产生出来。格利芙爱在1907年4月3日的演講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說:

“考慮得太多,人們就会什么也做不成。应该向前走,让本身自然的推动力来带走,只能相信自己。”

所有这一切使工会运动陷入双重孤立的境地。

首先,組織在工会里的工人阶级是孤立的。“亚眠宪章”声明:“加入总工会的組織,作为工会团体,不应去管政党問題,政党在工会之外可以充分自由地进行社会改革。”

有人談到工会运动的独立性問題。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对一个工会來說，独立性，不过是通过民主地征求會員意見的方法来决定它的方針。“亚眠宪章”不是造成了工会运动的独立性，而是造成了它的孤立性，脱离社会党，脱离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和貧农，而反动派倒可以利用对“偉大的晚上”^①的恐惧心理来挑撥这些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和貧农来反对工人。

另一方面的孤立，是工会干部脱离工人群众，因为他们采用了“积极的少数派”的理論和实践。这个观念是普杰在他的名为“法国总工会”的小册子中提出来的：

“觉悟的少数派将不去管反抗心理尚未激发起来的不觉悟的群众而行动，人們可以把这批不觉悟的群众看做是零，只有把它加在别的数字右面的时候，才有数值。”

因此，起决定作用的分子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有觉悟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构成“积极的少数派”，他們不去做必要的說服工作，而以破坏行动来代替群众行动，以空話来代替耐心的組織工作、說服工作和教育工作。他們不去严肃地准备罢工，研究經濟要求，而經常喜欢为罢工而罢工，喜欢进行罢工操練，为总罢工作准备，认为总罢工可以像奇迹一样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当时正在发生着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是很显著的。某些工会干部虽然繼續标榜着无政府工团主义，但是实际上，在采取行动的群众的推动下，他們终于更进一步地注意当时的实际情况，群众运动的强大力量和群众的要求。他們开始認識到依靠工人的“自发性”就是在资产阶级面前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资产阶级的行动根本不是自发的而是組織好的。这些

^① 指“社会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用語。——譯者

新的倾向特别反映在“工人生活”上，从1909年起“工人生活”以杂志形式出版。这种变化的产生有好几个因素：法国工人阶级进行了大规模斗争的尝试以及实行“积极的少数派”的方针而遭受到的失败，由于出现了许多杂志并且不少工会负责人也在这些杂志中进行工作，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有了进步。并且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矛盾，使许多干部认识到必须不但在工人阶级中并且在全体人民中创造一个群众运动的条件，以便打倒造成贫困和战争的制度。

这不过是一种变化的初步象征，某些工会领袖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反而跌到改良主义的圈子里去了。正如必须等到巴黎公社以后才能使许多工人消除蒲鲁东主义的幻想一样，只有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强大运动和1917年的苏维埃革命发生以后才像蒙森梭所说的，彻底“粉碎”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教条。

1914年的战争

1914年，当工会领袖推翻了代表大会上的决议，反对总罢工，并且竟在这场帝国主义列强企图重新分割世界的公开战争中支持“神圣同盟”的时候，处于这种情况下的法国工人感到迷失方向，是并不奇怪的。法国总工会的领袖们这样做，不但危害了工人阶级的本身利益，并且危害到民族的前途。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从来不懂得工人阶级作为新兴的阶级在一个民族中应起的作用。

正如弗拉商所说的：

“1913和1914年，工人阶级无力制止战争贩子的魔爪。当时它没有经验，也没有足以胜利进行这个行动的組織。”

因此1914年饶勒斯被暗杀以后，石屋等法国总工会的领袖们就同意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优秀分子曾多

少年来与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法国总工会紧急代表大会预见到了这一可能，愤怒地加以驳斥，指出：

“这样做，工人阶级将投身于最罪恶的勾当，这种勾当将加强资本主义的剥削力量，并且长期削弱工人运动。”

法国总工会的领导机关不是以“宣布革命的总罢工”，而是以支持“神圣同盟”来回答宣战。它在当时五一节的宣言书里还企图为自己辩护：

“法国总工会所作的努力之所以没有产生我们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所预期的结果，那是由于我们赶不上事件的发展；在这个极重要的关头，我们也应该指出，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必须进行不断的努力才能使人类免遭战争的恐怖。”

不！一直到最后一天，法国无产阶级始终勇气十足：它参加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当组织崩溃的时候，当领袖们实行这样一个突然转变的时候，当没有革命的领导的时候，正确的解决办法是不会自发地产生的。

社会党人参加了“神圣同盟”的政府以便顺利地举行一场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国际工会书记处^①在那时垮台了。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少数几个人从战争开始时起，始终信守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和实质，并且根据法国总工会 1912 年发表的宣言确定了另一套做法：“利用任何社会危机来进行革命斗争。”

^① 国际工会书记处：1901 年西欧北欧若干国家总工会领导人开会决定成立的国际工会组织，1913 年更名为国际工会联合会，后来通称为“阿姆斯特丹国际”，领导者都是些著名的机会主义者。——译者

反对“神圣同盟”的斗争和群众运动

但是不久，就出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在法国总工会中形成了一个反对“神圣同盟”的少数派。这个少数派围绕“工人生活”这个刊物和五金联合会而聚集起来。1915年5月五金联合会宣称：

“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跟政府当局合作，就会失去号召实现和平和恢复理智的权利，就会使政府当局有行动自由。”

五金联合会的代表梅兰同蒂德隆（制桶工人联合会）一道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得的国际会议，这还不过是感情用事的初步的反对情绪，这种反对情绪虽还不赞成采取革命性的办法，但是已经可以看出法国工人阶级的进步。另外，建筑联合会的培利加鼓吹成立“工会防卫委员会”。

第二件事是群众运动的高涨。政府利用战争状态取消了工会自由。

1915年1月13日米勒兰向五金联合会的一个代表团宣布：“现在只有战争，不再有工人权利和社会立法了”。1916年初，石屋竟敢在“法国工商业家联合会”的宴会上讲话，五金联合会可以清楚地回忆政府如何慷慨地对待军火商。当时工人们的处境正在恶化。成千成万的妇女到工厂中去工作，人们只给她们很低的工资，丈夫应征入伍后她们要负担家庭生活。生活费用正在上涨。根据官方统计，1917年7月，虽然在大工业中工资增加了27%，小工业中工资增加了22%，大工业中女工的工资增加了38%，小工业中女工的工资增加了16%，然而物价却上涨了45%。罢工次数越来越多，1915年罢工98次，9,344人参加；1916年罢工314次，41,049人参加；1917年罢工696次，293,810人参加。1917年这一

年罢工达到了最高点：有縫紉业女工的罢工，五金工人的罢工。罢工工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政府不久就紧急颁布了英国式工作周的法令^①）和增加工资，他们也表示要求和平。1917年6月2日，共和国总统普恩加莱很害怕地说：

“二、三千罢工的女工在亚历山大三世街上和香榭丽舍大道上走，手中拿着标语牌，口中发出胡乱的叫声。”

在这些工人示威游行之后接着发生了士兵的譁变，这些譁变被貝当野蛮地镇压下去了。

普恩加莱还说：“各地的秩序遭受到威胁，狂热情绪正在扩展……”在当时情况下，俄国第一次革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引起了巨大的兴奋。1917年5月1日，五金联合会宣称：

“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起来同俄国和德国同志团结在一起，进行反对征服性战争的国际共同行动。”

同一天，巴黎有一万人参加了一次支持俄国革命的群众大会。不需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会更进一步鼓舞这些工人，工人们开始睁开眼睛，英勇地参加斗争。在这种反对情绪面前，法国总工会领导机关不得不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在不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1917年圣诞节在克莱蒙-费郎举行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少数派提出了一个决议，其中有几段话很有意义：

“‘神圣同盟’的提法只能是一种讽刺，因为阶级矛盾不论是在战时或在和平的环境下始终是明显的。这种提法不能再继续为无产阶级放弃自己的使命和行动自由作辩护了。俄国革命已经把它所通过的建議提交所有交战国的政府：普遍和平，不併吞，不赔款，各国人民有绝对的自决权。这些建議，对所有参加战争的国家来

^① 英国式工作周的法令：规定一周工作五天半，星期六下午休息不做工的法令。

說，构成一种基础，各国人民可以依此向他們各自的政府提出一种和平政策，并在必要时迫使它們接受。代表大会对俄国的革命者表示深深的同情和敬意，对于各协約国政府不顾第一次和第二次俄国革命所提出的建議，不肯改变沙皇政权的秘密外交所偷偷摸摸規定的战争目的，表示遺憾。它同样对这些政府勾結在一起不对苏維埃的正当要求作任何让步的傲慢态度表示遺憾……”

这是一个后来在法国总工会内部从数量上和思想上不断加强的一个运动的初步表现，当时在社会党内部一个革命的反对派也正在发展。对于那些在兵工厂里辛劳工作的工人们，对于那些伏在工作台上担心他們的孩子在下一天是会变成孤儿的妇女們，对于那些蹲在泥潭里等待天明冲锋送命的士兵們，苏維埃革命带来了立即和平和反对併吞的建議！在那些迷失方向、但忠于自己的理想的法国总工会的干部們看来，苏維埃革命是实现了1914年法国总工会章程第一条关于“消灭雇主和雇佣制度”的政权。

第二章 从1917年到1934年

(一)这个时期的一般特点

1917年起开始了工人运动史的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同十月革命和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的新形势相适应的。

十月革命的影响

在俄国和前沙皇的殖民地中，工人们联合贫农，通过1917年的十月革命，取得了政权。他们在共产党和列宁的领导下，着手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过去在资本家手里的主要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从此归劳动人民所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消灭了，经济朝着满足劳动群众需要的方向发展。

从此资本主义不再统治整个地球；它的统治范围缩小了。世界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根本对立的体系。

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在被剥削人们当中唤起了希望和热情。法国总工会会章第一条上写的“消灭雇主和雇佣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梦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俄国无产阶级的这一經驗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了深刻的变化。于是，許多活动家开始否定过去一些著名的公式，而为革命任务寻找新的方針和新的組織形式。新的政治組織产生了，它們以不久前得到証明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行动的依据。

战争带来的贫困和十月革命的光輝榜样激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起义和革命到处兴起。

1918年德国、奥地利和芬兰工人的起义，1918年8月日本的“米騒动”，1919年3月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宣告成立，1918年4月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宣告成立，1919年3月朝鮮的起义，1920年土耳其资产阶级民族革命，1920年印度的反英运动，1921年3月柏林工人起义，1923年10月汉堡工人起义，以及1923年9月保加利亚的全国起义，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革命危机的最突出的例子。

工人们大批大批地加入工会：1910年全世界工会会员900万，1920年增加到5,000万。

法国工人运动在这一高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资本主义总危机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同时，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总危机时代。

这一危机震撼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它在經濟、政治和思想等一切方面的影响都非常巨大。

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加深了。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經常不断的冲突加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結束，工人们立即开展斗争，来反抗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生活条件，以及对于一般民主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权利的侵犯。

工人的組織和覺悟程度正在提高，而資產階級則大肆陰謀活動，以圖破壞工人運動的統一團結：在法國，1919年在教會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階級合作的工會中心——法國天主教工人聯合會；它在1921年和1939年，兩度在法國總工會內部造成分裂。

帝國主義集團同時又侵犯社會主義國家。從1917年起，帝國主義國家和反革命勢力就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實行武裝干涉。在這些干涉失敗之後，帝國主義者的一貫政策就是努力實現一個反蘇聯盟，從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創造了條件。

國際工人運動自然反擊這一反蘇政策，因為歷史經驗昭示：這種政策就是反動派侵犯工人利益，侵犯各國人民利益的基礎。

同時，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也趨於尖銳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帝國主義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引起的。但是在德國戰敗，法國、英國和美國勝利，造成了新的均勢之後，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即迅速加深了。

矛盾之所以加深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生產能力的發展，以及世界市場縮小的緣故。即使有時候帝國主義集團為了加強反蘇聯盟而暫時緩和他們之間的某些矛盾，他們仍然為了爭奪這一聯盟的領導權和從中獲利而繼續進行着鬥爭。

因此，可以看到一切反蘇活動法帝國主義都參加到底，而且企圖在反蘇聯盟中取得領導地位。同時，也可以看到英國和美國在這方面鼓勵法帝國主義，並且採取從中漁利的措施。也可以看到他們重新扶植德帝國主義來抵消法帝國主義在歐洲的勢力和發展它們的反蘇政策。

由於反蘇和害怕無產階級，法國資產階級對德國復仇主義者的侵略陰謀節節退讓。因此就產生了新的衝突，終於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

工人阶级对于帝国主义間的斗争不可能置之不理。事实上，归根到底，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这甚至于也牵涉到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因为大资本家总是想用超额剥削工人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困难。我们在前面谈到的阶级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在殖民地和附属国，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实际上也在加紧剥削和压迫；他们遭遇到受奴役的人民的强大的争取独立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不断发展，在摩洛哥、印度支那和中国都有巨大的人民起义。

在这些情况下，特别在法国，工人斗争及整个工人运动具有了新的需要指出的特点：

1. 首先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政党——法国共产党的产生。

这个在1921年建立起来的政党，以事实证明自己是法国无产阶级反对资本斗争中的支柱。它对本国和国际事件的进程产生着无可争议的影响。他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愈来愈广泛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

工会组织本身起了深刻的变化，因为工人群众和工人积极分子自己起了变化，而且把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带进工会里。比埃·塞马尔在1931年法国统一总工会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强调了这些变化，以答复某些主张老一套办法的干部：

“你们还是停留在亚眠宪章时代，亚眠宪章是1906年草拟的，目的为了保护工会运动不受议会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我们是处在1931年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有苏联这样一个国家作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榜样，同时在所有的国家里又有共产党为保卫工人利益，为工人的解

放(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着革命斗争。”

2. 这一新时代的另一特点是工人斗争的空前剧烈。在1919到1920年,后来在1935到1936年间,斗争到达最高峰,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们举行了成千成万次的罢工,而实际上,各种方式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有的斗争胜利了,也有的失败了,但是每一次斗争都非常富有战斗性,而且不断为寻求工人的统一团结而努力。

这些斗争大多数是为了争取满足经济要求:增加工资,缩减工作时间,要求假期薪金照付和反对加强劳动强度。

但是工人阶级的行动并不只限制在这些目的上。它同时也为反对国家法西斯化,保卫自由和争取新的权利而斗争;它积极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它胜利地反对了帝国主义干涉苏联的战争;而且它还不断为维护和平而举行游行示威。

在这些斗争中,工人阶级所反对的是为了阶级私利而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法国无产阶级的民族作用愈来愈明显了。

3. 工会组织,经历了分裂的曲折道路,从组织、领导和宣传方面看来都趋向于成为一个真正群众性的组织。

过去法国工人阶级中存在的旧意识和旧思潮(主要是改良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并未消失,它们从法国无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分歧中吸取养料。虽然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只有主要的共同利益,但它的成份仍然是复杂的(工人贵族,大工厂的工人,小工业的工人,公务员工,再加上每一产业部门和每一行业自己的特点)。它也易于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

因此这就表现为阶级合作的倾向,“忘却”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斗争,拒绝推动为了无产阶级所首先关心的政治目标而斗争。合法主义倾向和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改善工人状况空想计

划，都是这些思想的残余。

无政府工团主义也很活跃，它实际上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鼓吹工人的自发性，而且企图以很少效力的鼓动和夸夸其谈来代替对实际情况的詳細踏实的研究和非常細致的組織斗争。它毫不考虑到政治上的变化和群众觉悟的提高而繼續保持着工会組織独立性的狭隘概念。最后，它还忽視工人阶级的民族作用。

资产阶级就是利用这些思想残余来进行分裂活动，而且有时候竟然也会成功；另一方面，阶级合作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能够妨碍工人群众团结在工会里，并且阻撓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提高，这也是事实。

(二) 战争结束和战后时期

(1917—1921 年)

1918 年

1918 是特别艰苦的一年。战争的痛苦增加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战场上牺牲了，仓促训练起来的青年人走上了前线；后方的贫困也在增加。在香檳的士兵起义^①以及前线战壕中作战双方的兵士们联欢的情况发生后，正在准备春季攻势的政府加强了军事独裁。

工人斗争的性质改变了，而且已经产生了革命危机。罢工运动发展到了军火工厂。1918 年 4 月有罗亚尔和巴黎地区的五金工人的斗争。5 月 1 日 10 万多五金工人罢工示威，要求政府释放被捕的工人积极分子。政府只得让步。

这些运动比 1917 年要少（官方数字说是有 500 起争端，共有 176,000 罢工工人）。但是实际上，卷入运动的工人数目虽然似乎没有增加，罢工部门（军火工厂）的重要性，尤其是工人觉悟的显著提高却非常突出。这些行动的原因当然包括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但是除了经济要求之外，工人们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政

^① 香檳起义：在第一次大战期间的 1917 年，革命运动扩展到法国军队内，士兵要求缔结公正的和约，部分军队曾企图向巴黎进军，结果数千士兵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起义地点以香檳（法国的一个旧省份）为中心。——译者

治口号，例如要求政府公开宣布战争的目的，要求进行和平談判，拒絕送青年人上前綫。这些口号愈来愈多的在示威游行中出现；还有向政府当局提請願书；在圣泰田，妇女們臥倒在鐵路軌道上，不許丈夫和儿子开往前綫。

这些斗争是工人群众在战争的逼迫和俄国革命的榜样的鼓舞下形成的，应该強調指出，斗争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广泛的规模，只是由于忠于本阶级的积极分子在斗争中的带头。这样，在法国工人阶级以至于法国总工会内部就掀起一股革命的潮流，反对社会党領袖和工会領袖們所奉行的阶级合作和“神圣同盟”的政策。

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从战争一开始，法国总工会的領導就陷入同好战的资产阶级合作的泥潭。它实际上使工会組織为资产阶级服务。例如，法国总工会的全国委员会在1914年說：

“現在已經宣战，全国委员会号召工人群众起来，最有益和紧迫的工作就是組織支援……”

在支援的掩盖下，“神圣同盟”的工会領袖們帮助政府进行战争。

只有在群众压力下，在主張阶级斗争的少数派的逼迫下，全国工会領導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胆怯地提出几个主張“正义的和平”的口号。

在这些斗争中，产生了“神圣同盟”中的工人領袖与工人群众的决裂。这一决裂是战争刚一結束后的工人运动的特点，而且也从根本上說明社会党内部及法国总工会内部后来发生的分裂。

大罢工(1919—1921年)

1918年11月战争結束。这个停战肯定了法、英、美帝国主义的胜利。

但是恢复到和平经济不是沒有障碍和困难的；特别是法国在战后曾遭遇到一个比較短的蕭条时期。

复員軍人回来之后，失业現象就扩大了。在战争时期，資本主义为了解决劳动力的缺乏，大量吸收妇女参加生产；现在又把她們赶出企业：例如在几个月內，在布什（塞納—瓦茲省）有1,500名妇女被解雇，在里昂有1,600名，在圣泰田有500名。从此人們又鼓吹起“妇女回到家庭中去”的調調。

另一方面，大批复員軍人找不到职业。在土魯士有10,000名失业者，在圣泰田有2,000名；在塞納—瓦茲省有12,000名；在巴黎，失业人数从1918年12月的10,000人增加到1919年的30,000人。

資产階級把战争費用加諸人民身上，现在又把重建国家和复兴经济的担子加到人民身上。資产階級乘机利用失业現象来使工資停留在最低水平上，并且还延长工作時間。此外，战争状态使資产階級得以侵犯工人的权利，特别是冻结工資。

虽則战争期間工人經過斗争使工資有了某些增加，但同不断高漲的生活費用相比是悬殊太大了。1914年以来生活費用猛漲二倍。“軍火商”和投机商人搜括了惊人龐大的利潤。

因此就能理解人民的不滿情緒。工人們特別要求增加工資和縮短工作日到八小时。工时是工人們三十年来最关心的一項老的要求，工人們为此曾在五一节举行过强大的国际性示威。尽管資本家反对，工人們还是努力要爭得这项要求。資本家进行着积极反对“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并且对參議院施加压力，要它否决数月来已經提出的法律草案。

資产階級的“皮革市場报”是这样来叙述1919年2月御用工会在巴黎商会会址开会作的决定的，它写道：

“确定八小时工作日对我国将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灾难……这项建議无异于企图扼杀法国，而且，如果真要对法国目前的工作时间加以修改，那就不是什么减少而是延长的問題。”

它又說：

“这项建議的背后是否掩盖着要求提高加班加点工資的意图呢？”

人民群众也非常关心其他的問題。停战协定已經签字，但是战争仍在武装干涉年輕的苏維埃共和国的形式下进行着。一支远征軍被派了去，企图在那里使資本主义复辟。然而俄国革命深入无产者的心里，这个榜样鼓励着他們进行反对資本的斗争；所以他們要制止干涉。

許多退伍軍人的思想也清醒了。如果說在1914年只有极少数人看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質，如果說当时有成千成万的人受了沙文主义謊言的毒害，曾相信他們进行的战斗是正义的，那么現在，他們看清了战争的真正目的。他們追究責任，并且要求采取具体措施来保障和平。

工人們大批的参加工会。法国总工会1910年會員有97万，1919年增加到120万，1920年則是240万。当时铁路工会有25万會員，五金工会234,000，紡織工会174,000，矿工12万，建筑146,000，服装56,000。过去独立的工会組織加入了法国总工会：邮电工会在1918年12月加入，小学教师工会在1919年9月，公務員工会在1920年5月。新的工会也成立起来了；法国总工会的會員工会数目从1918年7月的1,151个增加到1919年底的2,125个。

工会組織的扩大証明了工人群众覺悟的提高和斗争意志的增强。

事实上，斗争很快就更加广泛发展和更加强大起来。

1919 年

1919 年 3 月，洛林 1 万矿工举行罢工反对德·温德尔颁布法令减少工资 15%。军事当局禁止开会而且派军队去听任矿主调遣。在军事法庭的胁迫下，每天每一矿井有 100 名矿工被强迫征调。矿方还企图以比法国矿工所提出的要求还要高的条件到普法尔茨和普鲁士去招募工贼。

3 月 29 日，15 万巴黎人民举行示威，反对释放杀害饶勒斯的凶手。四月份，巴黎服装业举行罢工，要求把每周工时减至 44 小时。50,000 名银行雇员在法国总工会和天主教工联下属工会的号召下决定 5 月 1 日举行罢工。

政府让步了。4 月 23 日，它在数小时内就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日不减工资的法律。

5 月 1 日工人们举行群众性的大示威。在一切大工业中心普遍举行 24 小时的罢工。在戒严下的巴黎，50 万示威群众分成许多队伍在大街上游行，冲破了警察的封锁。在大戏院和东车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路易-勃朗街上，青年五金工人洛纳被杀害了。在波旁宫对面，兵士们拒绝向示威群众开枪；在很多地方他们同示威者站在一起友好相处。在冲突当中，约有 100 名左右的示威者受伤，但是军警受伤的人数还要多：据政府后来说，“约有 600 名警察和别动队员受伤。”

在这次初步胜利之后，争取实现社会经济要求的运动迅速扩大了。一般多是地方性的或个别行业的工人罢工：5 月份卢昂织布工人及北方省矿工的罢工；6 月份巴黎一般运输工人及大商店雇员的罢工，9 月份马赛码头工人的罢工，10 月份维安纳织布工

人罢工,11月份巴黎絲綢、食品和报纸业工人罢工。

有些罢工席卷了整个地区:6月份有15万巴黎五金工人因为不满工会签订的集体合同而停止工作;他们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每月150法郎的工资。10月份洛林21,000五金工人罢工,11月北方省8万青年建筑工人罢工。

1919年说明工人斗争性的典型例子是塞纳-马耳纳省勃利平原上农业工人的罢工。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农业工人总是福利和工资待遇最坏,受剥削最厉害的工人。勃利的农业工人在1914年每天只得4个到5个法郎;在1919年也只有6个到7个法郎,而且还要自付饭费。他们睡在马棚里,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他们的运动在1919年8月3日开始,罢工人数600;4天后就扩大到40个乡村;罢工工人达五、六千人之多。8月8日,农场主只得让步: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天10个法郎,在收割的季节里工资加倍,有害健康的工作工资另加,而且从此以后保证每周的休假;此外,每个工人有权取得5公亩(每公亩=100平方米。——译者)的自用地,“耕种和施肥都由雇主付钱”。

所有这些运动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有些有利于工人的法律也通过了。1919年3月关于集体合同的法律通过后,在1919年就签订了557个合同,在1920年345个。尤其是1919年4月23日通过的八小时工作日法律。至今人们还可以记得工人阶级如何正确地重视缩短工时,重视缩短工时减少对于在现代生产速度下疲于奔命的男女工人的意义,它给劳动者提供了休息和提高文化的机会。最后,1919年7月25日通过了组织职业教育的法律(阿斯底埃法),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进展。

各行各业的工资也争得了很大的增加，这种增加往往采用生活费津贴的形式；津贴平均相当于工资的20%到25%。

工人阶级并非只为经济要求而斗争。它也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反对帝国主义在俄国的干涉行为。码头工人、海员及铁路工人多次拒绝为干涉军运输军火。在黑海，水兵曾拒绝作战。

官方统计指出，1919年发生了2,200次罢工，参加者有116万工人，但是运动还没有到达顶点；在1920年才到了最高峰。

1920年

1920年1月，为了反对低工资和要求取消对贝列居罢工工人的处罚，铁路工人，特别是巴黎地区的铁路工人沸腾起来了。在矿工和银行雇员中运动也发生了。

2月份，维勒乃佛调度站(巴黎——里昂——马赛线)的工人们停工抗议一位工会干部被解雇；罢工迅速扩大到巴黎、里昂和第戎的乘务员工，后来又扩大到巴黎——里昂——马赛的整个铁路网。铁路当局进行反攻，开除300名罢工工人。在巴黎工会的倡议下，罢工扩大到国营铁路网，然后又扩大到全国铁路网。从一开始就一直留在运动外面的铁路工会也不得不支持这次罢工。法国总工会的行政委员会表示支持并准备号召其他产业工会也进行罢工。但是政府提议由米勒兰出面在铁路工会和铁路公司之间进行仲裁。在这样含含糊糊的诺言下，铁路工会竟使铁路工人复工。

在3月份，为了要求保证八小时工作日和增加工资，北方省和巴德加莱省9万矿工，卢贝、都尔古安和阿吕安7万织布工人以及上莱因河省、杜省和上索恩河省3万五金工人都曾举行罢工。

5月1日铁路工人开始总罢工。事实上，政府2月份的诺言一句也没有兑现，而且各个铁路公司大批地解雇工人。当时号召

罢工的铁路工会已不再受2月份里妥协的人物比特加雷的领导，而是由有革命倾向的干部，尤其是蒙慕梭和米多尔领导了，他们那时候在铁路工会全国领导机构里已占大多数。罢工的口号一发出后，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们，特别是杜莫林，决定支持这一运动，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铁路工会放弃对罢工的领导权。

铁路工会接受了这个条件，而法国总工会就用“铁路运输国有化”这个一般性口号代替了铁路工人的要求纲领。在此基础上，法国总工会领导方面发动了其他三个产业举行支援罢工：5月3日矿工、海员和码头工人；5月8日五金工人、建筑工人和运输工人；5月10日电气工人；11日煤气工人和家具工人。

不久，总共就有150万罢工工人，但是政府却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地限制了罢工的规模，特别是用镇压和以军队代替罢工工人的办法。5月20、21、22日法国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开会，会上产生了两派的争论，一派主张发动总罢工，另一派想结束罢工。结果后一派占上风，于是法国总工会号召复工。19万铁路工人决定继续罢工下去，但从此以后他们被孤立了。工会里的革命领导们在“阴谋危害国内外安全罪”的借口下被捕；比特加雷及其同伙再度掌握铁路工会，并在5月29日结束罢工，工人的要求丝毫没有得到满足。

通过1920年5月的这些伟大的运动，战后初期的斗争攻势达到了最高峰。工人的高潮被破坏了。于是资本家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反攻。镇压接着就来了：2万多铁路工人被解雇。他们对增加工资要求的抵抗更加顽强了。

工人的斗争不久又兴起，但是困难更大了。

1920年11月和12月发生了一系列的地方性罢工。里摩日5,500陶瓷工人的罢工持续了8周之久（复工时，每天增加三个半法郎的要求并未达到，而只是获得了一点点令人啼笑皆非的家属

津貼)。另外还有馬賽化学工人，波柯 2,000 五金工人和圣吉隆造纸工人的罢工等。

1921 年

1921 年里，资本家愈加公开地对工人的既得利益进攻：在很多企业里，特别在纺织业中，他们用取消前几年被迫发给的生活费津贴的办法来削减工人的工资。

然而，生活费用继续不断上涨。如以 1914 年为基数 100，物价指数在 1921 年就达到了 383。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物价上涨情况：同 1914 年比较起来，面包从 0.45 法郎增加到 1.05 法郎，一公斤牛肉从 2.64 法郎增加到 9.05 法郎，一公斤黄油从 3.33 法郎增加到 15.40 法郎，一公斤糖从 0.75 法郎增加到 3 个法郎，洋山芋每公斤从 0.22 法郎增加到 0.68 法郎，100 公斤的煤从 6.40 法郎增加到 21 个法郎，男装从 50 法郎增加到 160 法郎，皮鞋从 4 个法郎增加到 15 个法郎。

工人的抵抗极为强烈。尽管有镇压，工人们还是发动了强大的运动，特别是反对减少工资，使资本家的打算落空的运动。

在 2 月份，欧勃省纺织和五金工人的罢工迫使资本家取消减少工资 1 个法郎到 1.60 法郎的决定；卢贝-都尔吉安 10 万男女纺织工人发动了 102 天的运动，反对取消生活费津贴。9 月份在一切大的纺织业中心，工人们也停止工作，反对减少工资。在佛日有 35,000 罢工工人，在里尔有 6 万人，在罗安纳有 25,000 人，在欧勃省有 12,000 人（在特洛阿和罗米伊，罢工发展为巷战）；在维安纳，工人们占领了纺织工厂 24 小时之久。在 10 月份，巴黎青年建筑工人和圣儒尼安的造纸工人举行了罢工。

1921 年共计有 500 多次行动，有 40 万罢工工人。

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行动

战争期间工人群众和“神圣同盟”的工会头子之间的分裂在战后的年代里更为加深了。

法国总工会、各省工会及各产业工会的领袖们大多数在战后没有放弃阶级合作的政策。鉴于群众的斗争意志及主张阶级斗争的反对派在工会中的出现，他们的方针采用了不同的形式和方法，但是内容还是阶级合作那一套。

工会领袖的这种态度和我們上面所强调的深入的群众运动之间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这种阶级合作的理论和实践同战后许多大罢工的愈益具有革命性质之间，又存在着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占多数的这些领袖同石屋一起提出一个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改良的计划。这种“建设性的工会运动”的思想早在战争中已经产生；1918年12月15日，全国委员会就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了“最低纲领”。

这个纲领包括了工人们所十分关切的经济和社会要求：八小时工作日，保护女工和童工，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改善劳动保护，扩大社会保险，普遍签订集体合同，反对生活费高涨的斗争；它也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政治口号：一切工人得享有工会权利，集会和言论自由，大赦，恢复宪法规定的自由。但是纲领起草人的得意之笔并不在于这些东西，而是在于提出“国有化”以及论证国有化必要性的理由：

“经济改组只有当国家恢复、保持或确立对集体财富、对生产和分配手段的社会所有权时，才能够产生一切有益的结果。”

我们看到，这一套既不是为了打击托拉斯的势力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也不是为了扩大民主，和在反对反动的垄断组织中加

强民族独立。这一套是为了帮助“经济改组”，也就是以某些改良作为代价来帮助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

綱領的真实内容已經明显地表现于它实际上是企图假借“公众利益”的名义，使工人阶级在統治阶级作出某些“牺牲”的代价下，参加发展资本主义。

然而，历史經驗証明，要取得经济、社会和政治要求的胜利不能依靠工人们同资本主义共命运；而主要是依靠反对资本的斗争。

这一批評也适用于国有化口号。这个目标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經驗恰恰証明不能孤立地看这个问题，而是应联系到群众运动来看。这样一个口号的实现事实上主要不是靠上层談判，而是靠群众斗争，群众在提出当前的经济要求的同时，为了使既得利益本身有保証，也提出必要的政治改革，以便使国有化具有真正民主措施的性質。

他們在最低綱領里閉口不談这种群众斗争；他們向群众提出一种所謂“积极的”行动：

“1918年7月，法国总工会全国委员会指出，我们的方向应是一种积极的行动，不是单靠进行街道上的骚动，而是把生产的管理掌握到我们手中来。”

綱領的其余部分說明了这一“积极行动”的道路是要設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下面設有一些地区委员会，它們将确定复員的規則和恢复经济的条件”，并且还要有“工人监督”。

当工人们期望有深刻的变革的时候，这样一种宣傳斗争沒有用处的方針，只可能散布危险的资本主义和平转变的幻想。

一方面资产阶级庆幸这种思想在无产阶级当中的扩大傳播，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在工会里积极活动的革命工人却在大力抗拒这样的綱領。

这一时期中工人斗争的发展，主要是由于这些积极分子的主动性和群众的斗争性，而那些死抱住纲领不放的人丝毫不关心去扩大和配合这些行动。他们甚至于多次努力破坏工人的斗争。当议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法时，全国委员会的领袖们就已经表示反对5月1日在街上举行示威游行。尽管他们想破坏，尽管政府干涉，示威游行依然举行了，而且提出了有如“立即实现八小时工作法，增加工资，停止干涉苏维埃共和国，立即复员，要求正义的与持久的和平”等口号。

1919年3月通过的集体合同法提供了新的阴谋活动的可能性：当某一产业里的不满情绪增长时，或者行动即将开始或已经开始时，工会领导可以签订一个“协议”，其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利益，不过是暂时缓和一下激烈的情绪，从而破坏正在成长中的运动的团结。

这种签订妥协性协议的策略，在长期罢工后，为了使无产者能够“松一口气”和重新组织起来，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像上面所说的情况，在工人群众发动攻势的时期，如果要执行这一策略，那就会违背工人的利益。

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碰到不征求有关群众的意见而草草签订协议的做法：在1919和1920年这种做法多得很。这种可疑的妥协往往作这样大的让步，以致工人们起来谴责协议，继续为取得更大的成就而斗争；人们还记得在1919年6月有15万巴黎五金工人起来反对工会签订的合同并举行罢工；这次运动既没有得到产业工会领导也没有得到总工会领导任何有效的帮助。

更令人不满的是这些领导方面在1920年2月和5月大冲突时候的态度。人们看到铁路工会比特加雷的领导怎样在政府仲裁的简单诺言下号召复工，破坏了2月罢工。人们也看到，总工会领

导方面怎样把铁路工人5月罢工的领导权抓过去，歪曲了运动的性质，以非常含糊的国有化目标来偷换动员铁路工人的增加工资和反对处分工人的口号。最后，人们还看到总工会领导方面强制执行一个所谓“进攻的浪潮”的策略，其内容就是从上面发号施令，仅仅在支援铁路工人的口号下，发动各产业部门的工人相继地进行斗争。

这样政府和资本家就完全有把握破坏每一个运动，而在造成一系列失败后，终于使工人全面复工。

蒙慕梭在多年后重新研究这些事件时，写道：

“法国总工会中央机关的领袖们，在1914年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了神圣同盟，密切地同‘国防’政府合作，他们失去了群众的信任，而且在铁路、建筑、五金、纺织、公务员工会中又被革命的少数派夺去了许多决定性的地位，他们相当狡猾地搞了一些阴谋，来把持一些大的运动的领导权，特别是1920年5月的大罢工的领导权，以便破坏罢工和进行工会分裂。”^①

最后，总工会领导方面对于保卫十月革命表示怠工也是很明显的。除了为救济“俄国的贫困”而进行的募捐运动之外，对于严肃地组织群众反对干涉这方面丝毫没有作什么工作。而这方面的突出的积极支援行动仍是革命干部领导下的工人群众所进行的。

工会内部革命反对派的上升及1921年的分裂

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这种方针和活动激起了强烈的愤怒；这种愤怒在战时已经产生，而且不断扩大。

在一切大的运动里，反对派的干部都是站在战斗的最前方；他

^① “1920年大罢工和公务员目前的斗争”，国际社会出版社1933年出版，第四页。

們提出和保卫的口号大都为工人們接受，因为这些口号合乎他們的需要和願望，而多数派提出的“經濟改組”，“国有化”，“經濟委员会”等等口号，大多数都不合乎他們的需要和願望。

所以，所謂“少数”的反对派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它在历次大会上不断进展：在里昂大会上(1919年9月)它获得了六分之一的票数，而在1920年9月奥尔良大会上則已获得三分之一的票数(在总工会领导方面是69对1,482票)。他們的影响在各产业工会和省工会领导方面也有进展。

然而，这些数字还只是不完整地反映出少数派的上升情况，因为总工会和产业工会大会采用的投票方式歪曲了民主的原則：會員多的工会同影响极小的工会一起投票，于是就处在不利的地位。而在會員特別多的产业里，少数派占压倒的优势。在比較接近群众的各省工会的代表大会上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此也就說明少数派在省工会里比在产业工会里进展得更快。不久，塞納省工会就处在少数派的领导之下了。

为了促进总工会的民主生活并使更符合于工人利益的方針取得胜利，在奥尔良大会后，反对派自己組織起来了：它为此目的成立了“革命工会委员会”(革委会)。

总工会领导方面进行强烈的反击：1920年11月的全国委员会譴責了革委会并且提議要开除少数派。它的动議說：

“这一行动(革委会的行动)應該受到处分。执行与否由各工会組織自由决定。”

但是总工会领导上并没有等到革委会成立后才开始分裂活动。实际上，他們把革委会的成立当作一个借口来把他們在铁路工会内部已經进行的活动加以普遍化。可以举例証明：

人們知道铁路工会多数派領袖比特加雷怎样在1920年2月

迫使工人复工，这是受到法国总工会领导方面的支持的。这一阴谋是他的致命伤：1920年4月21到24日铁路工会在雅比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他落选了，而反对派领袖之一蒙慕梭当选为总书记。但是不久后，新当选的工会领袖们在罢工高潮时被诬“阴谋叛乱”而被捕。比特加雷及其同伙马上重新夺取工会领导，停止罢工运动，并且召开代表大会，以使他们的“政变”合法化。可是被诬告的人被释放，恢复了自由，他们出席了6月的大会而且再一次击败了比特加雷一伙人。于是比特加雷等人退出大会，成立一个新的工会，并且把争执告到法国总工会，法国总工会承认这个分裂工会，但是当时不马上把老工会赶出去。比埃·塞马尔当选为老工会的总书记。法国总工会在不久后把老工会赶走，这样就使分裂成为定局。

在“多数派”领导的一些产业工会里，1920年法国总工会全国委员会会议后，马上就把它少数派的干部和少数派领导的组织排斥了出去。例如农业工会，纺织工会，建筑工会和职员工会都是。

应在1921年9月在里尔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提早在7月开了。会上反对派获得了1,348票，多数派1,556票。少数派在最近的将来将获得胜利是无可怀疑的了。

加斯东·蒙慕梭的发言压倒了整个大会的讨论，他说：

“……似乎我们已经到达工会运动应该揭开它历史的新的一页的时刻了，这本过去完全是战争的历史即将被刷新了。

在一些事件的过程中以及自从1914年以来，产生了一种脱离革命的工会运动精神的可怕偏向。1914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精神状态的起点，那时候，人们把阶级利益和工人利益搁置一边，以便把它溶化在民族利益中。人们一再重复这一公式，在一次又一次的大会上搬弄这一公式，现在这一公式已被改变成所谓整体利益了。在法国总工会，人们已不再讨论阶级利益而谈整体利益；人们

已不为工人的利益也不以工人名义确定有关工人利益的綱領，而是以整体利益的名义确定綱領。这些就是原則上和思想上的混乱。而我們之間的分歧也就在于此……”

接着蒙慕梭发表了以下的严重警告，这一警告后来得到了証实：

“……你們不是要把一派的独裁强加在我們身上嗎？

……这就是你們的排斥和分裂的政策，到会的干部都将对此負責。我們已尽一切努力来維護工会統一，而分裂正躲在工会紀律的幕后化裝，但是分裂的危机存在着，所以就要向你們警告。”

多数派的領袖們事实上已經下决心要不顧一切地摆脱少数派。

1921年9月19日的全国委员会上，他們又一次譴責“革命工会委员会”，并且发出了最后通牒。动議上明确指出說：

“任何組織，如果不遵守通过的決定，就是故意把自己放在工人統一之外。”

此后的两个月內，分裂工作在一个两面的策略下进行着。在“多数派”掌握领导的产业工会和省工会里，他們大批开除反对派的工会和干部。在反对派占多数的产业工会和省工会里，他們不能实行同样的办法。在这些情况下，被打敗了的过去的多数派就退出組織，成立新的产业工会或者新的省工会；而法国总工会就馬上承認新的分裂組織，把老的开除出去。所以这也是开除，不过分两个阶段而已，铁路工会的情况就是如此^①。

为了維護統一，少数派尽了最大的努力，1921年12月23日他

^① 1921年9月全国委员会票数的分配情况說明了“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力量对比：前者拥有27个产业工会的领导，反对派则拥有12个产业工会，而反对派拥有41个最大的省工会的领导，多数派则拥有36个省工会。

們召开了一切組織都能参加的大会。在会上他們决定，为了消除分裂的任何借口，工会組織应退出革委会。他們还要求法国总工会在1922年1月初召开一次特別代表大会。

12月27日法国总工会行政委员会沒有接受这一要求；虽然当时已經沒有工会加入革委会了，它仍然不收回开除的决定。于是分裂就成定局。当时法国总工会已經只剩92万多名会员，在下一年就减少到373,400人。

少数派还是一再号召統一。他們向法国总工会領導上作了許多努力，使它撤消开除的决定。尽管他們的各种建議被拒絕，他們还是等了好几个月不願意成立另一个組織。最后，拥有36万会员的各工会肯定地被排斥出法国总工会之后，终于在1922年6月25日到7月1日在圣泰田召开了代表大会。他們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心：法国統一总工会，后来它就加入了新的工会国际：赤色工会国际。

多少年之后来回顾这些事件，人們当然可以看出，少数派方面，特別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不耐烦情緒（这在一个革命的反对派运动里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以及笨拙的地方（由于缺乏經驗而且对于群众性的工会运动及其需要又是“新手”）。也許人們甚至于可以問，是否少数派有成立革委会这么一派的必要。但是不能把革委会的存在作为分裂的主要原因；人們看到，甚至于在铁路工会內部打下分裂的基础之前以及在作出工会应退出“革命工会委员会”的决定之后，总工会領導方面絲毫沒有停止其分裂活动。

然而應該強調指出，“少数派”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在反对階級合作旗帜下結合起来的少数派在一切問題上远非一致的。統一的策略，对工会运动的看法，工会与党的关系，以及其他像俄国革命的意义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質等問題，都是看法最分歧的一

些問題，而這些不同的看法不久就在法國統一总工会內部造成了摩擦。

但是無可爭議的而且也應強調的一點是大部分改良主義領袖要分裂的決心。這種決心即使少數派作任何讓步都不能動搖。這是同改良主義者的階級合作政策相符合的：正像 1920 年破壞罷工一樣，分裂是破壞群眾運動的方法。這些領袖的目的是把革命的工人們從 1895 年以來一向是法國無產階級統一的組織——法國总工会里趕走。主張分裂的人至少以為，把今天是少數派而將來很快會變成多數派的人排斥以後，法國总工会就可以更自由地執行其階級合作政策了。

然而，在開除以後，法國总工会內部還有一些幹部雖然無疑不同意反對派方針，但是也不贊成分裂。他們在不久后就同其他的人努力恢復工會運動的統一。

戰後這段時期中，工人運動分裂得很厲害。在統一的社会黨內部，事實上也由於類似的原因而產生了分裂。在 1920 年的都爾大會上，黨內大多數決定加入新的國際——第三國際。少數派，包括雷翁·勃魯姆和保爾·富爾，拒絕服從大多數的決定，就退出黨，不久後另外成立了社会黨，然而多數派繼續留在一個新式的黨內進行鬥爭，這就是共產黨。

工人階級艱苦的 15 年開始了，它由於分裂而削弱，遭到反动力量的攻擊。

儘管有這一切情況，資產階級並沒有能擊敗法國工人運動。它勝利地抵抗着，而且不久在實現統一後，它堵塞了走向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並在 1936 年 6 月獲得了空前的勝利。

(三)困难的年代。分裂的工人阶级 面对着资产阶级的进攻 (1921—1934年)

1921至1929年间的经济情况

在1929年以前的几年间，生产力相对地提高了，这就给人以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的印象^①。

在战争期间因军事需要而加强了的生产机构已部分地转为和平经济的生产。有丰富的矿藏的阿尔萨斯、洛林重归法国，北部和东部被毁坏地区的重建，这些都是刺激法国经济发展的因素。

法国的总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战前水平：1928年的生产等于1914年的130%。其中基本工业增加得特别多：铁产量在1913年是500万吨，1927年达到800万吨，钢的产量从460万吨增加到930万吨，煤的产量在同一时期从4,000万吨增加到5,200万吨。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也有显著增加。

从这个暂时的繁荣中受到利益的是那些在战争期间壮大起来的大资本家。因此，经济的恢复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大工业公司合并了，因而产生了大托拉斯，这些托拉斯控制着主要的大生产部

^① 我们并不企图以这些有关法国经济情况的介绍来写一本法国经济简史。我们要更简单地回顾工人斗争是在怎样的总形势下开展的。

門，特別是鋼鐵、化學、電力和食品製造等工業；信貸銀行以長期的投資和貸款控制了經濟生活；銀行和工業之間的結合，保證了金融資本的無上權力。

這種發展對中小企業，首先是手工業作坊不利。在木材、建築、皮毛和機械這些一直到那時為止保持了相對獨立的企业，也衰退了並受到了壟斷資本的控制。

官方統計數字可說明這種集中：從 1906—1926 年，雇有 1—5 个雇員的企业中的工資勞動者的數目減少了 8%，同時雇有 100—500 雇員的企业中的工資勞動者的數目增加了 68%，而雇有 500 多雇員以上的大企业的工資勞動者的數目提高了 79%。

然而，這是一種相對的“穩定”，因為這種變化是在我們已經談到過的資本主義總危机的範圍內發生的。

事實上，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增長遭遇到缺乏銷售市場的困難。

國外市場縮小了：例如，1917 年以前，法國資本主義在沙皇俄國投了資，在那里有銷售的機會，並處於受優惠的商人的地位。現在資本的擴張不能達到蘇聯的市場了。另外一方面，殖民地的困難以及殖民地人民所受到的超額剝削也造成了殖民地市場的衰退。

除了國外銷售市場遭遇到危机以外，國內市場也縮小了。隨着超額剝削和通貨膨脹，工人的購買力降低了；技術的發展和勞動強度的加強引起了長期失業（按計算，在 1927 年有 20 萬全失业者和 150 萬半失业者）。

因此，這種繁榮並不是建立在健康的基礎上的。它是暫時的。它表明一個特別嚴重的衰退的開始。在 1929 年，空前猛烈的經濟危机就爆發了。

雇主的反攻和工人的抵抗

由于经济的稳定而暂时加强了的大雇主，继续进行在 1921 年 5 月的罢工以后开始的对工人的生活条件的进攻。他们企图收回在革命的浪潮中他们被迫让步而给工人的一切好处，甚至还要走得更远。工资停留在最低水平而物价不停地在上漲；在失业已造成了劳动力后备軍特別多的工业部門中，工资的遽降，甚至有法令規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規定遭到破坏，因为劳工监督机构提出的法律允許資方收回亏损并違反八小时工作制。

除了这些对工人阶级进行超額剝削的“正統”方法之外，雇主还实行了名为“合理化”的新方法。这就是强制实行符合于战后的技术改进的“更合理”的工作方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样一种改进就加强了劳动强度，也就是說加强了对工人的剝削。很多工人被赶出了工厂，不能再找到工作；仍然留在企业里的工人要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力气来工作；随着速度的加快，工伤事故也增加了。

雇主也改善了他們自己的組織。他們組織成了联合会，并在 1919 年成立了“法国雇主总理事會”。从这时起，反工人的斗争就是有組織和互相配合的了，对工会干部进行了有計劃的迫害，每当有斗争发生，关厂便变成了規律。

工人阶级并不是消极地忍受着这个反攻的。他們斗争着，但是条件更加困难了，分裂和雇主的镇压已經在事实上削弱了工会。所有各总工会的会员一共也不超过 150 万。85% 的工资劳动者沒有参加工会：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低潮阶段。

一直到 1923 年，发动还是相当多的，其規模是相当大的。1922 年的发动有：維安納 7,000 紡織工人的罢工、哈佛尔工人进行罢工

时有4个工人被警察杀死。奥丹库尔和里尔25,000纺织工人的罢工以及巴黎10,000公务员的示威。1923年的行动有：艾尔波夫-卢维埃13,000纺织工人的罢工，阿吕安和罗米伊工人的罢工，然后是卢昂码头工人的罢工，巴黎矿工、建筑工人和巴黎煤气工人的行动。

从1924到1927年之间，罢工次数减少了。每年不过1,000次运动，最多有30万工人参加罢工。这些运动几乎都是由工资的降低所引起的。其中大多数都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虽然罢工的时间都达数星期之久。在1924年圣泰田和瑟堡的五金业，罗安纳、敦克尔克、阿吕安和卡伊谷地的纺织业以及巴黎雪特龙汽车工厂都发生了这种行动。在1925年，纺织、建筑和陶瓷业进行了罢工，4万银行雇员停止了六个星期的工作。在1926年巴黎、里昂和马赛的五金、纺织和邮电工人进行了罢工，在1927年沙尔里欧的纺织工人和巴黎雪特龙汽车工厂工人进行了罢工。

1928和1929年，罢工运动有些恢复。罢工运动扩展到了大的行业，如勃里埃的矿工、瓦朗西安纳的五金工人和巴黎的建筑工人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的斗争。

法国统一总工会的下属工会是领导工人进行这种工人反抗的中心。它们组织反对“合理化”的斗争，同时它们不断地更深切地关心工人的各种各样的切身要求。它们在工人选出的罢工委员会中实现统一，以努力发展企业基层的斗争。在保卫经济要求的同时，法国统一总工会还促进反对镇压和反对战争的斗争。在1923年，它领导洛林矿区进行反对占领鲁尔的辉煌的支援运动。^①当埃森

① 反对占领鲁尔的运动：1923年法国政府在比利时的支持下占领鲁尔区，但因占领费用浩大，引起国内通货膨胀，人民不满，反对继续占领鲁尔，这个运动是1924年政府选举失败的主要原因。——译者

工人进行示威，以及当我国的士兵們拒絕向德国的失业者开枪以后，普恩加萊^①逮捕了馬塞尔·加香、蒙慕梭、比埃·塞馬尔和加布里埃·貝利，指控他們有“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在1925年，統一总工会参加了反对摩洛哥战争的全国斗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号召进行总罢工，因而在10月12日有150万工人停止工作。1930年8月1日，它又組織了强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

1929年的經濟危机

1929年，資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經濟危机。

这不是偶然的事。經濟危机是資本主义发展和資本主义积累法则的自然結果。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大师很早以前就指出过“資本主义生产所处的恶性循环”。

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这个问题这样写道：

“現代的資產階級社会，連同它的資產階級的生产和交換关系，連同它的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关系，曾經像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龐大的生产和交換資料，現在它却像一个魔术师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喚出来的魔鬼了。所以，几十年来的工商业历史，只不过是現代生产为反抗現代生产关系，即反抗那作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資產階級是用什么方法来克服这种危机的呢？一方面是破坏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則是夺取新的市場，更加彻底地榨取旧的市場。这究竟是怎样的

^① 普恩加萊(1860—1934)：法国資產階級政治家，1912—13年任总理，1913—20年任总统，1922—24年、1926—29年再任总理。执行反苏反共的政策，选軍魯尔就是他干的。——譯者

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一种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一种办法。”^①

危机的基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和消费之間所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平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

“一切现实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在这里：人民大众是貧困的，他們的消費是受着限制的，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这样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它的限制。”^②

1929年的經濟危机和过去所有的危机的原因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是在縮小了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是属于资本主义总危机范围以內的，因此它的規模远远超过一切过去的危机。

1914—1918年的大战除了人的損失以外，使世界財富耗費了1,700亿金美元，1929—1934年的这次危机損失了2,500亿。

全世界生产(不包括苏联，苏联的制度是不会有危机的)降低了40%，世界貿易降低了60%。美国工业在1933年底等于1929年水平的65%，英国等于1929年的86%，德国等于66%。

从1934年开始，生产停止下降。首先是生产停滞，然后是有某些恢复。但在1937年底，新的危机又来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没有結束。

法国所受的影响虽然比較晚，但也未能躲避这个危机。以1929年的生产量的基数为100，1930年降到88；1931年降到75；1932年降到62。1932年煤的开采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这个时期鋼的生产的吨数只达到1929年的60%。机器制造的指标在1928年超过了100，1932年是69.6。与1930年相比，其他工业部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1—472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22頁。

車 28 法郎，五金工人的工資从 1929 年的 35 法郎降低到 25 法郎。在巴黎的五金业，每小时的工資从 1930 年的每小时 5.86 法郎降低到 1932 年的 5.22 法郎。有些工資是少得荒唐的：在巴黎的高級服装业，一个新手每星期只拿 140 个法郎；在賴伐尔做皮鞋的熟練工人每天只拿 12 法郎，而有时每星期还有 4 天失业；在里昂的紡織厂有每小时 1.40 法郎的工資。

政府方面又以减少津貼来降低公務員的工資，并开始实行一种几乎完全是以解雇为基础的“行政改革”。从 1930—1935 年，发給工人的工資总数减少了 $\frac{1}{3}$ 。

雇主繼續进行强迫性的“合理化”措施：例如，井下矿工每天的产量从 1929 年的 997 公斤提高到 1934 年的 1,283 公斤。采用了一些很复杂的付酬制度来刺激工人，它們使工人們为了很少的一些金錢利益而增加产量（如泰勒制、比道尔制、来弗尔制等等）。

这些措施造成了购买力的很大降低、劳动条件的惡化，和工人阶級的很大不滿。

除了这种贫困之外，还有雇主的专橫。雇主的无耻和傲慢是沒有止境的；雇主在他們的企业里像国王一样。企业里的迫害已达到頂点；首先是雇用上的挑拣，工人积极分子都一概被拒絕。我們所称工人积极分子也包括着法国統一总工会的普通会员。事实上，工会是在一种半秘密的状态中工作的。

然而，单凭这种镇压还不足以制止工人运动。因此，雇主就增加了进行镇压的特务和包探的数目，并成立了忠于他們的工会，那就是所謂“职业工会”，“联合性工会”和“建筑业綠色工会”。他們也利用一些天主教工会，特別在北部和东部，来加深工人的分裂，并破坏工人进行的运动。

3. 阶級矛盾尖銳化了。虽然有困难，虽然工会組織还有弱点，

并且失业现象仍存在,但是由于法国统一总工会的推动,工人的反抗变得有组织起来并且发展了。企业里的统一行动有了显著的进步。

行动的规模变得更大了。1929年有43万工人参加将近1,200次罢工,1930年,85万工人参加将近1,700次罢工,其中20万北部工人和30万矿工进行了24小时的总罢工。1931年,矿工和纺织工人进行了强大的运动,1932年,福杰尔的建筑工人和皮革皮毛工人,哈佛尔和敦克尔克的纺织工人和港口工人进行了罢工。

1933年工人斗争有了新的高涨:1月,阿尔芒梯埃6,000工人和巴黎的1,200制砖工人进行了总罢工;2月,公务员工举行了多次停工和示威;3月,在雪特龙汽车工厂中发生了罢工;4月,矿工的总罢工和4,000南方农业工人的运动;8月,18,000斯特拉斯堡工人为了保卫工资和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停止了工作。肖尼的船员也进行了斗争,然后北部的船员也跟着进行了斗争。

虽然这些行动经常是为了反对降低工资。反对“合理化”和镇压,但是它们的发展越来越具有明显的进攻性质:他们要求提高工资,修改时间定额,缩减工时。

工人在这些行动里证明有很大的战斗性。他们为了保卫罢工,为了反对罢工破坏者和警察的残暴干涉而斗争。1931年6月,在卢贝,罢工的纺织工人挫败了别动队;1932年在维安纳和1933年在北方省斗争的工人树立起障碍物进行抵抗。到那时为止还停留在运动之外的工人们也参加了战斗:公务员就是这种情况,在1933年6月他们在巴黎的大街上游行,并与警察队伍相持了几个小时。

与前几年相反(当时大多数罢工都受到了挫折),从1930年至

1933年，工人的胜利較多了：在1930年，30%的发动是以胜利告終的，在1931—1932年，平均60%的罢工获得胜利。

組織在委员会里的失业工人也采取了行动。他們要求工作和救济。在1933年，他們的示威变得經常化了。这是真正的“飢餓游行”。6月，2,000名圣納捷尔的失业工人在南特游行。11月，北方的失业工人在巴黎游行。

經濟危机也影响了中产階級的人們。千百个小农都破产了，小商人也受到了破产的打击（在1930到1932年之間，他們的数目减少了10万）。随着日益增长的不滿，1933年展开了强大的抗議运动：在沙脫尔，4,000农民冲进省政府，抗議农产品价格的降低；在坎貝尔，20,000农民为了同样的要求举行示威。

4. 在日益高漲的群众运动面前，工人們的战斗性在进行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中表現出来了，資产階級感到用資产階級民主已无力制服不滿，并且不能保障他們备战的后方，这就是他們求助于法西斯主义的原因。

法西斯主义已經在意大利，而后于1933年1月在德国建立起来了。

法西斯主义不单单是一个反动政府代替了另外一个反动政府。这是一个新的資产階級的政权形式，它公开依靠暴力、强制、政治欺騙和腐化。法西斯主义就是取消所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是資产階級的有限的权利和自由；就是取消共和国法制。

法国資产階級，特別是最反动的法国金融資本家，学着德国和意大利的榜样走向这条道路。

內战的法西斯集团成立起来而且开始活动了，在这方面他們利用已存在的反动組織，如“法兰西行动同盟”和“青年爱国者”。他們也成立了一些新的組織，如罗克上校的“火十字团”、“納稅者同

門生产降低的百分比如下：汽車 22%，建筑 32%，紡織 20%，五金 30%，机器 31%。

这次經濟危机引起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1. 經濟危机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了。这些国家，由于缺乏銷售市場，正在拚命地爭夺市場、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冲突的危險增加了。一些战争的温床产生了。在1931年日本占領中国的东北而开始了对中国的战争。在1933年德国法西斯企图改变国界。不久以后，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然后德国突然襲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开始了。

2. 危机对工人阶级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失业发展到相当大的規模。资本主义世界无工作的人数达2,400万。在法国，官方統計承認在1933年有313,000受救济的失业者；这个数字在1934年提高到412,000，1935年439,000。实际上，实际的失业数字还要高得多，因为并非所有的沒有工作做的人都得到救济：在1933年失业实际数字提高到100万以上。除了失业工人以外，还有数十万工人不能按正常的工时进行工作。在紡織业中和矿业中，80%工人半失业，在五金业中有70%半失业。整个說来，在1933年，全失业或半失业的工人占到工資劳动者的一半。

雇主利用这种形势加强他們的剝削。这就是在生活費用不断上漲的时候，向工資展开了总攻。有时，例如在紡織业，雇主殘忍地降低工資10%、20%，甚至30%，有时停止发津貼，降低等級或降低計件工資；有些地方他們强迫工人加班加点不付工資。“社会博物館杂志”于1937年在这方面举了几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1933年，加尔省矿工工資从每开采六車30法郎降低到每开采12

盟”、“法兰西团结会”等等。这些组织并不掩饰它们破坏工会的企图，并学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匪徒的样子鼓吹对“挑拨者”进行“人身”的斗争。“职业工会”是由雇主帮助建立起来的，失业者的组织也是这样，其目的是使工人们不去对造成他们的贫困的真正罪魁进行斗争。他们采用疯狂的造谣欺骗来推动法西斯的宣传。这些组织和所有的反动报纸企图使工人，特别是中产阶级，起来反对共和国；聳人听闻的丑事，如斯塔維斯基事件^①（这件事牵连了许多政府中的政客），助长了这种反对共和制度的宣传。

反动力量企图以不断侵犯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办法来创造有利于夺取政权的条件。又通过了一些打击工人的新法律；蒙齐的一个通知就禁止了公务员的罢工权；警察机构加强了；1934年建立了60个新的别动队。

但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反动派首先就分裂工人。这种分裂使得独裁制度在德国和意大利得以建立。法国工人运动从这个弱点中吸取了教训：只有工人在工会范围内的统一和工人政党在政治上的统一行动才会打败法西斯主义。

^① 斯塔維斯基事件：1934年初，一个白俄侨民斯塔維斯基投机倒把，并贿赂政府官员，右翼政党利用此事件取得政权，法西斯分子并乘机示威，企图搞法西斯政变，但在法国工人阶级的抵抗下，未能得逞。——译者

第三章 1934--1939年

(一)工人階級的胜利攻勢

从1934年到1939--40年这一时期的特点首先是工人階級的强大攻勢。当时，工人階級經過1934年2月的反法西斯斗争、工会統一的重建和6月大罢工，随后在經濟要求和保卫民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从1937年起，开始了資產階級的反动阶段，这个反动阶段以战争和納粹占領为其最高峰。

1934年反法西斯的偉大創舉

1934年2月，反动的資產階級認為試行其武力政变的时机已經到来。

它的各种叛乱的組織已經准备好，并且已經把它們的行动配合起来。資產階級在国民議會、在參議院、在巴黎市議會一直到以达拉第为首的政府內部都有尽忠于法西斯主义的人。法西斯分子所領導的学生和退伍軍人的街头示威在拉丁区和香榭丽舍大道上連續发生。

使得这种騷扰更容易发生的原因是：通过警察总监夏普，警官

們被法西斯主义爭取过去了，并且警察被煽动起来反对工人阶级和民主組織，警察反对它們已經有許多年了。

2月6日晚，叛乱以迅速和空前剧烈之势发生于巴黎协和广场。叛乱首先针对国民議會，企图加以攻击，25,000名巴黎工人在香榭丽舍大道进行了反示威，示威者与警察及叛乱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法西斯暴动遭到了失败。

在工厂企业里，巨大的激动和憤怒在发展着，虽然工人阶级根据本身的体验認識到資本家的国家是資本实行统治的政治工具，但是工人阶级对于这个国家政权的形式是不能漠不关心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当然保证了資本家对政权的领导，然而这种民主与个人专权和公开独裁相比还代表着很大的进步；它給工人阶级以一定的权利和自由，一定的宣傳、組織和斗争的可能性，利用和发展这种可能性，就有助于无产阶级反对資本家的斗争。

工人阶级在其阶级組織的教育和领导下，决心要打败法西斯主义。

2月7日法国統一总工会下属巴黎地区的五个工会决定了进行反法西斯总罢工的原则，并且与参加法国总工会的工会接触，后者的公用事业工会，也决定罢工。法国总工会的許多干部一再催促法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法国总工会这时召开了行政委员会，会上决定号召于2月12日总罢工。

但反动派繼續进行襲击，达拉第內閣同日辞职，代替它的是公开反革命的杜美格政府，閣員中包括貝当和賴伐尔。

2月9日，50,000工人迫不及待地响应共产党和法国統一总工会的共同号召，从共和国广场到巴黎东車站进行了示威。警察襲击了示威者；工人们設置障碍物进行抵抗；6个工人牺牲在警察的枪彈之下。社会党的工人和法国总工会的会员在那里与共产党

人和法国統一总工会的會員肩并肩地进行斗争；他們堅持在街道上一直到深夜。

无产階級先鋒队的这一行动是决定性的。它不仅給予法西斯以新的打击，并且增强了工人們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这样，它就为2月12日的总罢工創造了成功的条件。为了总罢工，法国統一总工会与法国总工会同时分別发出号召。社会党与共产党决定支持他們这一运动。

2月12日的总罢工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次罢工是法国工人运动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最大的示威。法国300个城市的将近50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在巴黎区，100万以上的工人停止了工作。这天下午，从芳森出发的法国总工会和社会党所組織的队伍和从民族广场出发的法国統一总工会和共产党所組織的队伍会合了。

法国总工会書記夏雅說^①：

“人們去參加8天以前还預見不到的聞所未聞的事情。

中午一过就在不同的地方集合起来，两队紧密的队伍，緩緩地相向而行，塞滿了整個芳森广场。

在离会合处数十米的地方，他們暂时停下了，他們将采取一个方向走呢，还是向后轉背道而馳呢？

領队的本想要如此做，但实际上不可能。

几天以来吹拂着的团結的风已轉变为大风暴。

两边20万个示威者震耳欲聾地喊出工人們的正确口号和希望的呼声：‘行动統一，行动統一！’

这是友好的欢乐的接触，这是混和，这是溶合。两部分群众溶合为一，他們为同一个决心所鼓舞。

^① “1953年2月在冬季运动場的演說”，1953年3月1日“人民报”，第7頁。

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被打败了，工人阶级统一起来以后就感到自己是不可战胜的。”

法西斯主义的成功不是必然的。某些条件实现以后它就被打败了。工人阶级的干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实现它的统一。没有统一，工人阶级不可能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如此强大和如此坚决的斗争。

从1928年到1934年在社会经济要求方面达成的许多次统一行动为2月反法西斯的统一作了准备。反过来说，反法西斯的统一行动也推进为满足社会经济要求的斗争中的行动统一，并促成了1936年的工会统一。

但是，单靠工人阶级是不能打胜仗的。由于工人们在2月的日子里团结起来了，战斗起来了，这就使那些还在犹豫的群众，特别是那些中间阶层走出中立状态，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

因此行动统一曾经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力量的极广泛的联盟的混凝土。在这一斗争中它团结了全国所有的共和人士，这样，不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或者工人阶级自己都不是孤立的。

走向人民阵线和工会统一

资本家继续对工人的生活条件进行攻击。历届反动政府通过法令对公务员和退伍军人的早已严重的处境不断地加以侵犯。

但是工人阶级为1934年2月的巨大成就所鼓舞，加紧了斗争。

为了增加工资和反对这些法令，工人们进行罢工。例如罗安纳纺织工人和米约石工在1934年底的罢工，特立脱-圣-雷杰五金工人和4,000服装工人的罢工，勃力古和乌衣的建筑业、马赛的精油厂、维洛班纳的纺织厂、康卡脑的海上渔夫、布列斯特的兵工

厂以及1935年馬賽海員的罢工等。

其他的行动方式同样在发展着，那就是群众的游行示威。在1935年7月普冷-圣-得尼的铁路工人、电话总局的职工以及蒙脱罗易的失业者反对法令的示威；5万国家公务员和公用事业职工不顾政府禁止，占领了歌剧院广场；同样在巴黎2万铁路工人举行了大会和35,000公用事业职工在夏比大厅集会。每次集会都与政府发生冲突：1,500名公务员在歌剧院广场被捕，并受到惩办的威胁，在布列斯特和土伦许多工人被警察杀害。

法西斯组织的活动继续在进行，它们受到大资本家的支持和津贴。政府打击工人阶级，但却容忍甚至保护这种反动的煽惑。

民主分子，首先是工人尽力进行反抗。1934年11月11日拥护共和的10万退伍军人为反对反动派而示威。在整个1935年期间，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地方性集会是阿姆斯特丹—柏莱尔伟大的运动^①所组织的，工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这些斗争，1934年2月战斗中所产生的统一运动在工会范围和政治范围内发展着。

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塞纳省党组织缔结了一项协定，1934年7月27日两党的全国领导机构签定了行动统一公约，这种谅解迅速扩大到其他组织，这就促使民主力量得以结合成一支强大的力量。

1934年10月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在毕里爱大厅对这点发表了下述意见：

“我们主张一个争取面包、争取自由和争取和平的广泛的人民团结。以一切代价击败反动派，建立一个广泛的人民阵线。”

反法西斯行动统一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社会党人和

^① 阿姆斯特丹—柏莱尔运动：1935年期间在法国进行的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反战和反法西斯运动，工会也参加在内。——译者

共产党人之間以及他們与真誠的民主分子及其各种組織之間的联系日益增多了。

1935年4月左翼組織在市政选举中取得了初步胜利；可以看作是人民陣綫团结精神照耀下的选举胜利。

1935年6月当反法西斯的行动統一机构在全国範圍內表示人民的斗争意志的时候，根据阿姆斯特丹—柏萊尔委员会的号召在互助大厅內举行了一次會議。参加的組織决定于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獄紀念日，在巴黎和全法国共同举行一次共和分子的示威。

筹备7月14日集会的委员会建立起来了。該委员会由100个不同的党派和团体組成。在它的领导机构中，除了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党之外，也包括两个全国总工会：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統一总工会。在紀念日那天晚上，該委员会轉变为“全国人民团结委员会”。7月14日巴士底獄紀念日在芳森广场举行的示威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外省的情况也是一样。

有工会組織参加的人民陣綫誕生了。在一切城市和地方都要組織人民陣綫。

在一个广泛的集会中，尽管有可以想像得到的困难，但是一个共同綱領草拟出来了。在这个綱領中工会主要提出了工人的經濟和社会要求，这些是工会多少年来为之斗争的要求。这个綱領特別指出：

——提高生活水平；建立全国性失业基金；縮短工时；为老年工人发退休金；农产品重新定价；財政的和民主的改革；

——大赦；裁減軍备和解散叛乱組織；廢除殘暴的法律；尊重工会权利；

——保卫和平；軍事工业国有化，在国际联盟的範圍內进行

国际合作,扩大签订向一切国家开門的条約。

这个綱領将于1936年5月立法选举时付诸全民投票,因为它不仅为了滿足工人阶级的願望和要求,而且也回答了中間阶层的要求,以及一切受资产阶级反动压迫和剝削的人們的要求。

这些使人民陣綫大大向前推进的政治事件是工人阶级政治上的行动統一及其反法西斯斗争的結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工人在爭取滿足社会經济要求的斗争中統一行动的結果。

这些共同斗争推进了工会統一的思想。工会統一成为一种要求,法国統一总工会为发展这一潮流而努力;为重建組織統一而努力的法国总工会干部也愈来愈多了。

1934年10月,法国統一总工会,为了表达着日益增强的要求工会統一的意志,再一次向法国总工会提出建議合并基层工会和召开統一代表大会来确定新組織的章程、方針和领导机构的組成。

而这一次的建議甚至在法国总工会内部也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例如公用事业全国联合会在其1934年9月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項決議,授权参加法国总工会全国委员会的人要求两个总工会的全国委员会之間“立即进行接触,以便締結合并協定”。这个联合会所建議的方式甚至和法国統一总工会的建議方式很相近。

12月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統一总工会所屬的巴黎—里昂—馬賽地区的铁路工会决定合并。

所有这些迫使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不得不同意与法国統一总工会进行談判,为了重建組織統一,相互交換了許多建議和反建議。两个总工会負責人之間进行了多次会見。

1935年7月,經過7个月的辛勤的协商和許多变化之后,一个重建工会統一的協定終于成为现实。

这些談判之所以能够达成,要归功于群众的压力。在各产业

中由于群众的压力，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统一总工会干部之间达成协议，在各产业中建立了协商委员会（铁路、建筑、公用事业、电灯、运输等）。也由于群众运动和统一的实践，“统一工会”才可能在基层实现：加入法国统一总工会的和参加法国总工会的工会组织之间进行了合并。这些发展中的工会是组织统一的支柱，它们推翻了统一道路上的最后障碍。它们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当协议达成的时候，一共有502个统一工会和116个统一工会分会（其中410个是属于铁路工人的）。

在法国总工会所属的公用事业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举行以后，属于两个总工会的其他产业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也先后宣布统一。

1935年9月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统一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后者在依赛-雷-摩里诺举行，前者在巴黎互助宫举行。

两个代表大会在结束时决定举行一次联席会议。

在难以描述的热烈气氛中，两个总工会的代表相继讲了话。

朱利安·赖卡蒙代表法国统一总工会宣布：

“……我们知道，自从1934年2月13日以来大家都看得出，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停止工会统一的前进，因为在街道上，在不断的示威中，法国统一总工会的人，法国总工会的人和独立工会的人肩并肩地在一起，并且推动了在他们后面的无组织的群众，于是开始了谈判，同志们，工会干部之间正是应该这样……是的，我们曾经激动地讨论过……但是你们要知道，干部们的所有这些努力与有组织的群众的努力来比就一点也算不得什么了。全国总工会，产业工会以及省工会的领导上所作的努力与我们各自组织的内部所发生的一切相比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重新统一起来的工会组织在全国将成为最强大的力量；今天早晨资产阶级的报纸说：‘比起其他已有的建议来，这是更危险的建议。’是的，统一的工会

运动是更严重得多的，这是牢固的和具体的东西。”然后石屋代表法国总工会讲话：

“是的，在形式不同性格不同甚至思想不同的情况下，统一是可能实现的和保持的。统一，这是一股偉大的宇宙力量。它主宰自然；它在不同的大陆，不同的田野，不同的海洋，不同的种族中主宰着自然；而自然也寻找它，以实现人类的偉大和平。我們認識了这一偉大的法則，我們拜倒在它的面前。今天，为了保卫我們的自由，为了保卫我們的解放事业，也就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为了发展世界上的正义事业，我們宣誓忠实于统一。”

土魯士統一代表大会（1936年3月）

經過由两个总工会的領袖們組成的常設委員會的筹备，統一代表大会于1936年3月6日在土魯士举行了，有1,700多个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实现了法国总工会的重新統一。

代表們通过了章程和組織綱領并且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

我們可以注意到章程的总綱，它一則規定了法国总工会的广泛性和民主性，再則規定了对于外界团体的原則态度：

“各級工会运动在进行工作和决定其行动时，对資本家、政府、政党、哲学派別或其他外界团体保持絕对的独立。

当其他团体号召它进行某一具体行动时，它保留有給以肯定或否定答复的权利。它也保留有对这种暫時合作提出倡議的权利，它認為它对政党的中立并不意味着它对于威胁公共自由、威胁已实现或待爭取的改革的危險无动于衷。”

事实上，法国总工会后来积极参加了人民团结委员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該委员会的决定。

土魯士代表大会重申总工会的阶级性，它的最后決議写道：

“确认工会运动保卫的工资劳动者的利益与工会运动反对的资本主义利益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对立。”

代表大会最后选举了领导机构。全国委员会把33个前法国总工会的人和10个前法国统一总工会的人选入了行政委员会。石屋当选为总书记，财务为杜邦，书记为貝林、鮑德罗、布叶、比松、弗拉商和賴卡蒙。

因此士魯士的恢复统一的代表大会在法国总工会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

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统一总工会

士魯士的代表大会结束了15年以来工会力量的分裂，15年中，两个主要的总工会：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统一总工会并存，它们根据各自的性质，追求着各自的目标，它们的目标，有时对立，有时一致。强调这次代表大会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所占的地位是适当的。

法国总工会由于其领袖所造成的分裂而削弱，它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恢复自己的组织。它的主要基础开始时是在职员和公用事业职工方面，后来它失掉了公务员，公务员工会转向独立；许多工人离开它而参加了法国统一总工会或者成为无组织的群众，在法国总工会里青年干部很少。

当法国总工会排挤了革命干部以后，阶级合作的倾向就趋于增长，同时由于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大批失业，法国总工会的领袖们迷失了方向。因此法国总工会集中其努力于所谓积极改革的行动，而反对群众行动。如在1924年3月立法议会选举前夜，它公布了一个“最低纲领”（与1918年的纲领一脉相承），要求候选人加以支持。这种思想后来得到了发展：它的全国委员会1934年2月

會議确定了“經濟和社会革新計劃”，將提交 1935 年的全国代表大会。

这个計劃基本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当前行动”，主張反对减少工資，要求修訂公務員待遇，要求建立全国失业基金，要求确定 40 小时工作周，确定假期付薪和延长就学年限。另一部分主張將信貸机构和关键性工业国有化。为了扩大影响，就在法国总工会的創議下于 1934 年 4 月在巴黎召集“劳动三級會議”，有工人、农民和消費者的代表参加，旨在研究当时的情况和对策。

如所周知，关于当前行动，法国总工会首先企图爭取社会立法。它首先开展爭取建立社会保險和假期付薪制度以及推广集体合同的运动。它認为“参加官方机构的政策”，特别是和政府当局經常接触，是达到这些目的的主要手段。那时它参加了为 1923 年 1 月法令所建立的“全国經濟委员会”“技术教育委员会”以及“全国劳动力委员会”，在最后一机构里失业問題和移民問題虽然經過冗长的討論，但應該承認这些討論沒有得出多少具体的結果。法国总工会并且参加了国际劳工局，在那里草拟出給各国政府的建議，然而各国政府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不执行这些建議。

工会运动爭取改善工人命运的社会立法，以及积极参加資本家組織和工人組織之間勞資談判，或者积极参加官方机构的方針，只有在依靠群众运动并以加强群众运动为目的的条件下，才能够产生积极意义。反之如果把它和群众运动对立起来，如果人們詎不經過斗争可以获得工人条件經常改善的幻想发展下去，这种方針是危險的。法国总工会領導上經常偏于这方面。法国总工会領導上对“亚眠宪章”口头上尊重并不阻止它在實質上相信国家之做为仲裁人的性质。事实使人認为法国总工会領導害怕群众运动和群众行动。不是嗎？当工人在行动中实现統一的时候，某些法国总

工会的領袖排斥統一甚于排斥任何其他的东西。并且当运动一旦发动起来，他们就急于建議妥协和进行談判，号召人們听候政府当局的調解。

这种拒絕行动統一和工会統一的政策，在法国总工会的許多次會議上都曾頑強地表現出来。“不要行动統一，为了組織統一，也不必要召开統一大會；参加法国統一总工会的工会應該回到法国总工会里面来”，一直到1934年法国总工会始終用这种絕对的答案来对付法国統一总工会的多次建議。

但是資本家的剝削加强了，法西斯主义企图找寻机会，工人們极力要求統一。法国总工会內部进入了新的力量。那就是1927年公務員联合会的加入，还有那些不承認分裂的職員和工人愈来愈多地在基层方面与法国統一总工会的會員进行行动統一。在法国总工会的各个組織的領導机构中有頑固地反对統一的人；那些人抗拒統一运动到底；后来他們虽然被迫在統一面前屈服了，但并不是沒有保留和暗中的打算的。

鮑特罗后来在1940年10月10日写信給他的朋友貝尔脫兰說：“回忆过去，重讀总工会的文件吧。你不知道統一工会的存在嗎？你不知道所遭受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及这一时期我們运动的精神状态嗎？当时統一实现了，因为那时統一是不可避免的。实际情况是我們沒有別的选择，那时或者接受保証同意統一，或者滾蛋。”

但是法国总工会的干部也有对分裂表示遺憾的，他們在國內和国际事件中，看到为工会运动的重新統一而努力的理由。他們通过同法国統一总工会实现統一行动，在两个总工会的組織和干部之間进行接触的办法努力在法国总工会內部促进重新統一。因此1936年的重新統一是在法国統一总工会和这些干部配合努力的

結果，这些干部的数目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不停地增长着。

貝努瓦·弗拉商在1953年1月14日的“工人生活报”上回忆道：

“法国統一总工会自从它建立以后，为了重建工会运动的統一，进行了頑强的斗争。它的干部，它的組織从来没有失却和留在法国总工会內的組織和干部的接触。由于这些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包括我們的夏雅同志，当时他是法国总工会的行政委員和法国总工会的公用事业联合会的領袖之一，终于在1936年击败了分裂者。”

法国統一总工会由于統一的 rebuilding 而消失了。作为一个总工会來說，它存在的时期很短，而它起的作用是重大的。从它誕生时起，它就要在理論上和实际上解决法国的問題。它不仅要組織工人的斗争，并且还要奠定群众的工会运动的思想基础，并且找出关于工会独立問題的正确解决办法，这是个經常引起工人运动注意的問題。当然，在进行这一努力时有过迟疑甚至明显的矛盾立場，有过实践表明是錯誤的提法。

而法国統一总工会处于一切重大斗争的中心；“它切实地根据工人广泛民主的原則領導了这些斗争，这些原則还能适用于今天的斗争。它通过企业中的工会分会改善了工会的組織形式，密切了工会与工人的联系，这些工会分会打破了职业的行会圈子，在工作場所实行了統一斗争。通过反对法西斯、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威胁的运动，它提高了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責任感。由于它参加了赤色工会国际和它的日常行动，它創造了国际工人团结互助的条件；它培养了积极分子和各级干部；这些經過斗争鍛炼的积极分子中的最优秀者后来在反对納粹占領的爱国斗争中貢獻出他們的一切力量，充分发挥乐观主义以及自我牺牲精神。

法国統一总工会的行动对于統一的实现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它为統一而进行的努力中，包括有向上层提出的建議。自1925年以来，法国統一总工会向法国总工会的代表大会提出过“統一战綫和組織統一”的建議。尽管法国总工会的領袖們一再拒絕，法国統一总工会还是不倦地一再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議。法国統一总工会所属的工会、地方工会和产业联合会做了同样的工作。但是，如果单凭这些活动，而不在基层和工作現場进行耐心的努力以实现和发展統一行动，那是不够的。沒有哪一次运动，即使是局部的运动，法国統一总工会的組織，不曾試圖去实现这种行动統一，特别是通过工人所选出来的委员会去进行工作。这种为爭取大家所要求的具体目标的基层統一，开始时是范围很小的，經過发展，便成为不可抵抗的运动。

当然，1934年2月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以及許多为满足社会經濟要求的斗争，創造了統一运动高漲的条件。但是还应该加速这种傾向的发展，应该教育工人，应该扫除随时出现在統一道路上的許多障碍。这些就是法国統一总工会1936年以前的几年中所努力的目标。它不仅繼續为扩大行动統一而努力，并且还在群众和工厂积极分子中間，通过报刊、會議等方式^①，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解釋工作。这一运动的許多題目都具有超越1936年历史范围的意义。首先，是为統一而努力，必須永远不要忘記：統一只有当有助于群众运动和斗争的时候才有价值。这就是說，如果沒有符合工人意志的具体綱領，如果在确定这一綱領时不經過必要的工会和工人的民主实践，如果沒有貫徹这一綱領的办法，那么就不

^① 关于这件事，我們可以回忆一下貝努瓦·弗拉高发表在1933、1934和1935年“人道报”上的許多文章。

会有行动統一；要达到行动統一，就必须揭露有害于工人利益和有害于統一的行为，就要使工人参加到統一中去，来使阴谋不能为害，因为統一必须对敌对力量进行經常的斗争。

当統一在发展的时候，出现了新的統一形式，例如統一工会的出现，法国統一总工会就极力使之趋于完善并加以推广。最后，在准备重建統一的长期討論中，法国統一总工会的領袖們，首先是弗拉商同志善于把坚持階級斗争的根本原則和对于必要的妥协与让步的最充分的諒解紧密結合起来。

* * *

到1936年，分裂的15年已只是不好的回忆。工人們不再回顾过去，而是面向将来。

工人階級刚刚重建了工会的統一。在政治方面，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实行着行动統一。民主力量以工人階級为中心，在人民陣綫内实现着联合。

斗争繼續进行下去，这个斗争保証民主的胜利和工人要求的滿足。并且自1936年4月以后，在沙木省和爱納省开始了第一批占領工厂的罢工。

1936年6月的大規模运动

人民陣綫在1936年5月的議會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組成人民陣綫的各政党在610个議席中得到了375席。

一个得到共产党支持的社会党-激进派組成的內閣于6月4日就职；勃魯姆任总理。

这个政府担负着实现人民陣綫綱領的任务，选民对这个綱領曾一致表示贊同。为了实施这个綱領，政府就应该战胜金融寡头的抵抗。政府是有办法的：它的力量在于人民；它的成就依靠人民

群众的支持，依靠他們的团结和行动。选举的胜利的确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只靠这些胜利还不能战胜工人阶级敌人的反抗。为了保证和巩固已得的成就，群众行动还是决定性的。由于群众的行动人们得以在6月里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人民阵线选举的胜利，激发了工人们的巨大热情，他们感觉到掌握着强有力的方法，来争取实现长久以来没有满足的要求。成功的希望向他们开着门。他们就进行斗争。

还在两轮选举期间（4月26日至5月3日），无产阶级共同庆祝了五一节。在主要产业中实行了总罢工。在巴黎的冶金工业中10万工人停止了工作：雷诺工厂15年来第一次关了门，并且使飞机工厂受到影响。为了表示团结支援，在巴黎及其近郊，许多零售商店关了门。

巴黎市民30,000人在布法罗运动场，15,000人在克利希举行集会。在外省，特别在里尔、马赛、土伦和斯特拉斯堡，人们在街道上列队游行。在阿尔及利亚的各大城市，停止了工作，举行了大会。

示威一开始，资本家就试图阻止猛烈发展的运动：他们到处解雇了工会干部。

汹涌的波涛掀起了。不久就开始了大罢工。

这些罢工有许多与往常所看到的罢工不同的特点。

1. 首先是罢工的猛烈程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罢工蔓延到所有工业部门，瘫痪了全国经济生活。

罢工的第一个浪潮在飞机工厂中掀起：5月11、12日哈佛尔的勃来盖厂罢工；13日土鲁士的拉特考爱尔厂，在那里，市政当局的仲裁承认罢工者有理；14日桔贝伏阿的勃洛希厂的工人停止了工作。

罢工立即扩大到巴黎的各重要工厂。5月28日罢工波及到整

个汽車工业: 10 万以上的工人要求每小时工資增加半个法郎并且要求簽訂特別保証自由行使工会权利的集体合同。

資本家不得不接受談判, 在談判中, 工人們在工会权利、言論自由和职工代表方面的要求得到初步的滿足。但是关于工資和划分等級問題的談判比較困难。資本家企图取得政府的支持, 特别是当时还是劳动部长的佛洛薩尔的帮助来破坏協議; 資本家也估計到工人們罢工若干天后精神疲劳并且第二天又是圣灵节(5月31日至6月1日)。事实上若干工厂在获知談判已在进行后, 已經复工。6月3日資本家中断了談判。

工人立刻反击。

为了迫使其恢复談判并将談判繼續到簽訂集体合同为止, 所有的冶金工厂重新罢工。

罢工扩大到所有的巴黎五金工业, 然后扩大到巴黎全区: 劳动部的大概估計, 承認罢工有 12,000 起以上, 罢工者約 200 万人。

沒有任何工会組織的企业也参加了罢工, 运动也触及长期以来沒有参加过任何运动的行业, 而那里对工人的剝削是特別重的, 特别是那些雇佣妇女劳动力的企业, 如大商店、服装和紡織工場等。

所有生产部門都被波及到了。工人階級中的主要力量参加了这场斗争。

2. 在这一强大的运动中, 出現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 罢工者占領工厂。在劳动部所指出的 12,000 个罢工中, 9,000 个是占領工厂的罢工。

占領是日以繼夜地严密地組織的。厂方办公室被占領了, 电话掌握在罢工糾察队的手中, 能与外面保持經常的联系。每天举行罢工者的大会和罢工委员会會議, 就是依靠这些委员会来领导

运动：罢工委员会与工会及罢工者经常联系，组织食物供应和娱乐活动，保卫安全来防止破坏和随时可能的挑衅（工人纠察队保证了这种安全并且保护了公共财物）。

这样，工人阶级的巨大成熟性、战斗性及其责任感显示出来了。

3. 运动获得同情，这是另一特点。

妇女们支援她们在罢工中的丈夫和儿女们。她们在街道上列队游行，要求给斗争要求以满意；她们从外面帮助供应食物和征集支援基金等等。

整个舆论支持罢工者。小商人和劳动农民赠送食物。青年派来了体育队、艺术团。还有著名的艺术家也前来慰劳占领工厂的工人。

因此可以说斗争者的情绪是非常好的。

4. 如此团结、如此强大、如此广泛的运动不能不取得胜利。

在占领着工厂的政治觉悟高涨的工人压力之下，人民阵线的政府不得不起来干预，并支持法国总工会的建议。

被钢铁委员会及其领袖朗培尔-里波所控制的法国雇主总联合会不得不放弃它的无耻的倨傲态度，接受政府的邀请在馬蒂尼翁旅馆和法国总工会代表团会谈。工人阶级的全国性组织法国总工会得到资本家的承认，在法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①。

资本家虽被扼住咽喉，仍试图拖延时间，但是工人代表团不让它这样做。

^① 参加馬蒂尼翁会议者：勃鲁姆、隆格罗、馬克斯·陶尔摩阿列巴和朱勒斯·莫克代表政府；石屋、弗拉商、貝林、叟馬、考尔迪爱 and 米共代表法国总工会；资本家参加者有杜契民、李奇蒙、朗培尔-里波和达尔布滋。

弗拉商在 1936 年 6 月勝利 20 年後寫道：

“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呢？正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所有的工人都參加了這出戲。

我們是控訴者，我們代表幾百萬無產階級講話，我們的控訴是可怕的、無窮無盡的。

我們叫佛日省、下塞納省等地的紡織工人在資本家面前列隊遊行，他們每小時只得 80 生丁。這是無法抵賴的，有工資收據為憑。

我們對着他們的鼻子揭露出——同志們，正是這樣做的——他們的不誠實的殘酷的偷盜式的方法，來迫使工人加速勞動速度，延長工作時間；沒有有保證的工資，或者工資很低，採用複雜的騙人的計件計時的方法，竟然還自稱他們在這方面有許多進步呢！

我們給他們沉重的打擊，列舉他們違法和侵犯工人階級權利的事例；他們把積極分子或不喜歡的工人記入黑名單；有計劃的解僱工會幹部或工會會員，迫使其中某些人為了能夠工作不得不改變身份，利用小資本家所發的取悅於人的證明書。

如果在幾個月以前，他們也許會嘲笑和諷刺我們的控訴。

1936 年 6 月 7 日到馬蒂尼翁旅館去他們是不高興的。他們低下了頭，不是由於內心有愧，而是由於控訴者不僅是我們幾個人，而是無數的工資勞動者，我們有責任使他們認識到在我們和他們之間站立着這些工資勞動者。

某些資本家還試圖辯護，說什麼：‘這些事我們全不知道。’

然後，我們提出了授權我們提交和爭取的要求。

不用說，在那裡必須尖銳地進行討論。然而我們背後有着足夠的力量來戰勝最堅決的反抗。

談判結束，資本家們在我們的簽名旁簽了字……我記得資本家們在馬蒂尼翁時已經料到將要發生的事情，他們企圖避免最壞

的下場。他們很明白：如果工人們把他們的企业长时期地占領下去，工人們依靠他們的力量和團結，就会取得胜利。

在协定签字后，資本家們要求我們发出一个共同号召书要工人撤离工厂。

我向他們声明，对我來說，发这个号召书我是不参加的，但是愈早簽訂集体合同，工人們就会愈早撤离工厂。

这就是大致經過的情况。”^①

6月7日協議簽定了，它今后將以馬蒂尼翁協議的名字被載入历史。

資本家一般答应增加工資7%到15%（平均12%），給予特別低的工資以很大的提高。

事实上，由于在各行各业和各个企业（特别是巴黎地区中）繼續进行斗争，工人們得到了更多的东西：資本家自己承認平均增加工資30%以上，对于青年和妇女來說甚至达到和超过40%—50%，工資最低的工人工資增加了一倍或两倍。讓我們举出如下的例子，石矿女工的工資为过去的四倍，大商店女售貨員1936年以前月薪600法郎，其中仅150法郎是固定工資，固定工資加上售貨獎金一下子就增加到1,275法郎。

資本家也承認了工会权利，一直到那时为止他們对工会权利是抱着敌对到底的态度。他們也保證对在进行中的罢工，不作任何制裁。

協議終于推广了集体合同并建立了車間代表制度；这样工人有了維護他們权利和要求的輔助办法。

几天以后議會通过了很重要的社会立法；工人的压力是如此

^① “人道报”，1936年5月30日。

强大，甚至反动的参議院(它仍保持着原班人馬)也被迫一致通过这些法律。

6月20日通过了假期付薪的立法。每年工資劳动者享受由资本家照付工資的两个礼拜的休假。

6月21日，另一个法律規定了40小时工作周而不减少工資。这非但減輕了工人的辛苦，这一限制也为开展工人的娱乐、文化和体育活动創造了条件；也减少了失业：无工作的人的数目从1936年的422,000减到1937年的322,000，而半失业完全消失了。

最后6月24日又公布了三个法律，規定了使集体合同的締結获得便利的一套程序。以后的几个月，人們可以看到締結了数以千計的集体合同(1938年集体合同的数目曾达到7,000个左右)。

* * *

工人运动在几个星期內取得了初步的偉大的胜利。

这一胜利証明了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所能够爭取到的东西。已經得到滿足的这些要求，工人們提出来已經有好多年了，但当时工人們被分裂，他們沒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强有力的斗争。而当几十万工人停止了工作，占領了工厂，资本家就不得不投降。尽管资本家叫喊无法承担这些負担，但他們还是不得不承担下来，并且也沒有破产。

但是这一强大群众运动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由于实现了工会統一。1936年3月重建的法国总工会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組織。它成为工人阶级的重心和主要向导。

統一 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再一次为事实所証明。

工人为了斗争而实现了統一，而斗争本身加强了統一，并增加了他們的組織信心。6月大罢工給予法国总工会以新的跃进。会员数字增长了：1937年有500万会员。

从1936年5月到1937年5月的一年期间，各产业联合会的会员数目增加如下：

农业	从 8,000 到 180,000
食品	从 20,000 到 250,000
建筑	从 40,000 到 310,000
木材	从 6,000 到 80,000
铁路	从 160,000 到 320,000
化学工业	从 5,000 到 171,000
理发业	从 3,000 到 25,000
皮毛和皮革	从 12,000 到 85,000
电灯—动力	从 30,000 到 80,000
职员	从 15,000 到 285,000
国营事业工人	从 28,000 到 70,000
公务员	从 235,000 到 280,000
服装	从 25,000 到 90,000
印刷业	从 26,900 到 54,000
海员工会	70,000
造纸—纸版	从 1,500 到 72,500
港口码头	从 55,000 到 95,000
邮电	从 74,000 到 110,000
五金	从 100,000 到 800,000
公用事业	从 85,000 到 200,000
采矿	从 80,000 到 275,000
戏剧	从 8,000 到 18,000
纺织	从 42,000 到 350,000
运输	从 45,000 到 150,000
玻璃工人	从 8,500 到 30,000
旅行社	从 2,000 到 10,000

因此这是斗争和工人统一的胜利，但是应当指出这个胜利的获得是由于参加人民阵线的其他人民阶层的积极支持，也由于国家为一个民主政府所领导。

这样，大资本家被孤立了。因此不仅工人的要求取得了胜利，支持工人的斗争的商人、手工业者、小农也看到他们自己的某些要求得到胜利：给予商业信贷以更广泛的便利；小麦局的建立保证农民享有稳定的和有利的价格（小麦价格从每 50 公斤 70 法郎平均提高到 146 法郎）。

由于人民群众的行动首先是由于统一的工人阶级的行动，人民阵线的一部分纲领因而得以实现。

(二)大資產階級的反動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的任何成就都不是確定的，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每一次勝利都遭遇到資本家和反動派的頑強抵抗和反擊。1936年以後的情況也是如此。

貝努瓦·弗拉商在法國總工會第30次代表大會（1955年6月，報告第48—49頁）評論這些事件時，說明了這個規律：

“群眾所爭得的人民陣綫以重要的勝利、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勝利而開始。但是這些勝利並不是鬥爭的結束。

資本家用一切方法，包括財政壓力，提高物價，通貨膨脹等，致力於破壞這些勝利。

在這種環境下，問題是不要停留在初步勝利上面，而要前進，採取措施阻止資本家妨害這些勝利。

這些措施依靠什麼呢？依靠預先制定的綱領嗎？完全不是。

這些措施取決於群眾所表現的態度，取決於群眾對迫切需要作出的決定的支持，取決於群眾在前進道路上排除阻礙的能力。

在1936年就是如此。

資本家所以能在老虎頭上動土，那就是由於當時的政府不去號召準備就緒的群眾起來粉碎敵人的陰謀，而是命令停止。

政府所以能命令停止，那就是因為人民團結委員會在群眾中沒有足夠牢固的組織。它缺乏一個稠密的基層委員會網，這些基層委員會本來可以在決策方面起決定性的作用。”

雇主們于是就进行了报复。

他們由于害怕法国工人阶级，就坚决地倒向希特勒一边，他們說：“宁可要希特勒，不要人民陣綫，”并且在这一口号后面，准备着背弃民族利益的犯罪行为。

资产阶级牺牲民族利益以迁就它的阶级利益，这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在1871年就是这样，那时资产阶级为了进攻巴黎公社就与普鲁士反动派勾結，在占领軍的庇护下維持其統治。但是，在1936年以后，它的叛卖行为更加明显。这是在希特勒主义面前的真正投降，这种投降有意識地为1940年法国的軍事失败和納粹占领作准备。

当时法西斯的意大利征服了埃塞俄比亚，人們屈服于既成事实，破坏了54个国家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所决定的制裁。

在西班牙，佛朗哥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軍队的公开支持下，进攻西班牙共和国。人們奉行着不利于西班牙共和国的单方面中立政策，而使西班牙共和国終于灭亡，并且把西班牙变成反对法国的法西斯战争堡垒。在同样的情况下，人們縱容日本侵入中国，让德国兼并奥地利(1938年3月11日)。

苏联所提出的一切受威胁国家建立集体安全的建議遭到拒絕。

这种向法西斯国家让步政策的最高峰，就是慕尼黑事件，1938年9月28日，英法政府在慕尼黑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碰头，把捷克斯洛伐克交给他們，企图使德国的扩张主义指向苏联。

这种对外投降的政策，在国内也有其相应的产物。

这些拥有巨大資本的人們在經濟方面破坏国防，旨在削弱法国对于可以预料得到的法西斯侵略的抵抗。

煤炭委员会开采最貧的矿藏。控制了全部鉄矾土开采的“阿

萊-福-奇卡馬葛公司”以矿砂的很大一部分交給缺少这样矿砂的德国；1937年，在总产量687,000吨中輸出了300,000吨；这样德国就能使鋁产量提高到127,000吨，而法国只生产34,000吨。

德·温德尔^①在鉄砂方面也推行相同的政策。1938年开采的3,800万吨鉄砂中，輸出了1,500万吨，其中600万吨輸給德国。在全部207个高炉中121个被关闭。因此德国的鋼产量比法国多三倍。

五金大托拉斯同样破坏生产。如馬林納冶炼公司的一家分公司香檳冶金公司拒絕了国防部的訂貨，然而它建立在卢森堡和德国的另外一家分公司(H. A. D. I. K)却充分地為納粹軍隊生产。

在飞机和汽車制造业中，資本家以減少工作時間，无理由的关厂來妨害生产。如雪特龙汽車厂使工人每周工作不到40小时。飞机厂的关闭造成損失达1,368,000工时，等于制造70架飞机的工时。

在进行这种反民族行动的同时，資本家对工人生活条件展开了进攻。在資本家的指使下，各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来逐步取消1936年所取得的成就。

这一反动以1937年3月勃魯姆号召“松一口气”而开始。照他説来这是为了让国民經济能够消化工人1936年所爭取到的社会成果。事实上这是瓦解群众的压力，一方面命令群众停止行动，另一方面却不采取任何認真的措施，实现人民陣綫所提出的使“富人多出錢”的办法来整頓財政。

各种方式的貨幣貶值促使物价高漲，这样就抵消了工資增加的实益。1938年1月1日的物价較1936年6月漲了50%。另外

^① 德·温德尔：法国五大鋼鉄托拉斯之一。——譯者

是工資被凍結以及允許違犯關於 40 小時工作周的法令。

直接的攻擊不久就開始了，這就是 1938 年 11 月的打擊工人階級、公務員和中產階級人民的保爾·雷諾法令。這些法令規定增加工資稅和消費稅 40 至 50 億，在實際上廢除了 40 小時工作周（保爾·雷諾說：“有兩個禮拜天的工作周已經結束！”），以及減少了加班加點的津貼。這些法令取消了公用事業方面的巨大建設工程，並決定初步解雇鐵路員工 40,000 人。給工人的自由帶來了新的危害，如限制罷工權利和工人代表制。

這樣的一種方針在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中必然會產生反響。

工人們對資產階級的反攻進行了抵抗。

1937 年和 1938 年發生了數以百計的運動，這些行動一方面旨在使資本家尊重包括在集體合同中的權利，資本家依靠政府的幫助經常違犯這些權利，另一方面，試圖取得工資的增加來對付物價的上漲。

這些行動具有各種不同的形式。當然有罷工，也有示威，有限度的停工，向資方和政府當局派遣代表團。事實上由於資本家在許多部門中主動挑起罷工，工人階級的鬥爭策略不得不隨機應變；資本家故意延長談判，頻頻關廠，延遲生產，並採取一切旨在破壞法國經濟和國防的措施。

在反動派津貼和支持下，一些破壞性質的工會組織建立起來了，幫助資本家陰謀反對工人運動，其中特別是“法國職業工會”。

人民陣綫政府未給予決定性打擊的法西斯團體重新組織起來了，受德國的鼓勵和領導。這些組織加強了對民主團體的會址的侵犯。其中一個組織“秘密革命行動委員會”以其對工人的侵犯和挑釁而出名。1937 年 11 月 11 日一些特務分子炸壞了潑來斯堡路法國僱主總聯合會的會所，企圖嫁罪於工人組織，為警察鎮壓制

造借口。

面对 1938 年 11 月 2 日的法令，法国总工会不得不組織工人抵抗。南特代表大会（1938 年 11 月 14 日）討論了局势，它委托全国执行局和行政委员会制定反对这些法令的行动口号。11 月 25 日各全国性产业工会联合会的領袖們举行集会，决定于 11 月 30 日举行 24 小时罢工。

主要由于貝林及其伙伴破坏活动的結果，使得法国总工会领导犹豫不决、行动迟緩，并且过早地公布了罢工的計劃和日期，他們这批人在法国总工会内部不計多数工人保卫自己的要求和反对亲希特勒的第五纵队。他們实际上是在为罢工的失敗作准备。

政府当局和雇主得以采取各种措施来破坏罢工运动：对积极分子采取預防性的逮捕措施，关厂，派警察占領决定性的据点等等。

在这种条件下，罢工沒有达到目的，成千的工人受到处罚，他們的干部被开除。关厂和停工使 4 万名飞机工厂的工人，3 万 2 千名雷諾汽車厂的工人，馬賽 10 万五金工人，8 万矿工和 10 万紡織工人失去了工作。

但是单凭来自外部的打击还不足以打败工人阶级。法西斯反动派不得不从法国总工会内部来破坏工人的統一团结。

1939 年的分裂

1937 年以后在法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中組成了一个分裂分子集团，其組成分子是：

“那些在統一前的談判中，尽力使談判失敗的人，那些曾在統一大会上宣布‘宁作奴隶不願死’的无耻公式的人。”（貝努瓦·弗拉商，1944 年 11 月 10 日的报告）

领导着这一派的人是：邮电工会的貝林，矿工工会的杜莫林，建筑工会的弗罗阿特伐尔，五金工会的洛阿，教师工会的台尔馬斯，这一派聚集在一家名叫“工会”的报纸周围。这些人與德阿和“法德委员会”有联系，他们提出各种亲法西斯的口号。他们頌揚慕尼黑精神。台尔馬斯說：

“慕尼黑是人类良知的自发的昂揚，不管在极权国家也好或在民主国家也好。慕尼黑以后，不但在德国，而且在意大利，在法国和在美国都爆发了欢乐情緒，使我能够断言，不論处于什么制度下的人民，在此时此刻，都投了和平的票。”

他们利用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某些公式企图使工人阶级孤立于民主力量之外，否認无产阶级民族斗争的现实性，并宣揚阶级合作。

我們看到：正是他们这批人为1938年11月30日罢工的失败做好了准备。

他们所有的运动和行动都是在反共反苏的名义下进行的，他们采用这种方法企图来实现他们的目的：把工人阶级和法西斯冒险主义联系起来以便消灭革命的工人运动。

在南特代表大会上(1938年11月)，这一集团遭到来自法国統一总工会的干部的反击，特別遭到貝努瓦·弗拉商、比埃·塞馬尔和查理·乃德列克的反击。乃德列克同志說：

“自賴伐尔以来空前的使社会倒退的法令公布了，怎么在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时竟沒有人表示反对？同志们，你们相信，工人参加法国总工会的队伍是为了去破坏共产党的行动嗎？”

对这个問題，代表大会應該明确地表示态度，我們應該善于向工人阶级解釋这种攻击的原因。我相信人們能够立刻这样說：保尔·雷諾法令的公布，迫害的加强以及资本家在工厂中的进攻都

應該被認為是慕尼黑的強暴協定在我國所產生的直接後果。慕尼黑不能給我們帶來別的東西。你們稍為思考一下吧，目前的政府在我國依靠着什麼來攻擊工人階級，危害它的40小時工作周的光輝收穫，重新侵犯罷工權，攻擊工人代表，計劃解雇數以萬計的鐵路員工和大量的公務員？你們想一下吧，政府依靠什麼與如工人階級那樣巨大的力量相抗衡？在你們周圍找一下：有法西斯運動，我並不忽視它；有法國雇主總聯合會，我也注意到它；但是這已够了嗎？你們想一下，單憑這一些，政府敢於進行這樣的攻擊嗎？這是由於慕尼黑的強暴協定的支持，這種支持在我國是不能找到的，至少是不能找到足夠強大的力量的支持，而政府從萊茵河彼岸找到了它。現在這個國家的反動資本家找到了他們的旗手，他的名字叫希特勒，他靠慕尼黑的強暴協定加強了他的地位。法國資產階級把希特勒當作自己的保衛者。希特勒感謝資產階級為他服務，他就對資產階級感恩報德。他在演說中宣稱和他進行商談的政府必須是那些適合他胃口的政府，這就是說那些不存在任何反對派的政府，我相信這直接針對着我們……

由於慕尼黑，現在我們比過去更快的走向一觸即發的新的世界戰爭。但是，同志們，怎麼辦呢？人們向我們提出口號，人們對我們說：‘寧受奴役，不願戰爭。’同志們，我倒要考慮考慮這是否是嚴肅的。如果德國的和意大利的無產階級不被投入最壞的奴役中去，今天真會有這樣大的戰爭危險嗎？他們遭受奴役，他們未能避免戰爭政策。”

比埃·塞馬爾也補充說：

“和平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目前，首先應該判斷有那些人由於不同原因而執行和平政策或在目前努力維護和平；同時也要判斷那些人執行戰爭政策……”

……我們不能仅以感情用事。如果我們痛恨战争，对于那些侵犯我們的民主的人我們永远不要袖手旁觀和胆怯，这种民主是我們还要加以改善和改造的。

同志們，这里有和平主义，那里也有和平主义，而和平主义的調子却不大相同。自称为彻底的和平主义常常掩盖了真理和制造着虛无的希望。‘不，永远不許再有战争’的公式当然是吸引人的，但当人們不采取措施阻止战争和消除战争的根源的时候，这一公式就是毫无意义的，战争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最反动的形式法西斯主义。保卫和平不是一个抽象的問題，而是一个具体的問題，是工人阶级在各方面行动的問題……

我要回答某些反对意見及那些重視法国总工会傳統政策的同志。人們引用了法国总工会的一些決議。亲爱的同志們，我有一本法国总工会和战前的工人党的決議集，这是一本矛盾百出的书。在法国总工会的历史中，从来沒有不惜任何代价接受和平的原則，你在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这样的原則。法国总工会从来沒有在其決議中宣称工人阶级宁受奴役甚于死亡。正相反，在一切方面反对奴役的斗争曾經是而且今天仍旧是法国总工会存在的理由。

問題不像某些人所講的那樣在于同二百家族建立神圣同盟，更不在于同軍火商联合。問題在于：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困难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我們人民的团结，我們的人民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为确保和平而努力的。至于二百家族以及它們的三亲四戚对我是不感兴趣的！我們与法西斯主义算賬以后，我知道如何与他們算賬的。

我重复地說，劳动人民，一切关心民主、关心保卫已得的自由、关心社会和人类进步的人應該团结和行动起来。問題在于劳动人民的团结，以阻止和粉碎不論来自内部的或外部的法西斯侵犯。

如果我們不这样做，我們就要停止向进步和向社会主义前进。如你們所知，除非我們阻止，如果可能的話，粉碎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我們就不能前进。在我們时代的形势下，在我們这样的资产階級民主国家条件下，保卫国家、保卫民主国家、保卫民主自由与保卫民主是一致的，即使我們还不满足于这种民主。明确地說，当我們的民主国家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攻击的时候，我們的階級义务就是自卫，否則，就是我們准备接受奴役。当这样行动的时候，我們就是为防止倒退到一个甚至比资产階級民主更加落后的政治經濟制度而斗争；同时，我們創造必要的条件，使我們为实现社会要求和政府机构的改造而繼續活动和采取工会行动。我們正向着一个更深刻的改造前进，这就是写在法国总工会章程里的消灭雇主和雇佣制度。我們方面的任何其他态度只能导致毁灭，不仅毁灭民主国家，而且毁灭我們自己的工会組織……”比埃·塞馬尔在其結論中給予工人們以下列指示：

“和平陣綫并不是議會式的人民陣綫。这里我要回答那些談論‘发臭的死尸’的人。根据我們的了解，人民陣綫从来不是一个議会的或政府的陣綫。議会的或政府的陣綫只不过是群众性的人民陣綫的补充，我們一直希望能看到它和‘人民联盟’一块起作用。

不管人們怎样說和怎样做，和平陣綫将总是这种群众陣綫；就是它团結了和溶合了城乡人民的努力……”

聚集在石屋周圍的大多数过去的法国总工会的干部，并不附和貝林的慕尼黑主張，但是由于反共和反苏，他們沒有进行反对分裂分子的坚决斗争。属于貝林集团的乔治·勒法郎写道：

“在貝林和石屋之間进行着分工，这种暗藏着的分工不能不促进对于政治干涉的抵抗。”^①

^① 勒法郎：“工会运动在法国”，第80頁。

政治干涉对这些人說就是对于投降的抵抗。

这也說明了为什么貝林及其党徒沒有从他們在法国总工会的位置上被赶掉(这点貝努瓦·弗拉商在南特大会以后的全国委员会上曾建議过)。弗拉商后来說过:

“为什么如此道德敗坏以及如此公开与工人阶级为敌的人們能够繼續在法国总工会内部从事他們的勾当呢?

这是由于我們沒有采取有力的清洗措施, 这种措施在当时是迫切需要的。这是由于在南特代表大会上, 他們仍被容忍留在他們的领导崗位上。

事态表明我們要求將貝林开除出全国执行局是如何有道理。

同样明显的是, 如果与工会会员民主地进行商量, 会员們就会在这些叛徒完成法国总工会的敌人交托給他們的任務以前, 把这些叛徒清除出我們的組織。”^①

资产阶级的投降政策加紧了。我們看到, 在西班牙, 法西斯列强毫无拘束地帮助佛朗哥消灭了西班牙共和国。

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主要是法国、英国、美国, 对法西斯主义的扩展負有重大的責任。它們在第一次大战之后的第二天就在德国扶植了反动派, 推希特勒上台, 繼而以多次让步帮助德国帝国主义复活, 并且把許多領土的和工业的基地让給法西斯国家。

即使在 1938 年, 另一条道路也还是可能的, 这条路有可能阻止法西斯主义的扩张, 并且能够阻止一次新的世界大战: 这就是所有受法西斯威胁的国家的同心协力, 首先是和苏联同心协力。苏联在这方面所作的建議, 实际上被当时的法英政府拒絕了。

保尔·雷諾有一次老实实在地承認:

① 1946 年 1 月 18 日向巴黎地区工会干部所作的报告。

“同俄国联盟是如此明显地必要，但是是否俄国拒绝同我们联盟吗？不是，它向我们提出要联盟，而是我们拒绝了它。”^①

实际上，保卫和平以及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集体安全，并不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统治集团所最关心的事。

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促成了希特勒主义的上台和扩张，就是因为他们计划发展一种针对东方的力量，以实现其打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旧梦。事实上自1917年以来，反苏联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就占了统治地位。

由于西方国家拒绝组织反对法西斯侵略的集体安全，苏联才不得不于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法国资产阶级不是不知道希特勒战争计划使我们国家所冒的危险，资产阶级由于反苏，损害了法国的安全，同时它在法国工会运动中挑起了新的分裂。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被选作借口。那些拒绝谴责这一条约的工会干部被贝林的党羽粗暴地攻击，并以“卖国活动”为由，把他们开除出工会。这只不过是一个阴谋，因为实际上自南特大会以后，已经为第二次分裂作好了一切准备。分裂活动的三年，反苏和反共的三年已为这次叛乱作了准备。而且，这一倡议是那些在南特大会上主张采取向希特勒投降政策的人提出的。这就足以证明哪里有真正的爱国主义。此后不久，事实证明谁在工人阶级内部真正代表爱国主义：贝林成为贝当政府的部长，而比埃·塞马尔由于抵抗活动被德国法西斯杀害。

1939年9月18日，全国执行局在贝林的煽动下，以多数决定开除了共产党人以及那些被当成是共产党的人。9月25日行政委

^① “法国晚报”，1947年5月14日。

員会批准了这个决定。但是为了使这个决定生效，对分裂分子來說，还需要政府的帮助。因此政府宣布解散了620个工会，因为在那些工会里，会员們民主地选举了共产党人作为他們的領袖。这些工人干部遭到搜查、逮捕，并且立即被送到集中营里去。

政府容許存在的那些工会失掉了他們的会员，会员們对他們新領袖毫不信任：在1940年5月，五金工会会员为30,000人，而在1937年为80万人；法国总工会勉强集合了100万人。

战争开始了，1939年分裂的借口——反苏，显示了它的反民族和反工人的后果。

第四章 1939—1957年

(一) 1939—1945年的战争以及 工人阶级的民族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整个工人运动，特别是对于法国总工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次大战中，统治阶级的叛国行为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民族作用处于首要的地位。

正是工人阶级发动了抵抗纳粹占领的斗争，其目的是为了恢复法国的独立。工人阶级及其政治和工会组织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围绕着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工人阶级的这个民族作用并不是到1945年就结束了。又是工人阶级在自己阶级组织的领导下，担当了复兴法国经济的先锋，而同时，资产阶级却极力阻挠和破坏法国独立的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不久以后，资产阶级就向各项既得的社会成就进攻，而当它为了保卫本阶级的利益，使法国附属于美帝国主义及促进重新武装复仇主义的德同时，又是工人阶级为了保卫自由、和平与国家的独

立站在民主和民族力量的前列。

确实，工人阶级所进行的民族斗争，在从1939年直到现在的整个时期中都占了主要地位，但这一民族性质的斗争丝毫不是与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相违背的。这是同一个斗争：工人阶级在保卫本阶级的利益的同时，也保卫民族的利益；它的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是一致的，虽然这不是按照资产阶级那样来理解民族利益。工人阶级的民族作用证实了一条历史规律，根据这条规律，完成了自己历史任务的阶级——这在现在就是资产阶级——它的阶级利益就与民族利益相对立，而正在上升的阶级——这在现在就是工人阶级——它的阶级利益是与民族利益相一致的。

1939年的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叛国

1939年9月3日，英国、随后是法国对侵占了波兰的希特勒德国宣战。

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没有对德国采取任何认真的军事行动。相反，法国政府在这个时期还把自己的军队集中于中东，指向苏联的高加索和巴库的油田。为了反对希特勒对丹麦和挪威的侵略，它向挪威派出了远征军，目标却是苏联北部的港口摩尔曼斯克。对苏联进行侵略的部署已经就绪。

在国内，政府向工人阶级宣战。法国总工会的统一被破坏了。工会会员如果对共产党工人表示信任，工会就被解散。1939年9月26日，共产党被禁止。工人积极分子受到迫害。政府企图瓦解法国工人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意志，巩固后方，以便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在法国的希特勒第五纵队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活动：它破坏国防，并且在法国反动派的支持下为入侵法国做好准备。

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奇怪的战争”。

1940年5月希特勒军队冲向西方。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被占领。几个星期后法国被出卖、被占领了。

占领者在维希扶植了一个亲希特勒的政府。贝当在叛变中上了台。

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四年是贫困、流放和悲惨的四年。

托拉斯资本家很好地适应占领的情况。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敌人勾结。当初在人民阵线之后他们一贯实行怠工破坏，现在却加倍努力为德国生产。矿业大王开采产量最高的矿层，完全不顾矿工的安全规则，也丝毫不管今后合理开采的前途。披西内集团加紧了铝的生产：1938年生产是34,000吨，而1943年就生产了55,000吨。1937—1938年生产缓慢的飞机和汽车工厂现在日夜不停地开工。

法国和德国的大公司合并了。“库尔曼”托拉斯与“法本”公司组合成为“法兰可乐”壟断托拉斯，控制了全欧洲的化学工业。温德尔和斯奈德两公司在取得重大的代价之后，把洛林钢铁厂让给了德国钢铁资本家。在雷诺的女婿勒伊陀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欧洲汽车卡特尔”。法国的保险公司与德国的保险公司联合起来，组成“保险联营”。

维希政府让法国听任纳粹的剥削和掠夺。

解放后，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负责调查占领的代价，这个委员会在1945年发表了第一份清单，里面说明，在托拉斯资本家和维希政府的帮助之下，希特勒匪帮在四年当中夺去了：76,000吨羊毛，50,000吨棉花，38,000吨麻，75,000吨回收破布，800,000吨肉，46,000吨罐头，3,300吨家禽，52,000吨黄油，600,000吨洋山芋，322,000吨新鲜蔬菜，300,000吨干果，40,600吨巧克力和可可，

180,000 吨糖, 74,000 吨果酱, 1 亿 5 千万个蛋, 42,500,000 公升牛奶, 63,600,000 公升香檳酒, 7,338 亿公升葡萄酒。这些数字本已够大的了, 但还要加上对工业财产的掠夺: 300 亿法郎的金属构件、铁軌、螺釘, 7,000 輛貨車, 几千輛車厢都被征收了。

納粹的占領

占領对于托拉斯資本家說来意味着巨額利潤, 而对于人民, 則造成了愈来愈大的灾难。

生活費用提高了, 而工資冻结了。納粹的掠夺使人民缺乏食品、衣着、燃料……根据全国卫生学院的材料, 配給标准本应至少产生 2,400 卡路里的热量, 而在馬賽降低到男子 1,965 卡路里, 女子 1,564 卡路里; 一岁以下嬰兒的死亡人数比 1938 年提高了 15.5%; 肺病死亡率平均增加了 11%; 肺病率在 1937 年是每 100,000 人中有 300 人, 而到 1942 年就超过了 443 人。

几十万人被送入監獄或者流放到德国去, 被迫为敌人的战争机器工作。占領者实行了强迫劳动, 把将近 700,000 法国青年流放到德国去做工。在 1944 年, 总共有 300 万法国人被監禁或流放在德国。

空襲造成很多破坏和死亡。

所有的民主自由和工会自由都被剝夺。种族主义猖獗。工人积极分子、民主分子、爱国者都受迫害。他們被捕后就被关入集中营。納粹分子四年之中在集中营里毁灭了数百万人, 其中包括妇孺。每一个星期占領者都要枪决一些人質。

1940 年 11 月 9 日, 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都被解散了。工会运动中的第五纵队分子在 1939 年分裂时就显过身手, 現在得到了报酬: 貝林当上了部长、工业生产及劳工問題的

国务秘书，他的伙計們也得到了为納粹服务的肥缺。乔治·杜莫林又与馬賽尔·德阿合伙了，加入了全国人民联盟；并且成立了“工会宣傳中心”，出版“車間报”。

劳工宪章是1941年10月4日頒布的。

貝林在一本介紹这个宪章的书的序言里毫不含糊地写道^①：

“法兰西应当复兴。劳工宪章就是主要在社会領域方面的复兴工作。首先，职业的互助成了一项重要准則……而且，階級利益已經不再是占首要地位的，今后唯有职业利益才算数。在职业范圍內，合作是新的法律，是一切人必須遵守的……”

宪章就在这种以劳資合作代替階級斗争的借口下取消了工会自由，并且强迫建立在上层机构中包括雇主和工人的职业工会。参加这些工会是强制的(第12条)，罢工遭到禁止(第4条)。

为了加强劳資合作并且为了造成一种对照顾工資劳动者的社会政策的幻想，成立了一些企业的社会委员会。在这里提一提宪章第24条如何規定这些社会委员会的职权，也許不是无益的吧。1945年我們成立了工厂委员会，現在在工厂委员会里工作的干部們都可以看得出这个第24条里面所明白表达的正就是資方也竭力想在工厂委员会里推行的階級合作和恩賜主义思想。宪章中說：

“企业的社会委员会首先要实现行政和职工之間的社会和职业合作。其职权不得与企业的行政和管理机关有任何混淆之处，亦不得过問超过本企业范圍的事項；除此点保留外，社会委员会得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行使职权，特别是为了：

——帮助行政解决有关本企业中职工工作及生活的問題，

^① R. 格尔丹：“劳工宪章”，1942年弗兰瑪翁版。

——督促互相交換有关职工及其家属社会生活的一切問題的情况,

——在相应的地方社会委员会活动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互助的措施”。

(絲毫都沒有規定“雇主恩賜”的这种“互助”的錢从何而来,里面說:“其財政供給方式应自行筹划解决”。)

貝当政府本想通过劳工宪章来实行一个照抄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立法的劳資合作制度。实际上,由于地下工会組織的抵制和工人的反对,劳工宪章始終沒有行得通。

工人階級的民族斗爭和工会統一的重建

对于工人階級來說,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爭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1934年的战斗、人民陣綫、反对不干涉政策的行动及反对慕尼黑的行动都是反法西斯斗爭的史实。对于工人积极分子、爱国者來說,地下斗爭从1939年就开始了。

法国被入侵之后,这一抵抗斗爭在新的占領的艰苦条件下繼續发展。斗爭不断扩大。1941年6月納粹侵略苏联,苏联参加了战争,紅軍的英雄主义和成就,以及后来其他盟国的胜利战役,加强了这一抵抗。这个抵抗斗爭的結果是全国的起义和国土的解放。

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的民族斗爭是以极为多样化的形式进行的。1940年7月以后,在貝努瓦·弗拉商的领导下,組織了第一批人民委员会,以补工会之不足,对維希及占領者进行斗爭。

还有失业工人委员会。由于利用合法的反动工会,使它們也卷入为滿足社会經濟要求的斗爭,并抗拒政府的指示,所以地下活动加倍活跃起来。还有反对放逐工人的斗爭委员会,組織了許多

强大的抗議示威。最后，还有志願狙击手和游击队所进行的許多破坏活动，以及群众的爱国罢工，例如1941年5月北方省和巴德加莱省120,000矿工的罢工。在占領的最后几个星期中間，工人大批参加了武装斗争。

工人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大部分人民都随着工人的榜样参加了抵抗，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和知識分子。他們与工人一起，参加馬基游击队和参加7月14日、11月11日和5月1日的爱国示威。

許多工人积极分子和爱国者为工人阶级和祖国尽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46年4月举行的法国总工会第26次代表大会說：

“光荣归于这些积极分子！向比埃·塞馬尔、乔治·布松、比埃尔·梯姆保、布朗哲、乃德列克、圭亚德、伍德里、勒梅尔、葛拉乃、土迪克、維維埃-梅勒、密歇尔、拉皮埃尔、普瑪克、鮑狄埃、維克留伊斯、波那克、波魯欧致敬！

光荣归于这些积极分子！从最受敬爱、最知名直到最普通但同样受敬爱的战士；我們向他們致敬并且重申誓言，繼續他們的斗争。”

全体反法西斯民族斗争的英雄們，工人，农民，知識分子，信教的，不信教的，各种政治見解的人們，他們将永远活在法国人民的记忆里。他們沒有白白牺牲。

“工人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向法国人民証明了：虽然法国战敗了，被出卖了，但是除了失望和屈服之外，还有另外的道路。卖国贼貝林之流企图使受人民公敌打击的那些人們，把工人斗争的組織和领导掌握在自己手里，卖国贼希图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在崇高理想和热烈信念的鼓舞下，抵抗了一切攻击，他們是

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先驅者。民族解放运动从罢工开始，終于达到了民族起义以及值得欽佩的巴黎暴动。”^①

在这一斗争中，工会統一了。最初的接触是1941年5月建立起来的。1943年4月17日，罗貝·鮑特罗、亨利·雷諾、路易·賽揚和安德烈·托萊簽訂了培累协定，重新組成了統一的法国总工会。协定中說：

“全国范围的工会运动根据1939年9月当时的情况达成了統一。

統一首先是在全国执行局中实现的。实现統一考虑到了南特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原則决定。所以，全国执行局內将由一派的三名代表及另一派的五名代表組成……

在省工会一級和在产业联合会一級，将按照同一原則实现統一。两派之間在1939年9月所存在的比例关系将在每一省工会和每一联合会內恢复。”

法国总工会派路易·賽揚为代表参加了1943年5月27日成立的全国抵抗运动理事会（“全抗”），它的綱領，正如人民陣綫的綱領一样，表达了工人运动所最关心的問題。这个綱領于1944年3月15日通过，我們現在摘引其第二章中最典型的章节如下：

“联合在‘全抗’內的各种运动、各政治集团、各党派或各种傾向的代表們团結一致，有同一目标以及有同一的为达成这一目标而必需的方法。我們的目标就是国土的迅速解放。我們宣布我們决定在解放之后將繼續团結一致：

（1）为了建立由戴高乐將軍組織的共和国临时政府，以保卫国家的政治和經濟独立，重建强大的以及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国；

^① 貝努瓦·弗拉商：1944年9月10日在巴黎地区工会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2)为了惩办卖国贼，并剥夺一切与敌人合作或与积极支持叛国政府的政策的人参加行政及职业生活的权利；

(3)为了实现没收卖国贼及黑市投机商的财产的要求，对于战争利润以及对于在占领期间以损害人民和国家手段获得的一般收入实行累进税制，并没收敌人的全部财产，其中包括停战后轴心国政府及其公民在法国及殖民地各类企业所获得的财产，并规定此类财产为不可侵犯的国家财产；

(4)为了保证：

——建立最为广泛的民主，实行普选制，使法国人民都有发言权；

——充分的思想、信仰及言论自由；

——出版的自由和它在国家、金钱势力和外国影响之前保持其尊严和独立性；

——结社、集会及游行自由；

——住所的不可侵犯性以及通信秘密；

——尊重个人人格；

——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绝对平等；

(5)为了提倡必需的改革：

(甲)在经济方面：

——实行真正的经济和社会民主，从经济的领导机关中消除经济的和财政的大垄断势力；

——合理组织经济，保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并取消仿照法西斯国家实行的职业专制^①；

——按照计划规定的路线加强国家的生产，此项计划应由国

^① 职业专制：在法西斯国家，工会必须服从雇主命令，有争执通过谈判解决，不得进行罢工的制度。——译者

家經濟与生产有关的各方面代表协商之后制定；

——将被壟断的重大生产手段、共同劳动的果实：能源、矿藏、保險公司及大銀行交还国家；

——发展并支持生产、供銷、农业及手工业合作社；

——在企业范圍內，具有必要資历的工人有权担任領導及行政职务，工人参加經濟的領導机关。

(乙)在社会方面：

——劳动权和休息权，特別要恢复并改善劳动合同制度；

——对工資做一次重要的調整，保證工資待遇水平，使每一工人及其家屬之生活均有保障，有体面，并有可能过一个完全是人的生活；

——实行貨幣穩定的政策以保證全国的购买力；

——按照自由的傳統，重建一个独立的工会运动，并給予組織經濟及社会生活的广泛权利；

——完整的社会保險計劃，旨在保證全体公民在任何失去劳动謀生能力的情况下均可获得生存手段，該項計劃由有关代表及国家管理之；

——就业保障，規定雇佣及解雇条件，恢复車間代表制；

——通过有利的农业价格政策提高并保證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改进并推广小麦局的經驗，制定社会立法規定农业工資劳动者与工业工資劳动者有同等权利，制定抵抗农业灾害的保險制度；制定关于佃农及分益农的公平規章，使青年农民家庭較易获得土地，并且实现农村装备的計劃；

——使年老工人获得終其晚年的适当的养老金；

——对于意外事故中受难者給予补偿，对在法西斯恐怖下受害者給予补助及撫恤。

(丙)扩大土著居民和殖民地人民的政治、社会和經濟权利;

(丁)使全体法国儿童均有受教育和接受最发达的文化的实际的可能性,不論他們父母的家产情况如何,以便任何人均可以担任最高的职位,只要他們取得了执行这些职务的能力。这样可以形成一批真正的优秀分子,但这不是由于出身,而是由于功績而形成的,并且不断由人民的新的一代加以更新。

为此将要成立新的共和国,扫除維希所建立起来的卑鄙反动政权,并使各个民主的和人民的机关恢复在投降以前时期由于腐化和叛卖而丧失了效率。同样将实现一种民主,使人民代表对于政府活动的連貫性施行有效的监督。

抵抗运动的代表們团結一致,在現在和将来为了祖国的最高利益进行斗争,这将得到全体法国人民的信任,并使他們受到鼓舞。这个团結一致将促使法国人民消除一切特殊化的倾向和一切分裂的酵母,分裂会限制他們的行动,只对敌人有利……”

在阿尔及尔召开临时协商会议时,法国总工会派了五名代表去保卫工人的利益^①。

^① 这五名代表是:比松、克魯查、加齐埃、法耶和布藏垂。

(二) 民族解放和战后 工会运动的高漲

1944年8月的民族起义

在苏联军队的决定性打击下，德国军队被逐出他们占领的东部地区。柏林即将被围。在北非和意大利的胜利战役之后，英美军队终于在1944年6月在法国登陆。

从1943年以来，抵抗斗争就已经遍及全国。1943年5月1日还举行了强大的示威和罢工。在格勒诺布尔，五金、建筑和纺织业中举行了24小时罢工；在里昂，也有五金业和建筑业的罢工，在圣泰田，有冶金工业的罢工。在马赛，要求改善物资供应的大示威使全城处于戒严状态。不久，游击队的武装攻击、抗敌战士的出击以及更大规模的罢工就骚扰着占领军。

1944年1月，法国总工会看到这一发展，发出了加强斗争的号召。法国总工会做了斗争总结。法总1月5日的号召书里说：

“矿工方面：最近在北方省和巴德加莱省有70,000井下工人的总罢工，索恩-罗亚尔省8,000矿工罢工，拉米尔的减产70%的减慢罢工，拉维龙和罗亚尔省租社公司的井下罢工。铁路工人的定时停工、示威和提出要求书的事件日益增多。在塞戎，由于德寇判处六名铁路工人死刑而举行了两次工人停工。在塞戎及郊区，

他們隨時準備發動罷工直到爭取到這些同志得到赦免和釋放。這是日益增長的反恐怖鬥爭的輝煌例子。

五金工人方面：在巴黎區和在外省，在北方省、伊塞省、在馬賽、里昂等地的工廠里有過許多次重要的罷工和停工。這些運動都有成績。

電車（地上及地下）工會的代表大會一致決定在12月15日舉行罷工。巴黎區的皮革工會決定12月13日為提出要求日。

罷工和為滿足社會經濟要求的鬥爭的浪潮日益壯大，工人們表現出一種克服當前一切困難的意志、不顧迫害、占領和恐怖而堅持以高漲的鬥爭實現他們的合理要求。”

號召書接着說：

“時機是有利於大量和整體的行動的。”

1944年5月1日標誌着工人鬥爭的新的高漲。這一天許多地方和企业實行停工，並舉行示威。因此法國總工會全國執行局在宣言中要求散發成千上萬份傳單和地下出版的“工人生活”。

“11時，一切企业應全部停工，到中午為止。

在工作場所集會，宣讀你們的要求書，選舉強大的代表團，在全體工人護送下將要求書送交行政當局，途中高唱馬賽曲和工人階級的‘國際歌’。”

7月14日也舉行了盛大的群眾示威。成千上萬的愛國者響應民族陣綫、地方工會和共產黨號召在巴黎共和國廣場聚會。

這些數以千計的罷工和示威，這些眾多的怠工和游擊隊的行動為總罷工和人民群众的起義做了準備，對於民族解放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總罷工和起義開始於8月10日。巴黎區的鐵路工人舉行罷工，瓦解了德國的軍事運輸。一周之內，罷工運動擴展到了大部分

公营事业。8月15日，巴黎警察罢工。

发动最后进攻的时刻来到了。8月18日，法国总工会下令为争取解放举行总罢工，基督教工会的代表們也响应了这个号召。

这次罢工是长期准备的结果。1944年6月2日，在一份致各级組織的通知信里，法国总工会执行局号召工会干部坚决“站在群众前面，发动并引导总罢工”。执行局特别要求：

“……不要以为只需找一个好日子，发一个命令，总罢工和民族起义就可以爆发。那只能是經常的行动在数量上和質量上发展的结果，通过这些行动动员群众，锻炼群众，使他們改进自己的战斗組織并使他們准备好，当一旦条件成为可能和必要的时候，就可以配合总的行动。……执行局正式譴責一切等待主义，等待主义有时表现为拒絕組織为满足社会經济要求的斗争，有时表现为反对这些斗争及反对扩大斗争……組織工作是一切行动成功的基础，特别是总行动成功的基础。”

8月19日，罢工人数达到了100%。早上9时，全国抵抗运动理事会发出全国起义的指令。首都各处建立起防御工事，許多被迫应战的德国军队被击潰了。几天之内，从8月19—25日，巴黎就解放了。8月26日，重新統一了的法国总工会就在辣斐德路213号开会了。此外，1944年7月27日，共和国临时政府在阿尔及尔頒布了恢复工会自由的法令。

敌人很快就被逐出了法国。德国全部被攻入并被占領。納粹于1945年5月8日无条件投降。

解放时的法国局勢

1944年末，战争还没有結束。虽說法国的大部分已經解放，敌人还盘踞在东部边境并且占領着大西洋沿岸的一部分拉罗舍

尔区。

需要对国家所受灾难负责的那些人、卖国贼以及与敌人合作者还没有治罪。

企业和机关里还没有清除那些与纳粹勾结的分子。

法国经济陷于瓦解。一些工厂遭到破坏，另一些工厂的设备被占领者偷走。采矿、动力和钢铁工业的生产数字不到1938年的50%。运输紊乱，器材大半都不堪使用。道路、桥梁和港口受到严重的轰炸。海运减少了三分之二。航空也减少很多。工业生产的平均水平降低到1938年的32%。消费品生产大量减少（与1938年比较：玻璃的生产水平只达该年的48%；建筑器材，40%；棉毛织品，26%；鞋履，20%；纸张，30%）。化学工业不能充分供应农业的需要（磷，68%；氮肥，25%）。

在整个占领期间，工资是被冻结的，而官定的配给食品价格几乎上涨到原来的三倍。由于商品缺乏而产生的投机买卖继续存在。许多工人因为经济停滞而失业。

在地下时期，爱国团体草拟过一个纲领，预备在解放以后就付诸实施。那就是全国抵抗运动理事会的纲领，其中除了民主化和清除败类的措施以外，还规定要满足劳动者的要求。

工人阶级的斗争后来促使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得以实现，而资产阶级却努力限制工人斗争的高涨。

法国总工会的斗争和取得的结果

当法国解放时，法国总工会恢复了，其力量之大在法国总工会历史上是空前的。全国书记增加到十名，全国委员会于1945年9月4日和5日决定任命两个总书记：雷翁·石屋和贝努瓦·弗拉商。1946年4月，第26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法国总工会拥有

5,500,000 會員。

在占領和解放所造成的新情況下，法國总工会進行着三重鬥爭。

(1) 法國总工会組織增加生產的鬥爭，以保證國家經濟的恢復，改善工人狀況並為民族獨立創造條件。

弗拉商在 26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指出：

“我們為生產而鬥爭，過去和現在都是為了減少我國人民的痛苦，為了改善工人階級的命運，為了保證我國的經濟獨立和政治獨立的更繁榮的前途的鬥爭。但這也是一場為反對反動派和爭取日益擴大的民主的勝利的戰鬥……五年的戰爭和掠奪造成了無數的廢墟，我們貧困了。明天我們還要為法西斯主義的罪惡付出代價。當我們為工人階級要求更多的食品、更多的衣着、鞋子、家庭用具和房屋的時候，問題的解決不能單靠增加工資。這首先取決於有多少數量的商品可供消費，及取決於恢復的速度。

這是不是說我們相信只需現在增加生產，工人階級就可以得到自己的一份呢？我們不那么天真。我們明明知道，我們還處於資本主義制度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隨着並按照消費品的增加，我們還要起而要求改善工人的處境。我們將來這樣做，正如我們過去這樣做過一樣。工會就是要完成這項任務的。”^①

(2) 法國总工会一方面為增加生產而奮鬥，同時也不顧困難，大力維護工人的要求。法國总工会爭取提高工資，第一步目的是恢復 1938 年的購買力並且整頓工資待遇的等級，在占領時期這種等級幅度被破壞了。法國总工会也要求恢復實施 1936 年的社會立法，並且要求擴大社會福利。最後，法國总工会也為充分就業

^① 貝努瓦·弗拉商：1946 年法國总工会第 26 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而斗争。在等待职业时期要求发给失业者以补助。法国总工会争取改善物资供应，并且组织群众行动，反对生活费高涨，反对投机者。

(3)法国总工会也坚持了争取民主和国家独立的全国斗争。它支持为了彻底粉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而作的战争努力。它帮助企业 and 机关中清除法奸。它帮助重建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反对那些企图成立“强权统治”的反动势力。后来在建立第四共和国问题上征求法国人民意见的时候，法国总工会也表示了态度。它号召投票赞成民主的宪法，其中应规定有公平的投票方式，对于执行机构的真正监督，取消反动的第二院，即参议院。

法国总工会支持使所有基本工业国有化的计划，并且支持接管那些厂方与纳粹合作过的企业。事实上这种国有化对于约束金融寡头是必需的，那些金融寡头在把法国出卖给希特勒以后，当时又企图使法国丧失民族独立，接受法西斯统治。

总的来说，情况是有利的。这是团结在强大的群众组织——法国总工会之内的工人们统一行动的结果。工人部长中有五金工人联合会总书记兼劳动部部长安布鲁阿兹·克鲁查、电力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兼工业生产部部长马塞尔·保罗。

(1)在生产战线上获得了重要的成就。

1947年的平均工业产量超过了1938年的水平(106%)。下面的表(摘自1948年9月的“人民呼声报”)就证明了这一点:

法国的生产指数

(以1938年为100)

原料、产品或加工	1945年	1946年	1947年
动力			
电力	94	120	139
煤气	115	145	146
煤炭	76	106	99.5
采矿			
鉄砂	40	49	56
鉄矾土	36	66	100
钾盐	26	99	118
磷	68	120	130
鋼鉄			
生鉄	30	57	79
鋼錠	27	70	92
鋁(初煉)	90	106	118
加工业			
金属压延品	37.5	89	109
鉄、鋼鑄件		70	97
机械工业			
母机(重量)	92	140	170
汽車(平均指数)	32.5	62.7	74.8
农业拖拉机	10	106	280
建筑材料业			
玻璃(窗、鏡等)	48	140	180
磚瓦	31	61	80
水泥	42	95	108

原料、产品或加工	1945年	1946年	1947年
石灰及胶	65	117	117
化学产品			
氮肥	25	71	86
氨	40	86	100
25种化学矿产品	41	92.5	106
硫酸	22	66	84
硷及碳	26	96	126
碳化鈣	52		
杂項			
油漆	51	93	118
肥皂	27.5	36	48
紡織			
紗(棉、毛、麻)	26	70	85
織品(棉、毛)	27	73	90
人造絲、人造纖維	69	114	168
皮革			
加工皮革	38	68	75
鞋履	21	56	66
紙張			
紙漿	33	76	110
紙及紙板	24	54	70

这些成績主要是由于工人的努力和主动性，工人在自己阶级組織的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并且战胜了美国的托拉斯的总工。工人阶级以示威、罢工和武装斗争反抗过納粹的占领，争取到法国的解放，现在在新的环境下也进行爱国的斗争。在新条件下国家利益和工人利益要求经济的复兴和发展，这是民族独立的条件。

(2) 与生产战线上所获得的成績同时,在工人群众和法国总工会的压力下,也爭取到了工資的一些較大提高。法国总工会曾經多次为此派遣代表团、組織集会和會議。这些成就使购买力在1946年末时达到了1938年的80%。規定了更公平的工資等級,具有同样熟練程度和职位的妇女在法国第一次享有与男工同等的工資。

(3) 拟定社会保險制度,包括一切意外事件,保証由被保險人管理,并且取消資方对家庭津貼和工伤事故津貼的控制。矿工、铁路工人、电力工人和煤气工人都爭取到了特殊的雇佣条例,其中包括有重要的社会福利。由当时担任副总理的多列士草拟的職員的雇佣条例被通过。

(4) 职工代表恢复职权而且扩大了权限。

(5) 成立了工厂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通过它們的当选的委員使工人有一定权利来监督企业的活动和对于社会福利工作的管理。

(6) 煤炭、电力和煤气工业以及某些信貸銀行得以国有化。这些新的国有化措施是已經实现的(铁路、航空公司、雷諾工厂)国有化的补充。凡是厂方曾与敌人合作的工厂被接管,并由工人担任一部分管理工作。

世界工会联合会

在每一个从法西斯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中,民主的工会組織都恢复了工会生活和活动。在国际上,各国总工会之間重新建立起友好的密切的关系。还在1944年9月的时候,英苏工会委员会就已成立了。一个不可阻擋的恢复国际工会統一的运动正在前进。1945年2月6日,各重要的总工会在倫敦开会,决定建立一

个新的国际工会組織。

事实上, 1939年以前存在的国际工会組織——国际工会联合会已經瓦解了, 它因为贊成过慕尼黑政策和主張反苏而吃不开, 它曾經頑固地拒絕吸收苏联工会入会。

反法西斯斗争的教訓, 苏联人民在战争中所起的显著作用, 全世界劳动人民统一的意志, 这一切必然会促成一个向一切工会开門的、沒有歧視的新的工会国际的誕生。1945年10月3日在巴黎召开了这一国际工会組織的成立大会, 成立了世界工会联合会, 簡称世界工联。

法国总工会全力支持了这一国际組織的成立工作, 随后成为它的會員組織。到今天它仍然是世界工联的會員。

“世界工联的成立是国际范围内工会在組織上的統一。对工人阶级要求組織起来的意志給以一种新的推动。工人阶级的切身要求得到了一种更巨大的表达力量, 全世界的男女工人们采取了新的更先进的立場, 这种立場在更为有效的和更为生动的团结潮流下变得更加巩固和活跃。”^①

反动派的对抗

显然, 資方很快就要公然地反攻, 正如在人民陣綫取得胜利之后一样。

就像1937—1938年那时候一样, 資方在行政当局和政府中反动分子的支持下, 并依靠着外国的支持, 进行反攻。資方找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 为了本阶级的利益, 宁願牺牲民族利益。

从解放以后, 大企业主就对“全抗”綱領的实现, 采取怠工态

^① 路易·賽揚: 在世界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萊比錫, 1957年。

度，正如它們对人民陣綫的綱領怠工一样。基本工业的全部国有化是这一綱領的主要基础之一。因而，大資本家最坚决反对的就是这点。他們在国会里的反动党派和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竭力限制国有化的范围。对于已經实行了的国有化，他們就要求采取某些措施，保卫托拉斯的部分控制，保障它們的基本利益。他們甚至于成功地阻止了把国有化措施扩大到化学工业、鋼鉄工业、运输业和商业銀行。

这样，对于壟断資本就沒有給以决定性的打击。而国有化的意义要看国家的性质而定。在民主政府下，这本是进步措施，而在反动政府手中，它就成为对工人阶级实行超額剝削的手段以及对資本家的有利可图的經濟支持。工人阶级，其中首先是矿工、煤气工人和电力工人、化学工人以及雷諾工厂的工人，1947年以来，在这方面已經得到了沉痛的教訓。

托拉斯資本家也限制法国經濟的恢复，以損害国家的独立，并且无限延长便利于个人专权企图的經濟停滞状态。在个人专政的企图上，戴高乐很快就成了最突出的人物。走私商人和与敌人合作者还没受到懲罰。他們重新結合在反动組織里，迷信暴力并且准备新的法西斯政变。

最后，資方得以限制工人已取得的利益。他們与其在政府中的部长一起提高过好几次物价，逐步降低工資的购买力。1946年的购买力等于1938年购买力的80%，而由于物价高漲，购买力在1947年1月下降到60%，1947年11月下降到50%。而在同一期間内，資本家的利潤大量增加着。

工人阶级如果保持和加强自己的統一，就有足够的力量来粉碎反动派的一切陰謀。为了巩固与中产阶级，特别是和劳动农民的联盟，工人阶级的統一也是必需的。因此，反动势力就对工人阶

級的政治統一和工会統一大肆进攻。他們做到了使天主教工联繼續置身于統一运动之外。实际上，这一总工会领导人曾一貫拒絕法国总工会在大战一结束后向它多次提議的組織統一。但是，这一分裂对工人运动並沒有多大影响。它未能阻止1936年和1945—1946年的巨大胜利。他們要分裂瓦解的是法国总工会，因为阶级斗争的統一正是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实现的。反动派的代理人們說，“應該使法总崩潰”。他們要做的还有阻碍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政治行动的統一。資产阶级努力以求的正是这种分裂，后来达到了这个目的。

于是，在1947年为資方的公开反攻做好了一切准备。

(三)1947年

1947年这一年是现代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工人对于国家的复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越来越有力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不为“物价下跌”的谎言，也不为“恶性循环”这个著名的理论所欺骗。根据这一理论，每一次工资的增加都会自动引起通货膨胀和价格的新的上涨。

实际上，工资并不是构成商品价格的唯一因素。相反地，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往往是很小的一部分，而构成商品价格的另一部分是各个资本家的利润。因此，如果力量对比有利于工人阶级，只要工资的增加取自资本家的利润，那么工资的增加可以不引起物价的相应上涨。

工人们看到，目前的生产已经超过了1938年的生产，但是，他们的工资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相反地，他们的购买力在下降，而大资本家正把大量的利润装入自己腰包。一个巨大的为争取满足工资要求的运动在发展着。

美帝国主义公开表示自己的统治意图。这就是在6月5日宣布的馬歇尔计划：这个计划以对欧洲，特别是对法国进行经济援助为名，企图强迫接受美国的政治保护。为此，美国要求一个唯它的意图是从的政府。他们直接干预法国的工人运动，用一切办法来支持环绕在“工人力量”报纸周围以及法国总工会执行局内的以石

屋、鮑特罗、布藏奎、紐梅耶和德拉瑪尔为代表的分裂集团。这一集团拥护馬歇爾計劃，并要法国工人階級支持它的实现。

1947年5月，法国共产党的代表被逐出政府。他們被逐的原因是他們在政府、議會以及全国要求实行“全抗”的綱領以及工人的迫切要求，然而他們的被逐特别是由于政府听从了美国的命令。

4月底在雷諾工厂开始的为满足社会經济要求的斗争，6月扩大到鐵路工人，7月扩大到矿工和銀行職員。从1947年11月13日到12月10日，运动在所有的行业里展开了。在最尖銳的阶段，罢工工人总数达到250万人。政府全力破坏罢工。镇压的力量虽然大規模进行干涉，但还是被击败了。

1947年12月的分裂

由于工人运动的内部发生分裂，壟断資本家达到了镇压和阴谋所未能达到的目的。

“工人力量”派支持馬歇爾計劃，但在1947年11月13日到14日全国委员会會議上，經過广泛的討論后，鮑特罗提出的支持馬歇爾計劃的決議被拒絕了。以857票对127票通过了另一个決議，現在提一提決議的要点不是无益的：

“馬歇爾計劃意味着放弃全部政治独立和屈服于一个外国的意志。

美国反动領袖們粗暴野蛮地干涉法国的內政，他們力图把我們国家的政策引向反动的和反工人的道路上去；他們直接干涉，或者通过被收买的代理人来干涉法国工人运动的生活，特别是反对法国总工会和它的統一，这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些政策对于法国主权和民主的危險性。

全国委员会不把馬歇爾計劃与战争威胁割裂开来看待；現在

的战争威胁正是国际壟断資本和美国反动派的侵略政策造成的……

所以全国委员会申明：法国总工会从不反对发展法国的国际贸易，也不反对寻求必要的貸款以促进更迅速的恢复。

全国委员会同时声明：貿易的片面方針不能解决当前問題……

我們复兴的主要因素在于致力于我国的生产，在于利用全国所有的資源，在于实现足以发展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的热情的經濟和政治条件，以达到既定的目标……

全国委员会决定反对馬歇爾計劃所构成的經濟和政治統治計劃，譴責由此而产生的日內瓦協定，并且强硬抗議政府于11月15日簽訂該協定的决定。

全国委员会号召法国全体工人与全世界工人一起，起来反对在我們的国家里找到同謀者的那些新的战争挑撥者。”

罢工运动的发展也使“工人力量”派的干部們不安；他們想要限制这个运动的規模；他們反对通过工人投票来决定是否繼續和扩大运动的民主協商方式。可是这个工人投票的决定在全国委员会里以853票对125票通过了。

于是，在斗争方酣的时候，“工人力量”派的領袖們竟違背民主通过的決定，与政府及法国雇主全国理事会代表进行了秘密談判，然后擅自发出复工的命令。最后，他們退出了法国总工会。

分裂分子的策略改变了，因为法国总工会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1920和1939年分裂的时候，凡是分裂分子在工会领导机关占多数的地方，他們就开除反对派。这一次他們居于少数，因为在第2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21,238票对172票通过，在法国总工会各組織內建立一項民主制度，使表决数字与它們的会

員数字成正比例，也因为工会会员选出来的负责人是些坚定的忠实于工人阶级的干部，他们经历过爱国斗争。正因如此，“工人力量”派的领袖们无法使法国总工会支持美国政策，取消罢工，所以他们就在预定召开法国总工会行政委员会的日子——1947年12月19日放弃了他们的责任，退出了全国领导机关。

这些人是：鲍特罗、布藏奎、德拉玛尔、石屋、纽梅耶。各级工会的领导机关中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

1947年12月的这次分裂是经过周密准备的。从1945年石屋访问美国之后，某些领导人就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开始进行反对活动了。1945年12月“工人力量”报发刊。这份报上散布的观点常常反对或不同于法国总工会执行局所一致通过的决定。

在1946年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反对派加强了活动。1946年7月，在一次邮电罢工之后，成立了一个“邮电工会会员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第一个分裂行为，后来改组为“邮电工会会员联合会”，是个独立工会。不久，铁路工人中间也发生了类似的阴谋，成立了一个“铁路工会会员行动委员会”，1947年12月初，这个委员会也进行分裂，改组成为“铁路工会会员联合会”，它也是独立的。

“工人力量”派的干部方面进行了公开的派系活动。稍后鲍特罗说：

“我们一直就以为，我们这些在职干部的任务就是：联合我们的同志，团结那些与我们想法一样的人们，并且建立起必需的联系。我们这样做了，首先就是办了一份报纸，你们都很清楚，那就是我们的机关刊‘工人力量’……我们的‘工人力量’报已经成了这种联系的核心，成为首要的手段。当然，事实证明只靠报纸还不够，因为应当更深地打入工会组织才好。那时我们决定成立我们的‘工人力量’集团，虽然明知道这在形式上是与法国总工会章程相

抵触的。”^①

在基层工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省工会内部成立的这些“工人力量”集团散发他们的报纸，大半是免费的；他们还散发由一个派系文件中心（“经济与社会文件社”，巴黎窝吉拉路 157 号）出版的各种小册子。但这还不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内容。他们首先是偷偷摸摸地把反对者组织起来，有组织地违抗按章召开的会议所通过的决定，阴谋保持和夺取工会内的领导席位。为达到这一目的，在一本由鲍特罗、石屋、布藏奎和德拉玛尔签署的小册子“总工会的戏剧”里发出了一个号召，号召说：

“在所有的工会内，我们居于少数的同志应当要求秘密投票权。各级执行局、执委会、行政委员会都应当包括按比例分配的各派代表。”

“工人力量”各集团的第一次“全国会议”是 1947 年 11 月召开的。会上成立了中央集团，以保证这个派系的总的领导。反动报纸欣然地刊载了这个会议的总结以及所有危害工人团结的发言。

1947 年 12 月 17—18 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二次“‘工人力量’集团全国会议”决定采取分裂行动。这次会议的决议中说：

“‘工人力量’要求全体负责的干部毫不迟疑地建立基层工会、省工会及产业联合会各级组织，以便尽早筹备召开代表大会，恢复曾经包括全体工人在内的前全国总工会；‘工人力量’要求其在全国执行局中的同志们辞去他们的职务；委托中央集团临时保证对运动的领导，并进行一切必要的接触，以实现最为广泛的联合。”

对于某些干部来说，派系纪律超过组织纪律，可以不尊重按民主程序在法国总工会照章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决定。鲍特罗说：

^① 工人力量总工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1948 年 4 月 15 日“工人力量”报第 8 页）。

“告訴我，我們答應過忠實於什麼人？我們只答應過忠實於自己的同志。我們是為什麼來到全國執行局的？是為代表我們傾向的同志而來的。”^①

這些人一離開法國總工會很快就和郵電和鐵路兩獨立聯合會結合起來，於1948年4月13日組成新的總工會“法國工人力量總工會”(C.G.T.—F.O.)。

此後，分裂就成了定局，分裂的責任是明確的。但是如果對於參與建立“工人力量”的人都同等看待，特別是如果讓“工人力量”的會員和幹部全部擔負分裂行為的責任的話，那就錯了。

事實上，有人離開法國總工會或者參加了“工人力量總工會”，其動機遠遠不是為了加深分裂。支持分裂的一些花言巧語，1947年的反共氣候，對於工會生活的忽視，有時是個人友誼的關係，或者對於某些思想和對於派系紀律的盲從，這些都影響到了一些人。不少的人也可能以為，工會、政府當局和雇主的合作，如“工人力量”領袖們所宣揚的那樣，是避免鬥爭，改善工人處境的辦法，這種階級合作的幻想使他們支持了新的總工會。

相反，另外一些人估計，隨著“工人力量”的建立，他們就得到了一個肆意進行反共誹謗的機會。在這一反共運動當中，他們簡直就成了法西斯分子在工會中的應聲蟲。

從一開始，就可以看出新總工會是一個多少有些古怪的集合體，其中一個以反共為特長的卑劣的少數派竊據了主要的領導位置，使新總工會走上肆無忌憚的宣傳的道路，並且在某幾點上公開執行反動的政策。後來因為經濟現實的壓力，“工人力量總工會”內部發生了一種變化，出現了一個日益強大的反對派，反對這種遠

^① 見前開幕詞。

反工人利益的方針。

法国总工会在12月19日，即分裂的日子召开的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个重要的总决议案，决议案说：

“法国总工会行政委员会收到5位全国书记的辞职书。

行政委员会认为这一辞职是政治性的派系分裂行为的结果。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发展这种政治性的派系分裂活动是违反1936年的统一宪章和法国总工会的章程的。在总的局势特别困难的时候，进行这一分裂的行为，其动机是与工人、民主、民族及和平的利益不相容的。

法国总工会行政委员会谴责这一分裂意图。团结在基层工会、产业联合会和各级工会内的工人们有力量击败分裂的意图，他们将拒绝‘工人力量’分裂集团的号召，要维持全体工人的最广泛的统一，不论每个人的政治、哲学或宗教见解如何。

行政委员会完全负责地说，法国总工会继续存在。它继续以自己的行动争取工人最大的团结，彻底实现法国总工会的纲领，只有法国总工会才能做到这点。”

许多在1936年前即已属于法国总工会的干部现在都拒绝追随分裂分子。他们仍然忠实于法国总工会，以自己的统一意志，把长期为工人阶级服务而获得的经验贡献给法国总工会^①。

三个赞成统一的干部，爱德华·埃尼、阿兰·勒·里普和路易·赛扬，早在1947年12月16日在一封“致法国总工会全体会员的公开信”里就提出了要警惕分裂，他们主要说：

“我们的总工会章程，我们的全国机构是对于一切愿意参加工

^① 1948年1月的全国委员会批准了1947年12月19日行政委员会的方针。会上选举了5名新的全国书记以代替离职者。即是：与良·弗拉商同任总书记的阿兰·勒·里普，全国书记夏雅、瑞里翁、杜沙和德拉克。

会生活、遵循法国总工会章程中所表达的宗旨、而没有其他目的或其他意图的人们的保证。

法国总工会在纳粹占领下重新恢复了统一，它应当成为一个活跃的、积极的和统一的组织，成为法国劳工世界的希望。

这次统一的事业是在工会表现出英雄主义的时期里实现的，应当继续和维持这个统一。我们号召所有参加了这一事业的同志们为此而活动起来……

分裂法国总工会，危害其统一，那就是加强法国的反动派和资本主义……那也是满足正向工人的民主权利、民族独立、各国人民间的和平进攻的国际反动派和资本主义的野心。

今天，正如昨天一样，我们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保持了我们的言论和判断的完全自由，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在会员工人间执行歧视政策的打算，我们号召全体工人在判断工会干部和领导人是否在工作中忠心耿耿地保卫工人利益时，要看他们是否尊重定期召开的各种工会会议做出的决定而定。

应当保卫统一。一直属于法国总工会的干部们，我们既不能同意，也不能追随那些危害法国总工会的组织统一的人们……”

虽然有当局和雇主的支持，因分裂而产生的“工人力量总工会”只聚集了一小部分工人。资产阶级本希望分裂能够消除对其政策的一切抵抗，但他们在这点上失败了，因为法国总工会并没有被消灭，它继续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偉大组织。

但是分裂也使工人的行动受到打击，并且使许多工人迷失方向。随着法国总工会的分裂，有代表性的组织，例如全国教育工会联合会及其所属的教育工会都成为独立工会了，因此就削弱了这一部分劳动者与工人阶级主体的联系。许多独立的职业工会和工厂工会也随着分裂而产生了。最后，还可以看到一些法西斯集团

也产生了，它們企图拉攏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人。

經過这些分化，工人的队伍削弱了，斗争更加困难了。

此后的十年标志着国际資本对法国的內政外交的橫加干涉。此后的各届政府都听命于法国資产階級和美帝国主义，它們与雇主一起，向工人的生活条件、工資、民主和工会权利展开进攻。

法国与战争势力勾結在一起，参加了所有的侵略联盟。法国参加了朝鮮战争。它进行了为时七年的无望的越南战争。它在自己管轄下的殖民地，在馬达加斯加，在黑非洲，在突尼斯，在摩洛哥进行了殘暴的镇压。它与英国一起为了苏伊士运河問題进攻过年輕的埃及国家。它現在还在繼續着阿尔及利亚战争。

(四)1948年以来的工人斗争

工人阶级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继续斗争，既争取经济要求，又争取保卫和平和自由。工人阶级有效地抵抗了反动势力和美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

在工会方面法国总工会是这一抵抗斗争的中坚。但是斗争日益困难，因为分裂削弱了工人阶级。主要是这种分裂便利了反动派的反攻。因此，实现统一行动和为工会统一而斗争就成为法国总工会这一时期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法国总工会从来没有因为分裂而气馁：从1948年起，法总就号召它的积极分子和组织通过统一行动团结工人，同时创造条件，以重建在一个单一的总工会下的统一。

在这最后一章，我们只打算大概叙述一下工人为经济要求，为保卫和平与自由的斗争。因为，可以说：现在，许多干部还都记得这些事。此外，如果读者感兴趣的话，很多文件还很容易找到。

争取经济要求的斗争

这些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首先是争取提高工资，争取减轻劳动强度，保卫和扩大各种社会权利（社会保险、假期付薪等等）。

考察1948年以来的争取满足社会经济要求的运动的总的情况，可以看到各企业各车间的数万次行动，斗争形式多种多样，从派代表团到罢工，有时是长期罢工。因此，根据“统计月报”的材

料——这还是不完全的甚至值得怀疑的材料——从1950年到1955年，每年的罢工次数在1,500次到2,500次之間，罢工人数从100万人到300万人。在这些运动中，有的規模很大，有时波及到整个工业部門，有时波及到所有的工业部門的几百万工資劳动者。例如1948年11月到12月矿工的罢工，1949年6月職員的24小时罢工，1949年11月25日各行各业的24小时罢工，1949、1951和1953年地下电車、公共汽車工人的罢工，1950年1月化学工人和矿工的总停工，1953年2月停工的浪潮，1953年8月400万工人参加斗争的大罢工，1954年4月28日有250万人参加的24小时罢工。

这些由法国总工会推动起来的运动，在准备和进行期間，統一行动在开始时是不牢靠而又是在偶然的，后来逐渐扩大和經常化了。統一行动很快就从企业发展到省工会，甚至产业联合会的規模。

虽然这些行动并没有都达到預定的目标，但也爭取到了极其重要的成就：工資多次得到提高，各企业許多特殊的要求得到滿足，签订了集体合同，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合同中訂有积极的条文(工資、級別、工資的年齡差額的降低、工会权利)，減少了工資的地区差額，社会福利有的得以保持，并爭取到了一些新的成就，其中包括增多了一个星期的付薪假期，解雇时資方必須在一个月前通知，教育假期的立法等等。

这些斗争限制了工人阶级的貧困化，然而沒有能恢复1938年的工資购买力，也沒有能減輕应当減輕的劳动强度，沒有限制住工作時間的延长，这些都是資方以“生产率”为名强加于工人的。

爭取和平及自由的斗争

在爭取实现經濟要求、反对資本家的反复进攻的同时，法国工

人阶级也站在保卫民主自由与保卫和平的前列。

法国总工会与全国爱好和平的其他力量结成联盟，对于舆论起了警惕和动员的作用。人民群众的压力是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工人阶级和爱好和平的这些力量一起，迫使帝国主义结束了朝鲜战争，并且迫使法国政府停止越南的战争。在工人阶级自己的行动中，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和五金工人一致拒绝生产和运输武器，工人阶级的行动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工人阶级也坚决地保卫工会权利和民主权利。它粉碎了法西斯的一切企图，迫使当局不得不尊重工人的罢工权利以及企业中的一些基本权利。

这些斗争就使得法国总工会和它的积极分子受到迫害：于是在1953年6月7日，法国总工会召开第29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贝努瓦·弗拉商正处于地下（已经对他发出了逮捕令），而且此时阿兰·勒·里普已经入狱好几个月了。政府以为打击了法国总工会的两位总书记等人，就可以破坏工人阶级的斗志。然而，由于工人以及民主力量的群众斗争，反动派也不得不放弃阴谋，停止迫害。

因此，在保卫和平和自由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现在在这方面还有些问题需要工人阶级注意：阿尔及利亚战争、普遍裁军、新的法西斯威胁及反动派修改宪法的阴谋、布热德主义^①以及法西斯集团的猖獗。

走向工会的统一

1955年6月，法国总工会召开第30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

^① 布热德主义：指布热德领导的自称代表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运动，实际是法西斯运动。1953年成立政党，1958年戴高乐上台后自动宣布解散。——译者

在工人斗争高涨的情况下为了寻找保证胜利的更有效的方法召开的。

为了筹备大会,各级工会组织举行了广泛的讨论,澄清了若干问题。大会通过了一个以严厉驳斥阶级合作的幻想和危险为基础的行动计划,其中主要是经济和社会要求。它成为一切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的工作宪章,也是一个广泛的统一的纲领。

同时,大会表明自己的决心:“要积极进行团结进步力量的工作,这能使国家的总政策作重大改变。”

大会特别强调采取开展统一行动的措施,就此问题向“工人力量”、“天主教工联”、“高级职员联合会”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会”在共同要求上提出了具体建议。代表大会特别向“工人力量”呼吁:

“我们向你们建议,在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保证我们的要求的胜利的同时,我们可共同研究恢复统一的条件。”

1955年的秋季罢工,特别是圣纳捷尔和南特的罢工,1956年1月立法选举中左翼政党的胜利,证明了第30次代表大会以后群众运动的规模。

同样,1957年6月召开的法国总工会第31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为满足社会经济要求的斗争的新的高涨和重要胜利。工人斗争的高涨,不仅说明工人的深刻不满,而且说明工人觉悟的提高和战斗性。工人在争取当前要求的胜利的同时,也争取更深刻和更持久的改革。这个进步主要是由于法国总工会的宣传努力,特别是统一行动实践的结果。

事实上,代表大会也强调指出,尽管法国总工会受到不断的攻击,特别是在1956年10月和11月匈牙利事件期间,尽管政府和资方歧视法国总工会企图排斥法国总工会而与少数派工会谈判,

但法国总工会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偉大組織。

然而，斗争要求实现統一。因此，第31次代表大会叙述和分析了这方面所达到的进步后，号召加强統一行动。它广泛地号召恢复組織上的統一，而在告工人书中說：

“法国总工会代表大会繼續忠实于1936年的統一宪章，为了进行关于工会运动統一的談判，法国总工会只提一个条件，那就是沒有任何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歧視，法国总工会声明：法国总工会的代表准备現在就和其它总工会的代表进行談判。”

法国总工会在1958年1月的一次全国委员会會議上又号召統一。貝努瓦·弗拉商在閉幕詞中說：

“統一是目前的首要問題。

几年来，在法国总工会、它的各个組織和积极分子的无保留的支持下，工人阶级进行了許多頑强的战斗。工人阶级不断地寻找最好的成功的斗争方式，并以恢复統一为方針。

在这方面已經有了重大进步。我們特別可以从最近几个月以来的偉大斗争中看出这些进步，这些斗争是为了反对更进一步大大削減工資的勒紧褲带的政策。

由于为了斗争并且在斗争之中实现了行动統一，工人阶级得以限制资本家和統治阶级的反动政策。

甚至在最近的斗争中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績。

然而，直到今天为止的这些成就都还不足以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不足以进行根本的改革和在我国經濟与政治生活中实行另一种方針。

統一已成为迫切必要。

我們应当說，絕大多数劳动人民是不满足于統一的願望的。在我們争取行动統一的不断行动中，他們无保留地給我們支持。

这正如許多发言人所提到的，10月以来，行动統一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我們正是應該考慮到这一点，确定我們的活动方針，以推进統一。

我們应当为工人階級打开新的前景，向它表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除了統治階級所企图迫使工人階級接受的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出路。

反动派或那些对工人階級沒有信心的人們說，工人階級現在不如历史上其他时期那样有战斗性，那样强大。事实不是这样。

工人階級的力量和階級覺悟增强了。它的唯一弱点在于它的分裂。

工人階級的統一可以使它自己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足以使階級敌人遭到惨敗。

現在，統一能够解决由于物价提高和实际工資减少所引起的問題。

通过統一也可能迫使資本家和政府提高工資和改善待遇。統一能胜利地保卫和扩大自由。統一能掐住壟断資本家的脖子，达到在阿尔及利亚的和平，使我国变成一个执行和平和裁軍政策的国家，可以把我們从沉重的軍事預算重担之下解放出来，并巩固我們在斗争中的胜利。

有可能赶走通貨膨脹和生活費高漲的魔鬼。

有可能推行社会进步的政策。

条件就是立即无保留地实行包括工人全体力量的行动統一，并执行重新團結工会力量的坚决方針。

我們很高兴，許多积极分子，特别是‘工人力量’和‘天主教工联’的积极分子，他們体会到这种思想：行动統一的实现和工会的

統一是一打敗依靠工人分裂而橫行霸道的資本家的唯一辦法。

自然，我們將努力使我們和這些同志建立起來的新的關係在最廣泛的相互諒解和同志友愛精神下發展。我們有相當多的共同點和共同的要求需要保衛，我們在某些問題上的不同看法不妨礙這種關係。

但是我們熱烈地期望這樣的同志越來越多。我們兩方面越快克服統一道路上的困難，就能越快地完成我們所應負的工會積極分子的使命，這個使命就是以一切力量保證工人階級的需要和要求的勝利。

有些人還在猶豫，沒有走上這條道路，我們可以向他們證明，目前，不只是法國總工會遭到資本家和政府的進攻。

工人積極分子不能上工人階級敵人的當，敵人在某個時候，會裝出支持一個，反對另一個工會的樣子，以便加深分裂，但是當他們認為時機已到，他們就會毫無差別地打擊兩個。這就是今天的情況。

我想，我們可以向法國總工會從企業直到全國執行局的全體會員、全體積極分子建議和其他工會的全體會員和積極分子進行友好的會談，以方便於解釋有關行動統一和工會重新團結的所有問題。

希望全體工人都表達他們的意見，提出建議，參加引導工人階級走向勝利的偉大的統一事業。”

* * *

事實上，工人運動的每一個經驗都證明了：統一是在鬥爭中取得成功的條件。它同時也證明，對於工人階級來說，統一也是團結全國其他一切力量、爭取和平、自由和社會進步的條件。法國總工會的功績就在於它永遠不向任何的分裂妥協，在任何情況下，它都能

高高地举着統一的旗帜，它因而得到劳动人民的信任。

* * *

任何人不能阻止历史的进程。工人阶级一定取得胜利。它的上升是不可抗拒的，“消灭雇主和雇佣制度”，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个写在法国总工会章程第一条里的宗旨必将胜利实现。